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四十五期

國民黨五全代會記……記者
對於改革幣制批評的批評……馬季廉
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孫道生
維尼齊洛斯評傳……祝麟
黃山歸來……王余杞
「幽僻的陳莊」……李影心
花花草草……洪深
愛香……楊剛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北平新市長秦德純（右第二人）九日就職時與來賓合影。

四日返國抵滬之駐日大使蔣作賓。

行將來京之李宗仁在廣州近影。

美陸軍部長德恩（中立者）於上月三十日過粵赴菲，時與西南要人攝影。





赴日經濟考查團游覽日外相官邸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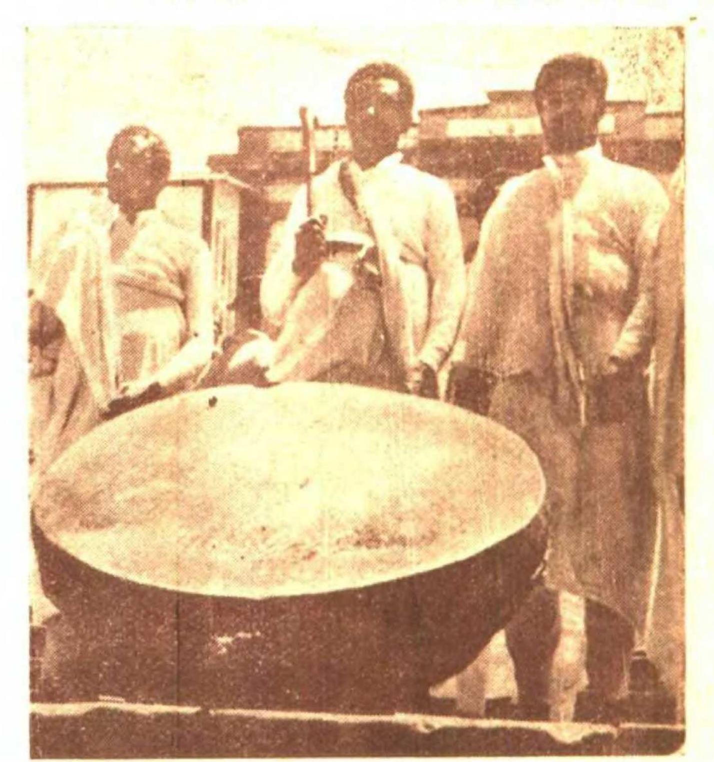


東非戰事寫真

亞國兵士避義大利空軍轟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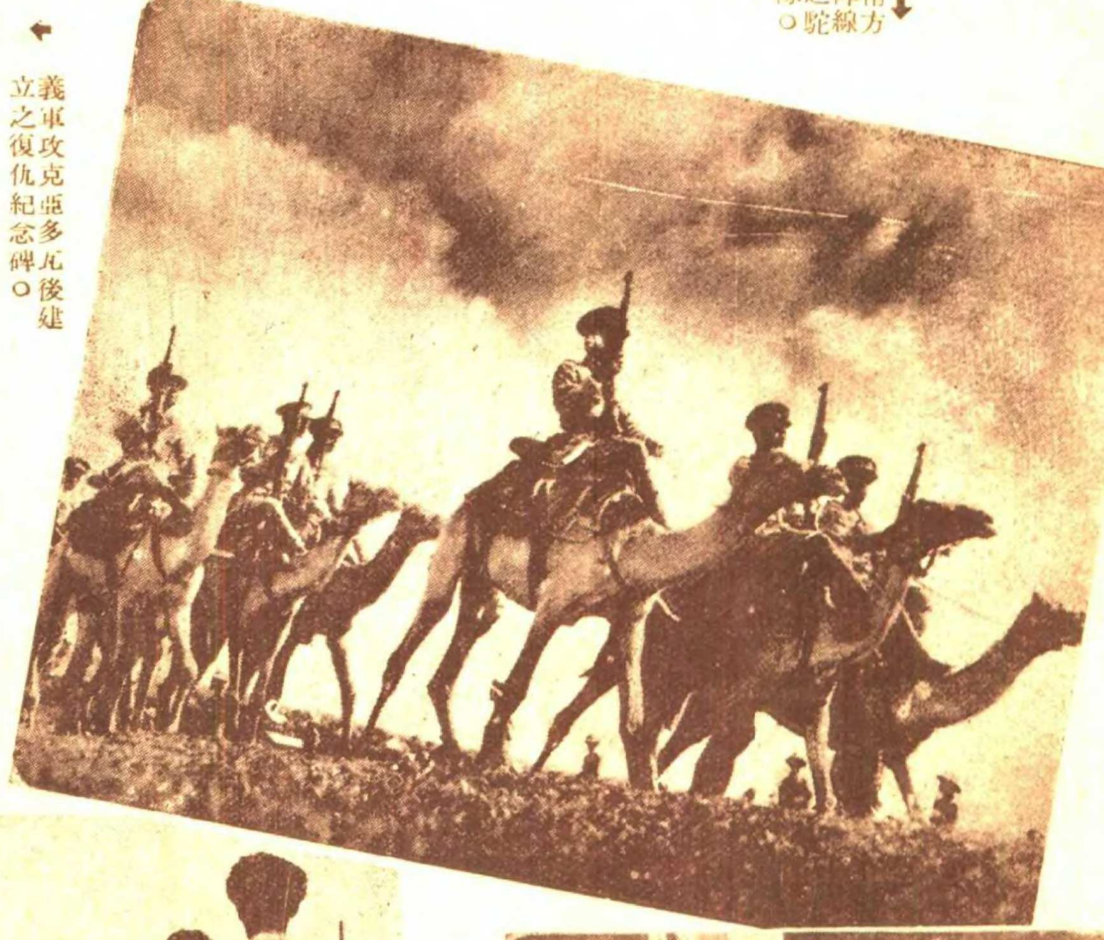
亞比西尼亞官布軍事動員之戰鼓○按此爲亞國古代遺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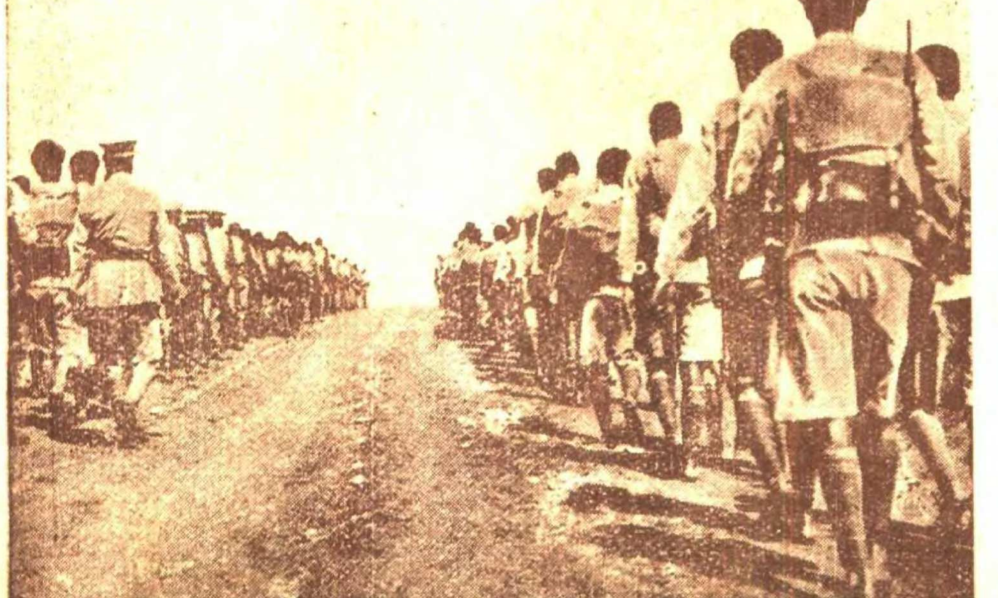


義軍攻克亞多瓦後建立之復仇紀念碑○



南方陣線之駝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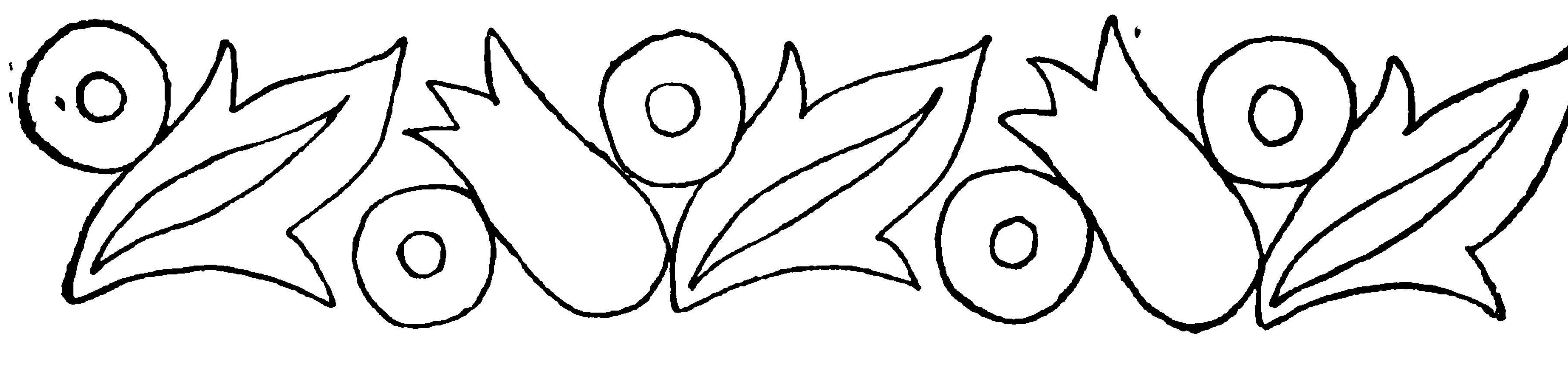


亞軍由哈拉爾以南開拔赴前線○





倒戈之亞皇前婿古薩與義軍總司令波諾○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四十五期目錄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插圖【時事新聞寫眞】

一週簡評
五全代會開會　中日問題　幣制令的實行　（一記者）　川陝軍事　（晦）　英義與東非戰事　英國總選舉　菲列賓獨立政府成立　（素）

國民黨五全代會記（一）……記者

對於改革幣制批評的批評……馬季康

讀者來函

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孫道昇

文山之重陽詩……魯珍

維尼齊洛斯評傳……祝麟

黃山歸來……王余杞

「幽僻的陳莊」……李影心

北海黃昏……盧壽枬

國際諷畫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記者

一週大事日記……記者

論評選輯

兩廣與中央……天津大公報

中國幣制改革與日本……天津大公報

祝五全代會……天津大公報

保障自由與澄清行政……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國風社選

凌霄一士隨筆

文藝

花花草草（有聲電影劇本）……洪深

莊周的文章……江寄萍

愛香……楊剛

時人彙誌（孔昭焱）

編輯後記……編者

一周簡評

○五全代會開會

五全代會於本月十二日開幕（現時會議正進行中。）

本屆之會，較過去各屆氣象都好，國民黨現制之下，這樣統一的有力的會議，還是第一次。這可以反映着國事緊急到了甚麼程度！

兩廣方面，起先形勢頗不妙，甚至有另開一個全代會的謠傳。但自經閻馮到京，戴馬赴粵，各方敦勸的結果，在粵重要委員，業已來京與會。李宗仁先生，也有日內到京的消息。此外全國重要軍官被選為代表的，除負邊防任務奉令免來者外都已到京。這樣全國一致的會合，在南京已多年未見。在全代會本身的問題以外，政治上的意義，當然十分重大。

這個盛會，代表一個重要潮流，就是研究國家要如何自救？過去數年來，救國成了一種口頭禪，今番的意義，似乎兩樣。因為時勢的逼迫，使人們不得不認真地考慮這一大問題，許多本不能期待其來京而居然肯來者，都是這一大問題驅使而然。

在這樣形勢下開會的五全代會，我們雖不奢望其有驚人的成功，但至少可以期待其對國事前途，決定若干意見。

我們對該會貢獻一句簡單話，就是：現在的形勢，還不能算真正全國一致。要全國一致，還要網羅黨外，甚至網羅現政府的反對派。從全黨團結，擴張到全國團結，這是五全代會應當努力的！

○中日問題

中日問題，本週內轉趨緊張。

本來日方對華北，在上月底曾提出抗議，並有所要求，政府還是事實上容納了。但結果呢？問題又依然沒有減輕。本星期來，日本軍方對於促成華北半獨立的運動，正緊張進行中。

上海方面，另出了問題，就是九號夜間，有日本水兵一人在越界築路的馬路上，被人打死。又十一夜，南京路一日人商店中，來了些人將玻璃打破，又散了些激烈傳單。日方正向外交部強硬抗議，滬市府連日極力緝兇，尚無着落。

日方對中國幣制改革的反對，依然繼續着，此問題的本身，自然沒有甚麼發展，但華北的格外緊張，却與此事有關。

我政府本來重視蔣大使回來的報告，但他到京之後，日方空氣，又有變動，而華北形勢，日益緊張，接着上海另外發生問題。所以這幾日大概是外交上最束手之時。（一記者）

幣制令的實行

幣制改革令發表已歷旬日，各處實施，頗為順利；祗內地或邊省因法幣信用未彰或根本並無法幣之流通者，社會極感不便，好在政府本以兩年為貫徹期限，此等特別地方，當然維持現狀。再則各地物價漲風甚烈。本來改革幣制，勢必

提高物價，否則無從改革，所以物價之漲，毋寧爲應有的現象，只好量爲節制，使其不致過度暴漲或被奸商利用，居奇自私。此外因爲英國公開援應，引起日方反對，他國亦不無忌嫉，故外商銀行除英國外，迄在觀望之中，還未依法繳存現洋；但外國銀行鈔幣硬貨，皆屬無多，殊不足以破壞中國根本政策。其漢津粵三處商業中心，所有存銀，政府並無一一調至上海存放之意，本週已依各省民商的請求，在三埠設置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分會，津漢保委名單，且已發表，皆爲當地銀錢業要人及商會主席等，足資共信，惟中央銀行如何改組爲銀行之銀行，超然於政治以外，以及將來中央銀行如何發行，有何準備，概應及早公布，以安人心，這是當前最亟之務。（一記者）

川陝軍事

近來川陝軍事，又成世人注目的焦點。在川的朱德毛澤東徐向前等股，毛與彭德懷自竄出四川，已到達陝北，方在休養之中，被官軍包圍，其勢一時不易發展。朱徐兩股竄甘失敗，又行返川，近頗活躍，歷將懋功，丹巴，松潘等地攻陷，楊森部損折甚大，劉文輝部亦迎戰失利。劉湘已在川西極力佈防，中央軍更飛馳至成都增援，當無可虞，大致五全代會完畢，蔣委員長勢須赴川坐鎮也。（晦）

英義與東非戰事

本週對義制裁，因規定實施日期未到，無甚發展，惟義方肯提對抗文件。墨索里尼與英大使德留蒙一度會晤，亦無具體結果。此問題之一切演變，須俟十四日英國總選揭曉以後。

在東非軍事方面，北部義軍勝利，已占領策略上頗屬重要之瑪加爾，南部戈拉海亦爲義軍占領。惟據十二日亞京已證實電訊，阿諾拉戰事，義軍戰敗，有千人被俘，且失坦克車六輛，義軍後路有被截的危險。亞方戰略，頗似集中南部，以擣義軍的弱點。若軍事上亞軍能得勝利，於全局的轉移，定可發生影響。

英國總選舉

英國總選舉，十四日投票。本期齊稿時，結果尚無從知曉。可注意的，英政府此屆完全以歐洲問題爲競選主要政綱，將內政問題居次，這是一種新試驗。此次政府黨勝利，大概可無問題，所慮者政府如不能占有優裕的大多數，將來各種設施，將隨處感受困難，尤其是在外交方面！這一點是很值注意的。

菲列賓獨立政府成立

本月十五日，菲列賓共和國獨立政府成立。菲人經十餘年的爭持，最後博得自由，這是很可慶幸的。惟處今日艱危的局面之下，非內政統一，國防鞏固，不足以言國家的存在，菲人對此，應該努力，至於此事對於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一時似尚不至有何演變。（業）

國民黨五全代會記（一）

記者

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後，確定以全國代表大會爲最高權力機關。十一年來共舉行全會四次。自二十年四全代會舉行後，依黨章應於二十二年十一月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嗣因剿匪關係，一再延期，二十三年十二月五中全會始決議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當茲國難嚴重之際，國民黨召開其組織最高大會，討論國家大計，全國人士，莫不引領企望，而此次大會，如閻馮之出席，西南代表之入京，實開黨內團結之紀元，爲歷屆大會所弗及，爰敘述其開會情形之概要如次：

一 籌備經過

自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四全代會舉行後，依黨章應於二十二年十一月開五全大會，但是年四月中央爲解決應否提前召開國民大會，曾由六零次中常會決定，於七月召開臨時代表大會，並通令海內外各級黨部選舉代表。後以剿匪工作未竣，決議停開臨時大會，並保留已選出之代表資格，改爲出席五全大會之代表。是年九月二十八日九零次中常會，復以剿匪關係，決定五全大會延期一年。至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仍據各黨部電請，俟剿匪工作完成，決再延期。迄十二月十一日五中全會決議，定於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本年十一月一日六中全會時，即將關於重要議案留待大會討論。中央爲謀黨內團結，曾派戴傳賢馬超俊赴粵商洽，並歡迎兩廣代表入京出席。國內外各地代表均紛紛入京，盛極一時。

中央於十一月一日召開常務會議，討論關於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事宜，當決議：（一）組織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推定陳立夫，馬超俊，周啓剛，張繼，洪陸東五委員爲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二）組織提案起草委員會，推定葉楚傖，戴傳賢，陳立夫，陳布雷，李文範，陳公博，梁寒操

，周佛海，鄧家彥爲委員，由戴傳賢，葉楚傖二委員召集。（三）組織大會秘書處，推定葉楚傖擔任大會秘書長，王子壯，王啓江，王子强，朱雲光，狄膺，許靜芝，徐象樞，洪蘭友，沈君陶，胡翰，聞亦有爲大會總秘書。（四）大會主席團之人選，擬推蔣中正，汪兆銘，于右任，孫科，居正，林森，張繼，戴傳賢，鄒魯，馮玉祥，閻錫山，許崇智，顧孟餘，恩克巴圖，林曦，時子周，麥煥章，潘公展，梅公任十九人，提請大會預備會議通過。（五）大會開幕及謁陵時間，並推定委員擔任開幕式主席並致詞及謁陵時主祭，十二日上午十時行謁陵禮暨總理誕辰紀念，推蔡元培主祭，禮畢，即舉行大會開幕式，推林森主席並致詞，（六）大會預備會議日期，定十三日上午九時舉行，並推于右任爲臨時主席。大會會場，係以中央黨部大禮堂改用，中央黨部內外及東西兩牌坊上，均綴以柏枝花彩，大門前松柏牌坊上並橫懸紅綢金字扁額，書「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十餘字，左右配以「一心一德勵精圖治」：「矢勤矢勇繼往開來」對聯，二門前亦有「共矢忠誠」橫額，及「集中全黨意志」，「發揚革命精神」對聯，氣象莊嚴。會場內佈置，主席團席列於原來主席台上，左右爲大會秘書席，主席台前爲發言台，及大會紀錄席，主席台下全場均爲中委及代表席次，依半圓形向主席台排列，特製弧形長桌及靠椅，席次總數爲七百餘座，羅列整齊。場之四週，並加懸綢綵。又主席台上左右耳室，闢爲主席團休息室，大禮堂四週各辦公室，亦均改爲各分組審查室，及衣帽室等。會場警衛事宜，由警察廳與憲兵部合組警衛組，負責辦理。凡非佩有大會秘書處所發各種符號，均不得入黨部大門，凡非佩有代表出席證，會場職員出入證，及中央委員證者，概不得入大會會場。對於新聞記者，取消前兩屆之旁聽成案，即大門出入證亦一律停發，僅中央社記者特許出入，然亦係憑大會秘書處職員證，並非新聞記者出入證章，大會警衛森嚴如此。至大會謁陵禮及總理誕辰紀念，暨大會開幕式，秩序已經秘書處決定如下：（甲）總理誕辰紀念，一，全體肅立，二，奏樂，三，唱黨歌，四，主祭恭讀總理遺囑，五，獻花圈，六，行三鞠躬禮，七，靜默三分鐘，八，恭謁總理遺容，謁畢復位，（乙）五全會開幕式一，全體肅立，二，奏樂，三，向黨旗國旗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四，大會開幕式，主席恭讀總理遺囑，五，主席致開會詞，六，奏樂，七，禮成。

二　大會組織法

五全大會組織法，

第一條，五全大會由各地黨部依法產生之黨員代表組織之。前項代表之資格，由中執委會組織代表資格審查委會審查之。

第二條，五全大會開會時，中執委員及中監委員得出席中央候補執委及中央候補監委得列席。

第三條，五全大會設主席團，由中執委會提出若干人，經大會通過組織之。

第四條，五全大會設秘書處，承大會主席團之命，處理一切事務。其組織另定之。

第五條，五全大會會期定為五日，但於必要時得延長之。

第六條，五全大會須有代表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大會之議事，以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決定之，可否同時[illegible]取決於主席。

第七條，五全大會之會議，於必要時經主席團之決定，或代表四人以上之請求，得開秘密會議。

第八條，五全大會議事規則另定之。

第九條，五全大會得設各種委員會。

第十條，五全大會之經費，由中央執委會決定之。

第十一條，本組織法由中執委會議決施行。

三　大會開幕式

十一月十二日為五全代會開幕之期。是天氣陰沉，微雨濛濛，各中委及代表，七時許即紛赴總理陵，九時已到齊，均集於祭堂前平台上，最前為主席之席次，其後為中委席，依年齡分七排站立，再後為代表席，亦分數排站立，軍隊代表席，則列於左側，參加之中委代表，除軍隊代表着軍服外，餘均服藍袍黑馬褂禮服，殊為整齊嚴肅。九時四十分行謁陵及總理誕辰紀念禮。主祭蔡元培，領導行禮，並獻花圈後

大會開幕後全體中委及代表合影

（中立軍服者為蔣委員長）

，領導魚貫入靈寢，恭謁總理遺容，旋復位禮成。十時正，行五全大會開幕式。主席林森，領導行禮後，即於播音機前於全場肅靜中，以沉着清朗之音調，致開會詞，歷十五分鐘始畢，全會場報以熱烈掌聲，詞畢奏樂，禮成，攝影後紛紛進城，十二日下午休息。

到會人數

十二日五全大會開幕式，出席人員如下：中委到蔣中正，許崇智，邵元沖，王陸一，谷正綱，周啓剛，馮玉祥，陳公博，于右任，李敬齋，曾養甫，朱培德，茅祖權，苗培成，鄧飛黃，夏斗寅，薛篤弼，鹿鍾麟，張學良，吳鐵城，張羣，經亨頤，恩克巴圖，何成濬，鄧家彥，謝作民，劉紀文，閻錫山，趙丕廉，郭春濤，蔣作賓，丁超五，王伯羣，錢大鈞，傅汝霖，唐有壬，周佛海，陳布雷，方覺慧，程潛，楊杰，張繼，柳亞子，葉楚傖，黃復生，李福林，陳肇英，楊虎，李次溫，王法勳，楊庶堪，李文範，孫科，戴傳賢，馬超俊，蔡元培，林森，邵力子，褚民誼，張知本，梁寒操，洪陸東，陳耀垣，林雲陔，張道藩，張定璠，杜崇基，甘乃光，張厲生，余非塘，陳慶雲，陳樹人，陳立夫，蕭吉珊，范予遂，陳占南，陳璧君，曾仲鳴，王懋功，吳敬恒，王正廷，蕭忠貞，張貞，焦易堂，石瑛，曾擴情，陳果夫，王祺，王柏齡，段錫朋，劉守中，戴愧生，李宗黃，黃紹竑，何應欽，紀亮，陳策，張發奎，朱家驊，孔祥熙，李任仁，孫鏡亞，羅家倫等一百零三人。代表到巴文峻，猶天祿，趙允義，吳人初，冷曝東，宋發祥，黃堅白，何麟書，韓清論，陳維屏，李紹沅，黎大才，詹俊，李嘉生，鄧亞魂，韋斗航，王冠英，宋恒忠，高惜冰，韓克溫，燕紀棠，林澤臣，宋志先，蕭訓，姚大海，武墨喨，黃天佑，陶履謙，胡維藩，田毅安，郭鳳群，曾浩森，李文齋，黃天爵，余仲平，朱晉元，黃魂醒，劉維熾，張國元，鄧公玄，尼瑪鄂，特案爾，吳鶴齡，楊興勤，駱美奐，蔣子孝，周一志，李宗詩，胡夢華，王永笙，林寄曇，潘朔朋，伍湖海，李立濂，馮劍飛，許惠東，王夢古，羅念前，嚴登漢，陳泮嶺，王星舟，單成儀，劉守光，李世軍，陳石泉，余俊賢，何金泉，李淮，黃河灃，李玉堂，李服膺，王靖國，黃家騏，劉嶽厚，陳光組，黃杰，李生達，王俊，陳紹平，汪述之，張國威，林叠，葉望山，劉志平，王飛，鄧文儀，吳經熊，趙光庭，徐庭瑤，許孝炎，湯德民，謝東山，張志俊，李朋環，劉不同，劉家樹，李永新，李培天，邵鬧基，李東園，顧希平，許協揆，張鈁，朱霽南，何如羣，賴懋騫，鄧川山，甄香泉，李顯廷，陸傑，王永盛，張學恭，陳文彬，沈君甸，王纘緒，方治，黃國楨，劉祖純，陳文粹，郭恨初，程潤全，何百群，李世中，張默君，王秉謙，谷正倫，賀雲章，陳國楨，葉四陸，孫海汾，陳春圃，李聖五，潘秀仁，陳宗虛，丘正歐，臧效芳，韓靜生，張棠安，谷正鼎，范爭波，趙連登，馮欽哉，吳開先，隴體要，蕭振甲，黃光華，吳紹澍，周傑人，彭昭賢，梅恕曾，陳紹寬，葉汎，何選民，周遂祈，曹啓文，馬紹武，翟宗濤，吳任滄，陳訪先，黎宗烈，金維繫，王玉庚，劉德濟，吳逸志，黃麟書，伍智梅，熊育錫，鄭亦同，歐陽格，蕭錚，李中襄，周伯敏，譚文彬，韋雲淞，黃中漢，狄膺，滕固，賀衷寒，周復，張強，耿輪生，王南復，潘堯年，王世杰，劉瑞恒，陳銘德，鄒德垍，陶堯濟，劉家駒，陳希曾，徐梓，王維崧，駱介子

、陳焯，陳孟瑜，馬亮，馬愚忱，時子周，楊棟林，曹叔實，闞家乾，陳國英，楊虎城，魏廷鶴，冷融，王用賓，鄭經芬，張鵬翥，吳偉康，劉業濟，伍鳴南，吳士超，盧瀚如，林柏生，張庚由，朱貫日，沈默，石九齡，王樹常，錢萊，李光忱，林棠達，何毓武，張炯，彭國鈞，曹配言，何思源，顧耕野，毛邦初，梁賢達，蒲桂良，饒繼生，張繼翰，單煥，許鏡瑩，陳廷墅，秦啟榮，張竹溪，周傑三，宋從頤，李汾，陳克堯，譚冠三，李埽，胡英三，李炳森，劉振東，葉秀峯，梁冠英，龐炳勳，伍士焜，梁社經，胡達生，鄭滿林，馬立三，蕭之楚，喻育之，張導民，王紹祐，黃秋涇，李仲公，格桑澤仁，裴溯中，俞濟時，謝冠生，彭爾康，周厚鈞，谷曙冷，馬元放，周紹成，項致莊，彭學沛，陳克文，鈕長耀，張沖，劉泳堯，徐中嶽，魏壽永，汪世鎏，高一涵，錢家棟，陳頌平，雷震，陳囑，鄭其妙，李天民，朱貫三，翟玉航，楊集瀛，蔣堅忍，吳忠信，張治中，胡建中，劉成燦，許行犀，許紹棣，李厚如，羅霞天，陳劍如，張明孫，鄧鴻業，卓衡之，劉鎮華，董霖，駱美中，蔣伯誠，洪蘭友，鄭螺生，李振殿，陳承栻，伍仲衡，余成勳，譚道源，陳儀，劉建緒，涂鵬南，劉文松，關德柏，鄭文禮，方青儒，王懋章，陳志明，潘公展，邵漢元，王延松，林學淵，沈鴻烈，吳思豫，賴璉，殷德洋，孫連仲，梁景濤，林天予，胡子昭，吳挹峯，曹德宣，梅公任，周受來，馮汝根，吳家泉，王天覺，高公棟，張國基，唐士昌，蕭酒，蘇仲圃，徐箴，鄒悌，張旆，張瑞璜，陳偉義，胡伯念，陸京士，陶百川，趙偉民，梁士俊，羅瑄，傅汝常，關乾初，李血生，羅克敬，譚熙鴻，王崑崙，周保黎，王超凡，劉佑甫，詹調元，田崑山，凌子惟，鄭家俊，魯蕩平，溫燮南，王志遠，佘淩雲，劉莊，張慕先，彭綸，楊一峯，杜松延，楊在春，張任民，倪弼，黎吳煥章，王漱芳，詹朝陽，邵華，王致雲，黃仲翔，衛立煌，何桂國，黎子機，齊世英，楊永泰，彭革陳，楊錦昱，徐恩曾，何遂，劉毓英，劉戡，羅桑堅贊，干學忠，康澤等四百零九人。

林森致詞

主席林森致開會詞如次：『自從第四次代表大會以來，至今整整已有四年，經過好幾次因不得已原因的延期，直至今日才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籌備和延期的經過，中央黨務報告中當另有說明，不待重述。我們此次延期，固然因為有種種事實的原因，最主要的還在希望大會多得集思廣益的機會，使大家在大會中，格外能表現踴躍團結的精神。這次參加大會的代表及中央委員人數，超過了歷屆的紀錄，因



林主席

內部的團結情形，較之四次代表大會時更有增進，這一層全黨同志必定覺得很安慰的。我們開會的日期，正是總理的誕日，大家在參謁總理陵墓以後來參加開幕典禮，人人心中必然感覺得有總理偉大的精神，照臨我們之上，全體同志追念總理的遺訓，體察國家當前情勢的艱危，人人心中又必然都感覺到有兩問題：（一）我們對於總理遺留給我們的革命救國的使命，所已盡力者幾何？（二）我們對於今後努力奮鬭

的途徑，又應該怎樣？這兩點正是代表大會的使命，即所謂檢查過去工作，和決定將來方針。本黨負有建國的責任，在代表大會開會期間，舉國同胞均屬目於我們大會的進行。我們大家應該如何以總理之精神爲精神，發揮總理未竟的緒業，安慰全國同胞的期望，鼓舞起一致救國的熱誠，振衰起敝，以挽回艱危的國運。在過去的四年中間，國家所遭遇的國難，重疊相乘，難以盡述。四次代表大會舉行於國難發生之始，到今天國難的嚴重，更十倍於當時，因了外患的加深，加上了水旱天災匪禍，以及經濟變動的劇烈，使得舉國民衆備嘗屈辱流離和痛苦，在責備我們的，都說是我們的工作不能和國家艱危緊迫的環境相應和，在原諒我們的，則以爲我們在這幾年中幷不是沒有向上努力，國家人民並不是沒有相當的進步，祇是世界形勢的變遷，外來困難的加甚，證明革命救國的工作，正在經過一重極辛苦的試驗，不論是責備或是原諒，我們都覺得應自己鞭策我們，站在黨內地位的實在是媿對總理，媿對我們革命的天職。站在本黨對國家的責任來說，實在也可以說是媿對一般的國民，爲完成我們的使命，當然應有更深一層的自省和努力。大會對於過去的工作，在開會中間必有嚴切的檢查，來作成決議，但最重要的任務，尤其在開創今日以後努力途徑，使我們的黨與全體國民提挈一致，以盡救國復興的責任。因此對於本黨的章制以及黨務的推進，我們應考慮有沒有應改善的地方，研究如何切實改善的方法，使本黨能在革命救國的工作上，切實負起比一般國民還要重大的責任來，實現總理的遺敎，對於今後政治上對內對外的設施，以及一切建設，我們應悉心討論，確立精詳切當的方針。對於團結國民，共同奮鬥，我們應該討論如何鼓起全國的熱誠，集中全國的心思財力，以共濟艱危的方案。我們相信到會代表同志，必然有很完美的議案，很精詳的討論，來作成切實有效的決議，以慰全黨全國的期望。我們覺得我們當前的工作，應重在將來，因爲本黨是負有時代使命的黨，而時代始終是前進的，由今日來比較第四次代表大會時代的形勢，有一點顯著的變遷，足使我們得到興奮，這便是國民對於本黨的態度。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一般國民對於國家的環境和前途，似乎還沒有十分深刻的認識，對於本黨祇是片面的責難或不滿，甚至因對黨的不滿，而對總理救國的主張，及一切遺敎也發生懷疑的。到了今天則大多數知識分子及有覺悟的國民，改其片面的責備，而爲加重責任的期望，在黨外的輿論，祇是責備我們沒有完全盡到總理交給我們的使命，不斷鞭策本黨的努力自愛，願意在一個目的之下，與本黨共同盡瘁來努力於國家的建設和復興。

這一個顯然的變遷，一方面證明總理遺敎和主義的偉大，表示我們時代進步，但同時也使我們身爲黨員的全體同志，格外感覺得責任的重大，我們若不能一致的努力，切實負起救國的責任，將不僅爲總理的罪人，因此更使我們想到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總理所諄諄告誡黨員的遺訓，總理當時曾說「我們國民黨要有一種精神結合，第一犧牲自由，第二要貢獻能力，並且還申說了必須個人能犧牲自由，然後全黨纔能得自由，個人能貢獻能力，然後全黨纔能有能力，黨有了自由和能力，纔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來改造國家。總理談這一番話，遠在十餘年以前，但我們觀察這十幾年以來，許多新興國家，由困苦危亡中奮鬥成功的途徑，實在不外犧牲自由與貢獻能力兩句話，可惜總理這樣的精識遠見，我們過去沒有能完全奉行，其實要組織一個健全的革命救國的集團，固然必須全體黨員能犧牲自由貢獻能力。要造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也不外乎使全體國民人人都能爲國家而犧牲自由與貢獻能力。這個精確不磨的理論，眞是我們今後努力的大道。犧牲自由就是克己，貢獻能力就是能效命。我們要以黨內犧牲自由的精神，來感動全國國民，都爲國家來犧牲自由。我們又必須加倍刻苦，來貢獻能力，才可以團結全國同胞。人人貢獻能力，爲國家效命。在這個安危與亡的關頭，我們重述總理這一番的遺敎，更覺得有深長的意義，希望全體同志，充分表現這兩句遺訓的精神，來盡我們應有的使命，敬祝大會成功。

四 首次預備會議

五全大會十三日晨九時在中央黨部大會會場舉行預備會議，到中委，蔣中正，葉楚傖，鄒魯，劉蘆隱，居正，許崇智，于右任，丁惟汾，朱培德，戴傳賢，李文範，林森，陳璧君，馬超俊，馮玉祥，蔣作賓，張繼，陳果夫，何應欽，孫科，邵元冲，顧孟餘，張學良，閻錫山，孔祥熙，劉紀文，林雲陔，吳敬恒，陳公博，黃旭初，陳立夫，蔡元培，覃振，曾仲鳴，陳耀垣等一百二十人。出席代表徐恩曾，方治，潘公展，黃河澧，劉維熾，時子周，沈鴻烈，何鍵，蔣伯誠，吳忠信，徐庭瑤，陳儀，谷正倫，劉鎭華，陳紹寬，于學忠，王樹常，韋雲淞，張任民，包悅卿，巴文峻等三百五十五人。列席代表楊永泰，彭學沛，謝冠生，傅秉常，王世杰，王用賓，劉瑞恒，陶履謙，熊式輝等八十六人，主席于右任，秘書長葉楚傖。討論事項：（一）中常委會提出大會主席團人選，請公決案，名單如左，蔣中正，汪兆銘，于右任，孫科，居正，林森，張繼，戴傳賢，鄒魯，馮玉祥，閻錫山，顧孟餘，許崇智，時子周，恩克巴圖，林曦，梅公任，麥煥章，潘公展，決議，主席團名額爲十五人，除以上中執委所提出十九人外，再由大會推定十一人，共三十人，由大會票選決定之。（二）中常委會提請追認派葉楚傖爲大會秘書長，王子壯，王啓江等十三人爲大會秘書案，決議，追認。（三）宣讀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告第一號，（按十二

日止審查合格出席代表三百五十五人，列席代表八十六人，）（四）宣讀大會議事規則。（五）大會開會日期，決議，按組織法第五條規定辦理。（按第五條規定會期定爲五日，但於必要時得延長之。）（六）提案截止日期，決議，正式會議之第三日截止收取提案，（七）簽定席次。

五　二次預備會議

五全代會十四日晨九時舉行第二次預備會，出席中委，蔣中正，孫科，居正，陳果夫，鄒魯，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劉蘆隱，林森，張繼，葉楚傖，于右任，劉紀文，吳敬恒，李煜瀛，恩克巴圖，李烈鈞，許崇智，何應欽，邵元冲，陳立夫，孔祥熙，陳公博，蔡元培，戴傳賢，邵力子，覃振等七十人，列席中委，黃旭初，林雲陔，鹿鍾麟，陳耀垣，曾仲鳴，詹菊似，薛篤弼，李綺庵，黃紹雄，關素人，李任仁，陳布雷，黃季陸，何世楨等四十七人，出席代表，方治，張鈁，谷正倫，劉鎮華，孫連仲，陳儀，于學忠，賴璉，林曦，吳忠信，何鍵，時子周等三五七人。列席代表楊永泰，蕭同茲，狄膺，王世杰，何遂八一人。臨時主席蔣中正。秘書長葉楚傖（一）宣讀第一次預備會議紀錄，（二）代表資格審委會報告第二號（按通過出席代表九人列席代表四人），（三）修正議事規則文字報告，（四）大會主席團之組織案，決議，（一）大會主席團名額改爲二十三人，以蔣中正，汪兆銘，于右任，孫科，林森，戴傳賢，居正，張繼，顧孟餘，鄒魯，陳果夫，許崇智，閻錫山，馮玉祥，恩克巴圖，吳忠信，時子周，梅公任，王泉笙，林曦，潘公展麥煥章，樂文濤二十三人爲大會主席團。（二）決議由主席團推舉人員代表大會，慰問汪兆銘張靜江兩同志。（六）決議由主席團以大會名義電胡漢民同志及旅外之各中央同志，早日返旆，共荷艱鉅。

大會主席團推時子周，王泉笙，代表大會慰問汪精衛張靜江。時王於散會後即携大會慰函，赴中央醫院，先後面致大會慰意。大會慰函原文云，「本日大會開二次預備會議，對於同志傷狀，同深系念，特派王泉笙時子周兩同志，趨謁慰問，至希善爲珍攝，早復健康，祇頌痊安，」汪派員致送親筆簽名之謝函於五全代會，原文云『頃奉溫諭，並承王時兩同志面致盛意，至爲感激，兆銘負傷以來，淹滯牀褥，當此重要期間，未能少分憂勞，方深愧歉，乃承慰勉有加，益增慚感，惟冀殘軀早日告痊，再竭駑駘，以副期望，」又汪以傷未復原，不能充任主席團主席，由陳璧君於十四日晨預備會中代向大會請辭，大會當以極望汪能早復康健出席大會，一致慰留，

六、粵桂代表出席

此次全代會最爲各方所注視者，厥粵桂代表之出席。蓋



李宗仁

鄒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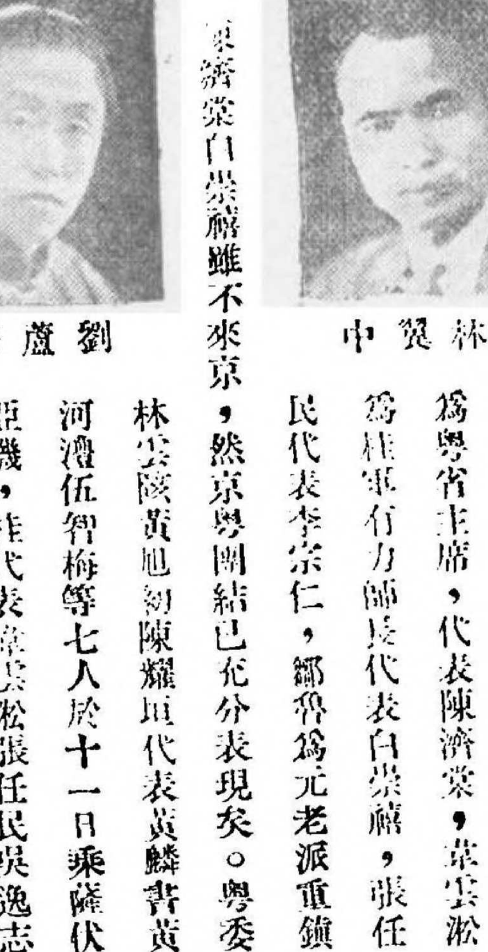


黃旭初



林雲陔

民國十八年，國民黨內部分離後，粵桂對中央時有不滿表示。月前閻馮入京，迭電粵桂中委，促其北上，嗣中央派戴傳賢馬超俊赴粵接洽後，粵委已允出席，惟陳濟棠因政務不能離粵，唐紹儀蕭佛成因病須休養，蕭等當電中央報告。原電云，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季陶，星橋二同志來粵，轉達鈞會意旨，共赴國難。至深感奮，除佛成，紹儀有病，濟棠，宗仁，崇禧，漢謀，揚敬，培南，芳浦，翰屏有特別職務外，魯，雲陔，旭初，耀垣，翼中，紀文准本日啓程赴京，特此奉聞，蕭佛成，唐紹儀，林雲陔，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余漢謀，李揚敬，繆培南，香翰屏，區芳浦，劉紀文，陳耀垣叩齊（八日）。鄒等此行。結果甚圓滿，遂於八日乘機北上，九日晨到京，向中央報告經過。粵桂重要人物陳濟棠白崇禧雖不能出席，然林雲陔為粵省主席，代表陳濟棠，葉雲淞為桂軍有力師長代表白崇禧，張任民代表李宗仁，鄒魯為元老派重鎮，陳濟棠白崇禧雖不來京，然京粵團結已充分表現矣。粵委林雲陔黃旭初陳耀垣代表黃麟書黃河澧伍智梅等七八於十一日乘隆伏亞機，桂代表葉雲淞張任民吳逸志楊宗炯乘福特機分由粵飛京，鄒魯則於九日由港乘無勝輪赴滬，十二日午到滬，當晚偕劉蘆隱黃季陸李任仁崔廣秀柏文蔚等晉京，備受中央之優遇。李宗仁須先返桂晤白崇禧後，定十六日偕林翼中飛京。胡漢民自遊遊海外後，近受中央及閻馮電促，有回國表示，胡漢民電粵，謂決即能遊歸國，約十一月十五日離法，擬直接入京，大會並於十四日議決電促胡氏返國，原電如下，「本會今日在京舉行第二次預備會議，經決議電請胡漢民，王寵惠，及旅外各中央同志，早日返旆，共荷艱



林翼中

劉蘆隱

黃季陸

陳耀垣

鉅，特電奉達，毋任翹企」云云。蕭佛成雖因病不能出席，曾電林森于右任等發抒真誠團結意見茲將兩方往來電文錄載如下，


劉紀文

（一）來電（銜略）闊別日久，國難日深，各以事阻，未由晤對，甚爲悵惘，何可言喻。季陶星樵兩兄南來，祇悉中央意旨，此間同志所見正復相同，而諸公爲國勤勞，公私交懋。各委員各代表經已束裝待發，限於船位，祇海濱兄於九日搭普勝將軍船先行，餘俟十三日聯搭加蘭總統船方克首途。弟深爲國危至此，惟有眞誠相見，以團結之精神，赴國家之急難，始足以禦侮救亡。現各同志均能共本此旨，悉力以赴，民族生存，黨國復興，端賴於是，弟雖因病，尚須調攝，然必自奮勉，以隨諸公之後也。蕭佛成叩，九日印。（二）復電，（銜略）久違襟範，深[illegible]想。頃奉佳電，欣慰無似。年來國難日亟，本黨責任益重。精誠團結，全國期望至切。尊電語重心長，無任感佩。老成謀國，尚盼時賜教言，海天南望，諸維珍攝。林森，于右任，張靜江，蔡元培，張繼叩。

七　宋韓請開放政權

當此全代會開會期中，北方有醞釀新局之說，頗堪注意。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氏有電致全代會，請歸政於民，韓復榘氏亦發電響應，茲將二氏致全會電文，照錄如次：

宋哲元電

南京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賜鑒，大會宏開，羣賢畢集，各抒讜論，共濟艱難，旋乾轉坤，於茲斯賴。哲元謬膺地方重寄，職守所羈，未克躬於其盛，良深悵惘。竊維值此國難嚴重，內外交迫之時，國人對於此次大會，屬望尤爲殷切，宜有與民更始之計，一新天下耳目，以慰薄海喁喁望治之情。一得之愚，以爲目前切要之圖，殆莫急於政權之開放，應懇大會當機立斷，毅然主持，尅即結束訓政，開始準備實施憲政，將立法院所創之憲草，依據總理遺教，斟酌國情，詳加審定，使之盡善盡美，成爲不刊之典，於最近召集國民大會，議決頒行。同時即由本黨將政權奉還於國民，集中全國人才，共同努力於復興之大業。國家發達，庶幾有豸。哲元一介軍人，未閑政治，謹本良心主張，略貢芻蕘，幸賜採納，毋任佇禱。宋哲元叩眞，（十一日）。

韓復榘電

南京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鈞鑒：大會宏開，薄海慶幸，集全國之英彥，謀國是之進行，安內攘外，毖後懲前，南望京華，曷勝甏軒。方今國家阽危，至斯已極，內則共匪天災，外則列強環伺，正宜精誠團結，泯除私見，羣策羣力，自謀圖存，允有與民更始之計，以慰喁喁望治之殷。復榘本屬軍人，未諳政事，謹貢一得之愚：而作芻蕘之獻。竊以安定國家，莫急于政權之開放，不但爲時賢一致之主張，尤爲全國人民所殷望；擬後請大會毅然主持，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定期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頒佈實行。同時將政權奉還于民，以謀復興救亡之計。國家前途，實利賴之。伏乞採擇是幸。韓復榘叩元（十三日）

十一月十四日記

對於改革幣制批評的批評

馬季廉

政府改革幣制新令頒布之後，除日本軍人表示反對外，世界輿論，中外專家，幾乎一致讚美。關於施行管理貨幣，各家認爲現在機構，不能勝任愉快，應該及早樹立聯合準備銀行制度。關於集中準備，統一發行，各家在原則上一致贊同，并有謂中國——以上海一隅而論——現金準備達紙幣流通數額百分之一百一十二，故目前增發紙幣，并非實行膨脹，告誡國人勿庸疑慮。關於改革幣制的利弊，一般認爲利多弊少，對於減少入超，推進輸出，羣認爲具有特殊效用。關於根據新令，中央等行可以無限制買賣外匯，以安定對外匯價，亦有人表示懷疑。本文目的意在將各家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見，加以系統的簡明的記載，并就管見所及，略予討論，是否有當，尙希海內專家不吝指正。

一、各家對管理貨幣機構之意見

孔祥熙先生在三日發表之宣言中曾云：「現爲國有之中央銀行，將來應改組爲中央準備銀行，其主要資本，應由各銀行及公衆供給，俾成爲超然機關，而專以全力保持全國貨幣之安定。」明白指示政府將實行聯合準備制度，以爲安定全國貨幣，統制社會金融之執行機關。中國財政金融專家主張仿行美國聯合準備制度的，最早的要推前溪先生。前溪先生民國十五年十六年在所著「中國新經濟政策」第二章第二節七項曾說過，「凡金融事業，政府應另法規定，……不採大陸式中央銀行集中制度。國庫管理，鈔票發行，均參考美制。」在該書討論「新金融制度」中，詳論大陸式之中央銀行，有不可避免之流弊二，「一爲財政上之惡用，供政治家一時野心，鈔票公債，不隨經濟之需要爲伸縮，任意濫發；一爲經濟之惡用，現金產業易集中於一二區域，偶有一隅之變動，輒生全國之恐慌。」「美國式制度，係由社會設立聯合銀行，社會公私各方會同舉人辦理，以統一全國金融爲地方之集中，在經濟上可收地方發展之力」，而無大陸式制之弊。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最宜仿行美制。前溪先生主張發表已經八年了，政府最近因白銀外流，貨幣緊縮，方宜布

改組中央銀行爲中央準備銀行，作爲實行聯合準備制度的起點，頗有亡羊補牢之感。作者在十一日大公報上著文，引申前溪先生這種意見，主張『政府推行新幣制時，應雙管齊下，頒布聯合準備銀行條例，令各大銀行加入。』『對於推行管理貨幣新令，當收事半功倍之效也。』

何廉先生在十一月十一日大公報經濟周刊上著文謂，『據財政部布告，中央銀行將改爲中央準備銀行，立意甚善。惟對于改組之方式及日期均未有明白宣布，中國交通二銀行將來之地位與業務，亦未具體規定，不無缺憾。吾人之意，中央銀行改組爲中央準備銀行，刻不容緩，俾早居直正國家中央銀行之地位。中國銀行依其原有條例之規定，仍使經營國際匯兌，促進對外貿易。交通銀行亦依其原有條例之規定爲全國實業銀行，致力於國內實業之發展，如是則政府三銀行，一司發行鈔票，管理通貨，一司國際匯兌，一司發展實業。各有專司，條理井然。』爲使法幣推行盡利及中央準備銀行爲銀行之銀行得名實相符計，主張將全國分爲五區，每區設一中央準備銀行分行，管理保存準備，票據再貼現，及領用法幣等事。這種意見也是主張早日樹立聯合準備制度，使中國新令幣制以有所維繫。

二、關於集中準備與發行新幣

改革幣制令發表後，中國銀行理事長宋子文氏發表談話，謂『目前流通鈔票之銀準備，已在有效之集中管理之下，其價值以外匯計算，遠過於鈔票流通之總額，即每百元鈔票可有一百十元以上之準備。』財長孔祥熙也有解釋，說新幣制辦法，既非膨脹，亦非紙幣政策。楊蔭溥氏的談話更爲明快。他指上海情形說，『照目下情形，華商銀行（專指上海）存銀約爲二萬八千萬元，外商銀行存銀約爲五千萬元，上海全部銀行存銀，共爲三萬三千萬元，而此項三萬三千萬元之國幣，其實際價值，照當日銀市，實可合高百分之六十五，而爲五萬四千萬元。同時吾人試一查最近各行紙幣發行數量，其總額不過在四萬三千萬元左右，以實合五萬四千萬元之現銀爲四萬三千萬元發行之準備，其準備成數，即爲百分之一百十二強，換言之，即目下各行所有發行，每紙幣一元，實有實價一元二角六分之現銀爲準備。故在現狀下，即再加一倍之紙幣，至發行總額九萬萬元時，尚可有六成現銀準備。』據二十四年銀行年鑑（第六章七十三頁）所載，二十二年全國各行發行的兌換券，爲五三三、五八一，一三〇元。依宋子文及楊蔭溥二氏的解釋，僅上海中外銀行的存銀，以

現在世界銀價計之存銀五萬四千萬元，已可發行十足準備之紙幣五萬四千萬元，較前二年的統計，要多一千多萬元。故一般人民，對於政府新增發行的法幣，應該有充分的信任。

自去年八月至十月十五日的兩三個月中，上海五萬萬元存銀，即流出了二萬萬元。故去年年底上海存銀已只有三萬萬元。本年夏間以至最近中央銀行報告，仍然有三萬萬餘元。同時七月間海關報告，說七個月來的入超亦達三萬萬元之譜。那麼本年十個月的入超，定然大於三萬萬元，或至四萬萬元。這種入超，若拿現銀抵償，中國白銀在理又有三萬萬餘元的流出。若不拿白銀抵償，國際收支，除現金外幷沒有旁的方法。雖然華僑滙回中國的款項，年達一萬萬餘元，外國在華駐軍及使領經費，每年數目也很不少，但無論如何，不會超過一萬萬元。所以有人懷疑上海存銀，當更有減少，並不是沒有根據。實行改革幣制新令之次日，上海日本銀行即運現銀四百餘萬出口。香港八日路透電謂英國各大銀行曾由蘇馬利號（Somali）輪船裝載白銀約兩千萬元赴英。這種出口，也多少影響上海存銀的數量。

至於華北朝鮮人利用平津的畸形政治情形，偷運白銀，早已司空見慣。他們偷運白銀數量，究有多少，自然不易估計，惟據日本通信社的報告，十個月來，白銀由華北輸入日本的，不下三千萬元。在知道平津情形的人，這個數字，或則並不為大。

據右所述，中國現有存銀，固然很多，足夠發行法幣準備之用，但是偷運及出口事實，也不能不加以注意。

其次是將現銀分區集中。關於此點，陳長衡氏曾謂，「收集之民間銀幣生銀，應鑄成廠條，保管於準備庫。準備庫更應分設於全國，以期安全而昭信實。」劉振東氏謂，「國家既欲將全國商店及人民之現銀集中保管，以保全民族之命脈，則如何集中及如何保管，不惟方法上須精密研究，即為保管安全計，其地點亦大可研究。」作者對此曾主張在上海，天津，廣州，漢口，重慶及西安，由各該地中央或中國銀行與當地商業金融各界之公正人士共同組織地方準備保管委員會。何廉氏亦有同樣主張。據十二日報載中央對此已有明令，原文為「查發行準備保管委員會，業於上海成立，茲該會以天津，漢口，廣州為通商巨埠，為便利市面，以昭大信起見，請於天津，漢口，廣州各設分會」，「所有一切事務，仍商承上海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故關於此點，現在已在實行中，已不成為問題。

三、新幣制之利害

新幣制令發表後，各家意見大體皆表贊同。惟朱偰表示懷疑。現在先將他的意見，節錄如下。他說，『通貨膨脹幷非有害無利』，不過『時至今日，通貨膨脹之利，在中國未必可以實現』。大意謂中國幷非工業國家，垂斃之工業，物價上漲幷不能使之欣欣向榮。中國為農業國家，出口多為原料，當此世界商場商產品價格一再跌落之時，滙兌跌落，是否可以收增加輸出之利，殊成疑問。故他認為『通貨膨脹之利既難必期，而通貨膨脹之害，却至為嚴重』。（一）恐在發行未能集中，紙幣尚未統一之今日，政府迫於財政，增發紙幣，『如是，則各種紙幣，將以不同之速度，向下跌落，幣制統一之利未著，而金融大紊亂之象已呈』。（二）三行不能無限制買賣外匯，故匯價難期安定。『外匯漲落反常，皆足以擾亂國際貿易，通貨一日不能穩定，國際貿易即一日不能恢復常態』。（三）我國輔幣至為紊亂，若毫洋不能完全收回，銅元不能妥善處置，『洋價仍日趨跌落，政府縱可加以取締，然法律之力量，是否可以抹殺經濟之事實，殊成疑問』。（四）外國銀行利用租界，可以增發鈔票，『國幣日跌，外鈔日增……加以資本逃亡，……多購買外匯，或存入外國銀行，……設無周密之計劃，通盤之制裁，則去金融大紊亂之日，當亦不遠矣』。朱氏此論，似陷悲觀，且有不明瞭實際情形之嫌。例如新令發表之後，英大使即令英籍銀行及僑民，不得違背中國法令，以現洋償付債款。匯豐銀行即以現銀向中央銀行掉換法幣。安定外滙，政府諒必寄有辦法，依作者觀察，當不致自欺欺人。管見所及，後將詳述。至於中國難因物價上漲，刺激工業，增進出口，則與鄙見相同，後面當詳論之。不過朱氏一則曰『金融大紊亂之象已呈，』再則曰『去金融大紊亂之日，當亦不遠矣，』神經未免過於銳敏了。

新制的優點，各家大都認為可以刺激工商業及促進國際貿易，減少巨額入超。何廉氏六日談話云：『在此時機採用管理幣制，使通貨為有限制的有計劃的膨脹，實足以刺激工商之向榮。報載上海外商股票見漲，地產業已形活動，即為明證。』（按外商股票見漲並非刺激工商之向榮之明證，乃是通貨膨脹時資本逃避的現象。）

美國經濟學者路易斯，七日在南京談話，謂『此種政策之重大利益，約有數端。（一）復興農村。物價既提高，通貨亦充裕，農民力謀生產，努力經營，凋敝不振之農村，可得復蘇。（二）工商業繁榮。政府統制國外匯兌，其結果國際貿易發達，國內工商業振興，而有無限發展。（三）國家稅收增加。例如關稅因金單位上漲，必漸增加，統稅印花稅，亦必因經濟復興，收入較多。』顧季高氏謂（一）『匯價安定後

吾國物價亦將安定。」（二）『對外收支必將轉爲有利。」一爲『純正外資僅以圖兩地利息差率爲目的者，必將逐漸輸入，』又說：『對外貿易狀況良好，同時本國逃出之資金以及外人之資金均將相率歸來，而使本國之利息下降。」

上海國際貿易局局長何炳賢七日談話，對於新幣制與國際貿易有下列之觀察。（一）『實行新幣制的結果滙價可趨於安定」。『國內物價水平可望與外國物價水平均衡」，進出口貿易均可望趨於穩定及發展。（二）『我國滙價降低，我國商品在外國市場中價格當較廉賤，因之輸出貿易可望增加。」（三）『因貨幣之安定可以招致外資流入以謀國內經濟之復興。」（四）『農工商業可以漸趨繁榮。」

至於國際方面之觀察，可列舉如下。倫敦四日「每日電訊報」謂『此次中國金融改革之堅決的與完備的辦法，定可博得對華貿易各方面之贊許。』四日「曼哲斯特衛報」謂『如滙價定爲華幣一元值一先令三便士，則當可使中國增多其輸出，而中國棉貨之輸出，在印度馬來等處，亦可吸引較大之注意」。美國方面據五日華盛頓合衆社電謂，美國經濟專家發表意見，『中國政府頒布之貨幣法令，對在華之外國及中國工商業，有莫大之裨益，因今後彼等可確知匯兌開價，並可估計每批交易之餘利如何。」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

考察上述各方對於幣制新令的觀點，大都認爲新制實行之後，中國對外滙價既然與英鎊聯繫，維持一法幣十四個半便士之法定匯率，中國物價可望與外國匯價均衡，中國經營進出口貿易商人，可以不負担滙兌風險，金融市場可以減少投機份子。中國匯價低落，商品在世界市場的價格，自然低廉，出口貿易，自然增加。國內工商業都可欣欣向榮。這種樂觀，頗有可以指摘的地方。誠如朱偰氏所說：「吾爲農業國家，出口多爲原料，當此農產品價格，在世界市價一再跌落之時，是否可以收傾銷之利，殊成疑問。況我國年來農村凋敝，生產減退，月來出口數量價值，皆見減少，雖有通貨膨脹，未必即能增加輸出。」這是明顯的事實，稍有常識的人大概都能見到。不過在作者看來，朱氏分析只見到一面，例如說：「吾國本非工業國，垂斃之工商業，是否可以因此激刺而獲得復蘇，殊成問題」，而沒有見到外國在華設有工廠的各種工業，因爲中國實行新幣制要享受很大的利益。美國經濟專家說中國貨幣法令，『對在華之外國及中國工商業，有莫大之裨益』者，即在此點，我說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也就在這個地方。再則在我看來，中國工商業所蒙的利益，遠沒有外國在華之工商業所獲的利益大。請申論如下。

中國堪稱為工業的，只有紡織業。中國紡織業所紡的粗紗與日本在滬青各地工廠所紡的細紗完納差別很少的統稅。去年七月新關稅稅則施行後，原棉進口稅增，布疋進口稅減，中國紡織業早立在不能與日本在華設廠的紡織業競爭的地位。實行新幣制，作有計劃的膨脹，處於有利地位的日本在華紡織業及其他工業，所獲利益定然遠較中國獲利為大。至於其他外國在華工商業都可這樣觀察，恐不一一論列。

實行新幣制後，中國對外匯價跌落，因此中國貨物利於輸出。同時外國貨物當然就不利於輸入。可是在生產落後的中國，第一必需輸入的是洋米洋麵，不利於輸入，而必須輸入的生活必需品，其價格自然較前高漲，這要增加中國社會消費者的負担。第二中國必需輸入的是生產建設的各種工業用品，如機器之類是。本月五日六中全會就通過孔祥熙等六人有效的利用外資以發展實業之提案，經決議送交政治會議審察，參照以前所定原則，擬定詳細辦法。若實行貨幣膨脹，只利輸出，不利輸入，要利用外資，購買機器，從事建設，例如陳公博所起草四年計劃，若在今後進行，中國顯然處在不利的地位。

對於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當然沒有萬應靈丹，樣樣病症，都可救治。這次幣制改革，統一了中國幣制，樹立一個新的金融系統，對社會國家的貢獻，已經很大。至於上述各種不利的地方，恐怕是中國畸形地位所不能幸免的現象。我們希望政府實行新令之際，對於上述缺點，應當研究一種補救辦法。

四、安定滙價

財部布告第六項云：『為使法幣對外滙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滙，』各家對於三行有無此種實力頗為懷疑。大公報十一月五日社論即云：『查改革幣制不難於對內而難於對外，財政部長宣言及財政部布告，皆有「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對外滙為無限制之購售」之語，究竟正貨在外準備，有何辦法，三行如何而能有無限制買賣之實力，實為國人關心之點，甚望政府宣示其內容，以解世人之疑惑。』持這種見解的人很多。政府對此至今並無宣布，同時日本人懷疑英國曾有一千萬鎊對華借款，已經我國政府及李滋羅斯聲明否認。所以各方對中央三行無限制買賣外滙實力的疑念，至今沒有消逝。

不過我們讀了楊蔭溥氏的談話，大致尋到一點端倪。楊氏說，自去年十月實行銀出口稅及平衡稅以來，『運銀出口，顯然無利可圖，而國內外銀價之差額，則依然存在。即以

：本月四日止，世界銀市，每標準銀一盎斯，合值英幣二十九便士又十六分之五，則照此行市，吾國國幣一元，在世界銀市，即應值二十三便士又十六分之十五，而今當日中央銀行所開出之對英滙價，每國幣一元，僅爲十四便士半，相差較低達九便士又十六分之七，……故反言之，國幣一元照當日銀市計算，應可實合面值一元六角五分也。」人民手中一元現銀，合世界銀價要值一元六角五分，政府集中白銀，一元紙幣，掉換人民實值一元六角五分的銀幣，是政府集中一元白銀，政府的實力即增加了六角五分。政府集中一萬萬元白銀，實力就增加了六千五百萬元。中央銀行不買賣外滙時，這種實力就充作發行法幣的準備。中央銀行賣買外滙時，因中國人超仍巨，國際支付仍須輸送白銀，故每一元即獲利六角五分，每一萬萬元，即獲利六千五百萬元。中央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的實力，這種辦法或則是上述實力重要因素之一。這是我個人的揣測，是否有當，自然要提出保留。

英國的外匯平市基金爲十八萬萬元美金，美國的外滙平市基金爲二十萬萬元美金。中央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大概以集中白銀及買賣外匯所獲的利益，作爲外滙平市基金的一部分。至於其他部分，政府沒有宣布自然無從知道眞相。中國入超趨勢，短期之內，難望挽回，縱令有兩萬萬元滙兌平市基金，恐怕半年之內，即要用完，以後再用什麽方法來維持標準匯價卻是一個大的疑問。

至於爲什麽將法定滙率定爲華幣一元合英幣十四便士半，宋子文氏對此有所解釋。他說：「此次所決定之滙價，實係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五年中對外匯價之平均。其時中國貨幣所受外力抬高之影響，尚未顯著也」。這種決定，當然很費了思考與研究。據說日本方面曾經表示，中國標準匯價，華幣不能低於日幣，仍然維持他在華匯兌傾銷的優勢，可見這種決定，很不容易。至於英國何以願意接受這種低的匯率，那就非我們所知道了。

五、結論

歸納上述的分析，政府這次改革幣制的空前措施，對於激刺中國工商業，增進對外貿易，因中國所處的畸形地位，不見能獲到預期的效果，但統一幣制，樹立合理的金融系統，集中資力於中央準備銀行，以供應正當工商企業之需要，對於中國經濟建設，將有極大貢獻，這是可斷言的。此次改革，中外學讚。倫敦「金融時報」『讚美中國政府決定在一切方面遵從西方最良之辦法，爲具有良好之判斷力。』『晨郵報』謂『此項決定，適符情勢之需要。』美國白銀派參議員湯瑪士認中國政府的辦法爲『漂亮的行動。』由此可知中國此次貨幣改革，一方面是迎合中國目前環境的需要，一方面也是順應世界管理貨幣的潮流。

讀者來函

芸生先生道席：

國聞週報十二卷三十七期載先生「到北方來」一文，大旨以政府有十六年之遷都南京，遂有二十年「九一八」之慘禍，首都不近邊防，則外患常生於統一之後，其言甚爲中的；至「頭腦擺在北平，耳目必較清醒，」一喻，尤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僕不敏，竊以爲建都爲國家根本大計，弱國軍實未充，羽毛未豐之時，雖有內外偪壓迫，暫將都城徙於偏陬以避威脅，如土耳其者，然祇可謂爲軍事上之一種策略，於國都建立之原則上，固毫無牴觸也。

我國之外禍，常從東北來，歷史昭示吾人，爲害最烈之獫狁，獯鬻，東胡，契丹，女眞，蒙古等族，皆在吾東北方也；反之漢文帝使陸賈說降南粵王趙佗，武帝通西南夷，馬援征服交趾，諸葛亮征平南蠻，唐太宗平突厥，明成祖伐安南，則西南諸邦者，多爲吾所柔服，而彼亦無若何野心於我也！蓋嘗論之，西南鄰於我邦者，與我或有障礙山嶺之隔，或有大海滄溟之限，既不適吾氣候，六難利有我土地，故金幣緡帛之賜賚，實爲已足，而無用過慮也！東北鄰於我邦者，地勢平坦，多可恃大陸政策以謀我，地形北高南下，勢如建瓴，馳驅甚易，一也；氣候北寒南煥，行軍由寒地入煥區易，二也；東北偶有高山，而無障礙，其餘則大陸也，得寸則其寸；得尺即其尺，可保有吾土地，三也，故秦築長城備胡，其謀甚愚，而極有理；漢有防秋之策，惜多取羈縻不絕之旨，石晉最愚弱無恥，服事契丹，不惜割燕雲十六州北面稱臣；失盧龍一道，而召開運之禍；宋眞宗時，遼師益南侵，帝駐蹕韋城，羣臣咸以遷都金陵暫避其鋒爲請，獨寇準以爲不可，對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今敵騎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遂北上至澶州，士氣大振，卒與遼定和局而還；宋之南渡也，黃河以北盡棄之，雖金陵猶不敢據爲帝京。陳亮於孝宗朝上疏請移都建業，且謂宜更作行宮於武昌，以示有恢復中原不敢寧居之心。惜孝宗謙讓未遑，雖嘉其言而絕不能用其謀也！及宋之將亡也，呂將軍擁有荊襄千里之地，數十萬之衆，一旦盡投拜於元人，故元兵浩蕩南下，如入無人之境，宋於是幷臨安而不可保。文文山等勤王，窮蹙偏強於臨海崖山之間，終無濟矣！明英宗正統十四年，瓦剌入寇。帝被執北狩，朝臣亦有議遷都以避其鋒者，獨于謙不以爲然，立景宗以爲民望，絕敵挾英宗以自重之心。繕甲治兵，以與之抗，故乜先無所得，上皇自還，綜察史乘所紀；其主當有敵國外患而不怯懦者，常是自存，反之多覆滅，其都城在北，近邊防者常優，其都城南遷遠邊防者常絀，何言之諦審如是乎？曰：「中國之敵，惟在北方」故。

滿淸起於長白，入關而都北京，於東三省爲發祥地，目奉天爲盛京，陵寢咸在，未嘗忽視也！其行都爲熱河，又在北京之北，故歷祀緜延至二百數十載，非偶然也！民國興自武昌，武昌，中國之中部也，四方瞻矚，號召可聳動視聽，故革命易告成功；臨時政府在南京，實以袁世凱包藏禍心，將難建設樞府之故，固未視南京爲長久之都城也！十五年政府復在武漢，人才頗盛，蓋荊襄之地，楚以之虎視齊晉，又與秦爭帝，光武用南陽復興漢祚，諸葛亮於此起佐先主，東吳全盛時之人才，皆產於此，蓋荊襄南楚多偉略忠義之士，在昔已然，于今未替，大可資借之也。爲今之計，國都雖一時不能復返北平，用先生之言，亦不宜久居金陵，使文墨傾巧者坐食國粟而不分國變，僕寡學樸昧，竊以爲武漢形勢既達於海，亦爲南疆屏翰，四通八達，進可戰，退可守，宜爲行都；仍設西安爲陪都，以示我民族時時有往北之決心；則整齊步驟，是拯偏安之局，雖偶有危難之時會，亦不難共策羣力以赴之矣！質諸先生，以爲何如也？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瞻望大局，無淚可揮，聊復云云，不知所裁，惟賜惠教。即請

撰安僕葛豫夫鞠躬敬上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

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

孫道昇

現代中國哲學界的情形，實在複雜萬分。有的人在努力介紹西洋哲學，有的人在竭力提倡中國哲學；有的人來作別人的哲學之鑽研，有的人在作自己的哲學之創造；有的人要會通古今，有的人要調和中外；有的人主張這種新主義，有的人宣揚那種新學說；眞可說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樣複雜的情形，若不予以詳密的分析，他所含的各種派別，若不予以詳密的區辨，則我們對於中國現代哲學，很難說能有深刻的認識。爲滿足此種要求起見我才不自量力的來作這篇文章。現代中國哲學，可說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洋的。所以西洋現代有某派哲學，中國現代也有某派哲學，我們把中國這樣一系的哲學，叫做純宗西洋哲學。中國現代哲學，也有一些是採合中西兩面哲學而組織成功的，我們把這一系的哲學叫做兼綜中西哲學。兩系各有四派，總計起來，共有八派，如下表所示。

現代中國哲學
- (一)純宗西洋哲學
  - 一，實用主義
  - 二，新實在論
  - 三，新唯物論
  - 四，新唯心論
- (二)兼綜中西哲學
  - 五，唯生論
  - 六，新法相宗
  - 七，新陸王派
  - 八，新程朱派

茲分別考核此八派哲學於下，藉以明示現代中國哲學界之眞實情形。「不敢云備，思過半矣。」行文僅以各派分佈之情勢及其新貢献爲限，至於近二十年內，西洋哲學典籍之繙譯，中國古哲典籍之整理，則爲篇幅所限，恕不涉及。

一，實用主義：中國的實用主義是英美的實用主義之分枝。英美這派哲學，在民國七八年頃，由胡適之先生一手介紹到中國。所以這派哲學在中國應以胡適之先生爲唯一的代表。這派哲學，初入中國時以北大哲學系爲根據地，曾經風行一時，民國十二三年以前都是他的黃金時代。現在呢！他在北大哲學的地盤，業已爲新唯心論所侵佔：他在思想界之

勢力，業已爲新唯物論所代替；無論就那一方面，都可以看出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式微不振來。那也就是說，實用主義在目下中國哲學界之勢力，遠不及十年以前他在中國哲學界之勢力，據此，可見胡適之先生移植過來的這派哲學，在中國哲學界不惟沒有「結實」，而且沒有開花；不惟沒有開花，而且沒有生芽。若果在他這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的時候，再沒有人來灌溉一下，恐怕他在中國哲學界要有「絕種」的危險呷！我很希望有人來重整旗鼓，繼胡適之先生之後，再把這種主義，振刷一番。

二，新實在論：中國哲學界的新實在論也當然是英美的新實在論之分枝。這派哲學是由陳大齊，馮友蘭，張申府，鄧以蟄，傅佩青，金岳霖諸先生協力移植於中國的，繼起而加入此派中的健將，則有沈有鼎，王憲鈞，任華等等。目下清華大學哲學系是此派哲學的勢力範圍。就中張申府先生之羅素，鄧以蟄先生之美學，沈有鼎先生之邏輯，皆稱一時獨步，而首領則當推金岳霖先生擔任。金先生的頭腦簡直是西洋的，其分析法運用之嫻熟精到，恐怕羅素見了也得退避三舍。有人稱他爲中國的G. E. Moore，實非過譽。金先生的著作最多，大半都在哲學評論及清華學報上發表，如論事實，知覺現象，外在關係，思想律與自相矛盾，不相融的邏輯系統等等專篇論文，實在可以說都是篇篇美玉，字字精金。他最近又在清華印刷所印行了一部普通邏輯，該書全長二十餘萬言，除批評傳統的形式邏輯以外，又提出關於邏輯系統的種種問題而加以細密的討論。其思想之深刻，分析之細密，措辭之謹嚴，不但中國的哲學出版物中少有其匹，即求之西洋哲學的出版物中亦不多了。中國的實在論能得這樣一個富有思考力的哲學家出來領導，我們可預卜其「方興未艾」，「五世其昌」呷！

三，新唯物論：新唯物論亦稱辯證唯物論，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導之哲學也。這派哲學移植於中國，亦是近二十年來的事。當初主其事者，實爲一般共產黨的黨員，但近來亦有不是共產黨的黨員而從事於此派哲學的發揚者。這派哲學，一入中國，馬上就風靡全國，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實在不小，就連二十四分的老頑固受了他的薰染，馬上都會變爲老時髦。平心而論，西洋各派哲學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要以此派爲最大，別的是沒有一派能夠與他比臂的。這派哲學的勢力既是這樣大，我們絕對不應堅持門戶之見，說他不是哲學，把他排斥在哲學界以外，我們且得進一步去窺測他的內容，看看他到底蘊藏着一些什麼。這一派哲學的哲學家爲數最多；如陳獨秀，李大釗，李季，葉青，陳豹

蹊，李石岑，張申府，張季同，吳惠人等諸先生都是。這一派哲學的著作，爲數亦不少，有名的則當推李季的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陳豹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張季同的關於新唯物論及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吳惠人的馬克思的哲學，葉青的張東蓀哲學批判等。這許多新唯物論者又因仁智見異而分爲截然不同的兩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輸入於新唯物論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襲俄國日本講馬克思學說的態度的。前者可稱爲解析法的新唯物論，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論中，可謂最值得注意的，最有發展的。張申府，張季同，吳惠人等先生可爲代表。後者可名爲非解析法的新唯物論，大體上說，這一派講新唯物論的人，似乎多趨於武斷。陳豹隱，李季，及轉變後的李石岑等屬之。至於此派的代表人物，則不得不推葉青先生，葉青在他的張東蓀哲學批判及胡適批判二書中，確曾略爲表示了一點新的意見，可惜不甚偉大。但我們所欽佩他的却不在此，而在他的報告西洋哲學不是囫圇的生呑活剝，而在他的求系統，愛聯貫，敢批評的精神。只是這些精神表現的有些過火，使人感覺到他不脫感情用事的宣傳家之口吻耳。

四，新唯心論：新唯心論是與新唯物論正相反對的一派哲學。中國哲學界的新唯心論當然也是來自西洋。把西洋這派哲學移植到中國來，不用說也是近二十年中的事。張東蓀，林宰平，瞿菊農，張君勱，張眞如，徐旭生，黃子通，魏嗣鑾，賀麟，鄭昕，彭基相，王光祥，張抱橫，周輔成，南庶熙，及未轉變前的李石岑等諸先生，可以說都是此派的中心人物。

這派哲學，自移植到中國以後，確曾幹了一些偉大的事業，他敢明目張膽的抵抗新唯物論；他敢明目張膽的遏抑新實在論；他敢一往無前的反對以科學代替哲學，宣揚用哲學保障科學；他更敢鼓其銳氣征討實用主義，取其在北大哲學系之地位而代之。這是一段何等光榮的歷史啊!?賀麟先生最近在思辯上發表一文，題目叫做近代新唯心論淺釋，很能把中國哲學界這派哲學的眞正面目表示出來，欲知此派的內蘊者不可不一讀此文。

中國新唯心論的領袖，無異議的當推張東蓀先生。中國研究西洋哲學的人，不可謂不多；說到能由西洋哲學中引伸出來新的意見，建設新的哲學，恐怕只有張東蓀先生一人。關於此點，不惟贊成他者如此稱許，就連反對他者也如此讚揚。葉青在張東蓀哲學批判序中就說：

中國在五四時代才開始其古代哲學底否定，現在固沒有堅强的近代體系，然而巳在建設之中了。作這種企

圖的，首先要算張東蓀。他讀歐洲過去和現在的哲學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適那樣只讀一點美國書，失之淺薄。如果我們說梁啓超和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哲學的啓蒙運動者，那末張東蓀就是中國近代哲學底系統建立人。

反對他的人尚這樣稱許他，可見他對於哲學是實有新的貢獻了。他的著作很多，總在一百二十萬言以上。如新哲學論叢，人生觀ＡＢＣ，道德哲學，及認識論等，都是近二十年中國哲學出版物中第一流的著作，就中尤以認識論一書是他的精心傑作。著者個人認為張先生在這部傑作中有三點最大的貢獻：一是條理部分認識論，二是名理絕對獨立論，三是普汎架構主義。其詳這裏沒有敘述的必要。

五，唯生論：唯生論是國民黨的哲學，創此論者是黨國要人陳立夫。陳氏此論只是孫中山民生主義之引伸，他創造此論之目的，即在為民生主義找一形上學的根據，為三民主義建立一哲學的基礎。組成他這種理論，顯然有兩個要素。這兩個要素，一個是中國的，一個是西洋的；中國的如「唯生」之「生」等，西洋的如電子原子等。陳先生這種唯生論，很明顯的是以中國易傳的思想為骨骼，以西洋科學結論為材料；以中國中庸大學的思想為靈鬼，以西洋社會科學之形式為筋肉而組織成功的，還有他自己說的「所謂太極者，就是指元子已入於各種均衡狀態而有動靜之形象」云云可證。所以我說他這一種哲學是一種兼綜中西哲學。陳先生著的這本唯生論的確算是近年來中國哲學界的名著，因為他在這部書中確曾有些新的意見提出故。他所提出的新意見，便是他所主張的唯生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及道德觀等。陳先生在這部書中對於這些見解，頗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從有了這部書以後，國民黨才算真正有了哲學，三民主義才算真正有了形上學的根據。不過現代哲學以認識論為中堅，形上學須要經過認識論的洗禮而始能確立；陳先生的唯生論則未曾注意及此，他不能免於「戲論」之誚，其故恐怕就在於此吧。

六，新法相宗：新法相宗是對舊法相宗而言。他們的不同點，就在前者是中西思想的混合，後者是中印思想的混合。惟因新法相宗是中西思想混合以後之產物，所以我把他列入兼綜中西哲學一系中。這派哲學，在現代中國哲學的勢力最小，地位最低，而知道他的人亦最少。他的創造者是梁漱溟先生：繼承此種傾向而作深一步的研究者則有景幼南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梁著鈎玄決疑論，景著哲學新論，熊著新唯識論，三書皆甚有名。梁景熊三氏雖同是此派之鉅子，但其立說則各自不同；此實因他們所取於中西思想的各自不同之

所致也。關於此點，凡讀過三氏之書的類能熟知，用不着多述。梁氏中途轉變方向，提倡陸王哲學，於斯此派大師，就僅餘景熊二人。景氏造詣尙淺，難當首選；領袖羣倫，應推熊氏。熊氏的新唯識論，張東蓀曾許爲中國哲學界近年來一部奇書。著者個人則感覺到他的立說頗似柏克森，恆轉照比Duration 翕闢對勘張弛，可作佐證。其全書宗旨，則在「站在本體論底領域內，直探大乘空宗骨髓，而以方便立說」。一言以蔽，「諸行無常」，反覆引伸，「翕闢成變，刹那生滅」八字可以盡之。這便是熊氏對於哲學的新貢獻，詳述其內容，則非此短文所能及。

七，新陸王派：這一派哲學也是由梁漱溟先生一手所創造。（張君勱先生亦曾一度竭力提倡此派哲學。）梁先生由新法相宗轉變，即轉變成此派。此派哲學最風行於民國十年左右，梁氏在當時能夠與胡適之氏分庭抗禮，就全恃此。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即其新陸王哲學的精神之所託命者也。截止現在，西洋人尙以梁氏爲中國的唯一哲學家，其所以能取得這種地位，也只是因爲他所締造的這種哲學，而不是因爲他創造新法相宗與研究鄉村自治，可惜梁氏所創造的這種哲學，雖曾開花，却未結果，自從梁氏轉變方向去研究村治以後，這種新陸王派也就不得不及身而亡。

八，新程朱派：馮友蘭先生對於現代中國哲學界之最大貢獻，不是他所著足以劃時代的中國哲學史，而是他所創足以劃時代的新學派。他所創足以劃時代的新學派，就是所謂新程朱派。他爲建立這種新程朱派起見曾經提出一種新理學。他這種新理學，共由三種要素所組成：一是程朱的學說；二是新實在論的類型（或共相）；三是新唯物論的史觀。把這三種東西合一爐而冶之，就成功他的新哲學之體系。程朱學說是已經死去的東西了，馮先生的貢獻，就在把新實在論和新唯物論的生氣，貫入於程朱中學說，使之還魂，復活，再生。這種復活的程朱學說，便是新程朱派的學說，也即是馮先生個人的學說。馮先生曾著有許多文章，表示他這種思想，單篇則有世界思潮上發表的新對話及去年演講的新三統五德論與今年中國哲學年會中所宣讀的歷史演變之形式與實際等；專書則有新理學（尙未出版）一書。在這些著作中，馮先生提貢了一種宇宙的類型，提貢了一種人生的類型，提貢了一種歷史的類型，更提貢了一種認識的類型。他並用此宇宙的類型去說明宇宙，歷史的類型去說明歷史，人生的類型去說明人生，認識的類型去說明知識，見解既甚新頴，論證也甚嚴密。這樣的哲學體系，才是馮先生對於近代中國哲學界的眞貢獻。

現代中國哲學界中，除上述八大派以外，尙有三種傾向不可不附帶一說。一是企圖用自然科學的結論來解放中國哲學，從事於此種運動的有胡石靑先生和吳稚暉先生，胡著我們如何認識宇宙，吳著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均有精彩；一是企圖用中國美學之見地來解放中國哲學，從事於此種運動的則有李望溪先生，他所擬作的禮樂一元論，多有獨到；一是企圖用實證主義的精神來解放中國哲學，從事於此種運動的則有張蔭麟先生，他在大公報世界思潮與馮友蘭先生辯論的幾篇文章中，業已略露端倪。這三種傾向的前途，皆甚光明，不難蔚爲大國。

近來常看見一些哲學家，接二連三的做文章大喊着爲中國哲學找尋出路。如果中國哲學能有出路，則我以爲馮友蘭先生所創造的新程朱派，便是最好的一條出路。何以故？因爲這種新程朱派的新理學共有三個優點故。他不全是中國死灰之復燃，他也不全是西洋貨物之舶來，他尤其不違反現今時代之精神。新程朱派旣有這三個優點，所以著者個人以爲他就是現代中國哲學一條最好的出路。

文山之重陽詩

魯珍

古今文人所作的咏重陽詩，當以文文山在燕都獄中作的三絕，（載文山吟嘯集）最爲獨特。文山以家國破碎之餘生，値佳節而襟多思，所以吐露出來，特別悲壯動人！詩如次：

一，飄零萬里若爲家，一夜西風吹鬢華！祇有新詩題甲子，更無故舊對黃花。

二，江南秋色滿梧桐，回首靑山萬事空，怕看鏡中新白髮，長將破帽裹西風！

三，風捲車塵弄曉寒，天涯流落寸心丹，去年醉與茱萸別，不把今年作健看！

維尼齊洛斯評傳

祝　麟

吾慷慨以悲歌兮　耿憂國之磈磊
吾惟餘頹爲希人羞兮　吾惟有淚爲希臘灑
徒愧赧曾何益兮　嗟雪涕之計拙
獨不念我先人兮　爲自由而流血

——節拜倫詠希臘詩（胡適譯）

醞釀已久的希臘復辟，最近在貢第里斯的鐵腕下展開，一個希臘的王國又將在愛琴海畔出現了。這是本年三月希臘偉大政治家維尼齊洛斯在克里地海島所主演的共和主義防衛戰役失敗後必有的結果。不久以前被歐洲認爲新福音的自由主義，已在許多國家被法西斯及其他形式的獨裁主義戰敗，新歐洲地圖上很少留有自由主義的乾淨土，維尼齊洛斯的最近失敗，使專制主義在巴爾幹南端的古雅典復活成爲可能。維氏是寂寞的希臘中古近代史上最有聲有色的政治家，他個人的政治生涯是近代希臘上最光榮的一頁，他與中歐的捷克共和國國父馬沙里克 Masaryk 及長眠丹哈保古城的德國英雄興登堡並稱爲現代歐洲三大公平正直的偉人。他亦許從此絕跡歐洲政治舞臺，我們不信他再會親手復燃共和主義的餘燼，他的個人生活史的最後是一個悲劇的結局，然而他的一生是成功的。近數十年的希臘史大部分是他個人的傳記，在建造世界大戰前後的歐洲史中，他也是一員要角。

擁護共和的維尼齊洛斯

初年的政治活動

伊呂齊里奧斯，維尼齊洛斯 Venizelos, Eleutherios於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希臘半島南端的克利地海島，Crete 這地是紀元前一千五百年時古代愛琴文化的老家，是上古歐亞文化的橋梁，人民俱有機會接近地中海那個蔚藍色的波濤，加以天氣異常清朗而寒暑又極適度，遂使明悟的青年

的維尼齊洛斯能夠從容去發洩他的神智。他從小就沈醉於自由共和的思想，他常聆法蘭西共和戰爭的回憶，愛讀希臘羅馬史頁中共和政府的歌詠，他二十三歲時畢業於雅典大學後，回到本鄉充任律師。不久即成為政治家。一八八九年叛變中他被迫離島，這是他叛變生涯，亡命生涯的開始，他天賦有革命性，我們亦許可以說維尼齊洛斯的一生就是革命，叛變及亡命的繼續。他於時局平靜後，重返克利地，成為克利地議會Cretan Assembly的議員。一八九七年克利地的叛變，他亦是卓越有名的領袖之一。那時克利地的統治者是希臘的喬治王子Prince George，喬治的專制主義與維尼齊洛斯的共和主義格格不入，促成一九〇四年二人的最後破裂，維氏自喬治離克利地後，始嶄然大露頭角，成為克利地政府的領袖，或為在野黨的首領，直接或間接影響島上的政治，他家庭本從希臘半島遷來，他雖是生在克利地，但他愛洛灣曲折的希臘祖居，他愛富有詩意的雅典古城，此種愛慕的情緒，和他的特殊才幹，使克利地與希臘的聯合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最後實現。

那時希臘政治的腐敗，宮廷的奢侈，引起了一九〇九年「軍事聯合」Military League的不流血的革命。維尼齊洛斯此時已聲譽雀起，被邀入希京，他這樣的踏進雅典政治舞臺，他雖然懷憧着一個自由民主的希臘共和國，但知道時機尚未成熟，於是他決定與希王喬治合作，對於君主政體，暫時賦予以容忍，但召集一個國民會議，修改憲法則刻不容緩。他在選舉中得到雅典議會中的議席，不久即被選任為內閣總理，到一九一二年春天他同時成為議會中絕對多數黨的領袖，不幸性情易與的喬治王於翌年三月十八日被刺於塞羅尼加Salonika，由其子康士坦丁Constantine繼位。維尼齊洛斯原是性情倔強，喜歡大權獨攬的人物；康士坦丁，又是一個胸襟褊狹，剛愎庶政，失其大體的專制君主，自不滿維尼齊洛斯的專橫自弄，二人間的衝突途不可免，一如德皇威廉第二與俾士麥的故事。

歐戰中的維尼齊洛斯

歐戰時代是維尼齊洛斯數十年政治生活中對於祖國最有貢獻的一頁。一九一四年七月塞拉傑夫Sarajeva的火花燒紅歐洲大陸後，希臘的處境，極為艱難，希王康士坦丁原是德皇威廉第二的妹婿，所以很傾向同盟國方面；但是維尼齊洛斯却表同情於協約國，他本來是英法派，況且維氏曾與塞爾維亞在一九一三年訂有互衛之約，保加利亞既已參戰，攻擊塞爾維亞，希臘的出軍助塞是條約的義務。康士坦丁和維尼

齊洛斯的主張南轅北轍，兩個人便發生了正面衝突。康士坦丁不願維氏在議會中多數的擁護，突然免他首相的職責，既而為解決希塞條約的原故，又復了他的職，這時德奧保聯軍長驅入塞，英法看見塞爾維亞危如累卵，促希臘立即參戰，挽回近東的危局。維尼齊洛斯也要實現大希臘主義，俯允英法之請，他在一有歷史意味及騷擾中的國會會議中宣稱：「此次戰爭之危險困大，然吾等無論如何，務須履行條約為是。」他既宣布了政策，立刻召集全部軍隊，凡三十五萬人，準備作戰，同時英法聯軍第一隊亦在希臘的薩洛尼加登陸。維尼齊洛斯此舉原未徵得康士坦丁的同意，康士但丁既嫉英法聯軍的犯境；又怕開罪德奧，於是再罷維尼齊洛斯首相的職位，康士坦丁既而公然宣稱，「據方今局勢，希臘無履行條約的必要。」希王解散袒護維尼齊洛斯的國會，新召集的國會沒有維氏的黨徒，時英法聯軍又在薩洛尼加失利，所以康士坦丁的地位，大為增強。

維尼齊洛斯認為希臘的復興，大戰正是一個千載難遇的機會，放棄未免可惜。於是他的叛變故態故萌，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維氏與他的黨徒航行到他的故鄉克里地島，組織臨時政府，他在那裏發表宣言，否認雅典的康士坦丁政府，籲請全國真正的愛國者聚集在臨時政府的旗下，為前途的大希臘效力，於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對保加利亞宣戰。雅典政府在維尼齊洛斯及英法聯軍的雙重壓迫下，便隨之顛覆，康士坦丁被迫狼狽出國，做了瑞士寓公，太子亞歷山大繼位。維尼齊洛斯重返雅典，出掌國政，希臘的參戰遂成水到渠成之勢。

維尼齊洛斯在這時期的前後，中了戰爭的狂熱，他與土耳其戰；他與保加利亞戰；一九一六年他又把希臘拖入戰爭狂流中，他在聖里摩 San Remo，塞佛爾斯 Sevres，儂衣里Neuilly 諸條約中，將西色雷斯 Thrace，馬其頓與伊壁魯斯Epirus的大部分置於希臘的版圖下，使得希臘滿足了他的領土慾。維氏同時刷新內政，改進經濟狀況，振興工商，獎掖灌溉，使中世紀狀態的雅典及其他重要區域成為近代的氣象。他領導下的希臘參與世界大戰的一役是光榮的，他成為協商國聯軍最高會議中的領袖人物之一，英法意諸代表全很欽佩他的人格。

一九二〇年八月維尼齊洛斯突然遇刺，三月後他在選舉中又遭遇慘敗，這原因是為他對土耳其戰爭的失利；國內軍法的繼續施行和他的下僚的橫行；所以維氏的聲望日墜，不幸在選舉的前夕，少年的亞歷山大王忽然逝世，引起人民對於廢帝康士坦丁的舊情。以前復辟問題本懸為禁例，現在卻

成爲政治競爭的公開論題。維尼齊洛斯在康士坦丁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重回雅典及二年後的第二次退位期中，不參與實際的政治。一九二二年時曾一度代表希臘出席洛桑會議，一九二四年中一極短期間中曾任首相，後遂遠颺出國，直到一九二八年重回雅典前他放棄了政治生涯；優遊歲月，休養身性，大部分時間在法國旅行，這是維尼齊斯生活中最恬靜的一頁。

巴爾幹聯邦的幻夢

本傳的主人公在一九二八年登場時，已由一個五十年來酷愛戰爭的人一變而成一和平妥洽的人物。六年的國外生活改變了他的頭腦。一九二八年他從國外倦遊歸來，準備重入政界，加濺脫浪台爾 Kaptrandair 辭了自由黨中維尼齊洛斯一派的領袖後，由維氏繼之，七月他改組政府，自爲總理，八月間選舉大獲勝利，是年秋他銜外交使命歷聘羅馬，巴黎，倫敦諸城，與意大利，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簽訂各種友好仲裁條約，一九三〇年他並躬臨他生平最所嫉恨的土耳其，與凱末爾總統握手言歡。維尼齊洛斯努力於希臘的和平與中立，當地中海海權問題爭端起時，法國要求希臘的援助，這位老辣的外交家拒絕說：『十年前的希臘是法國的聯盟，她們曾携手作戰，但我們感謝上蒼，今日戰爭已經過去，我們不欲捲入新的戰爭漩渦中，我們願意生息在和平的氣氛中，因此我們不願有新的聯盟，但是我們有朋友，我們與法國爲友，一如與意大利，德意志，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爲友，就是與土耳其亦有同樣的友誼』。

我們一提到巴爾幹三字，即有火藥氣味的感覺，一部巴爾幹及小亞細亞歷史裝滿戰爭，騷擾的記載。近代的有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巴爾幹戰爭，一九一四年的七月在巴爾幹的一隅，造成空前的大戰，從前的維尼齊洛斯尤其是巴爾幹的禍星，兩次的巴爾幹戰爭及歐洲大戰正是他創造大希臘的工具。現在他成爲擁護巴爾幹和平最力的人，這也許是由於希臘已滿足了領土慾的原故，維氏明知希臘統一巴爾幹既爲不可能，但平靜的半島又爲希臘的安全所必需。他現在爲希臘找尋一個新使命——實現巴爾幹的聯邦，以終止不幸的糾紛。

維尼齊洛斯和平的憧憬，促成一九三〇年十月巴爾幹會議的舉行。這會議揭幕於雅典達爾非的古代戲院。古希臘的著名的「阿姆菲克顛與尼克會議」Amphictyonic Council 常舉行於此。會議廳上揚着橄欖樹枝，舉起一面新旗，——巴爾幹聯邦的新旗。到會的有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土耳其，

羅馬尼亞，亞爾巴尼亞及希臘的代表，情況的和諧與熱烈，為其他會議所僅見。維尼齊洛斯的巴爾幹聯邦原是不可實現的夢想。他有他科學的根據，在軍事上及地理上，巴爾幹聯邦的計畫，很是合理。軍事專家認為以麥爾瑪拉區域Marmora及巴爾幹半島的富源為基礎的海陸空組織，將為世界上最有力的防禦。海峽區域Straits是天然的偉大海軍根據地，可以控制達達納爾Dardanelles及博斯普洛斯 Bosporus二海峽，是歐亞交通的孔道，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海路，這區域的軍事上價值早為各時代偉大軍事家所欣賞，古時波斯王達連斯 Darurs，撒薩斯 Xeaxes，以及西密斯陶克里斯Themistocles，腓力布 Philip和亞歷山大諸人全重視這個區域，有人說羅馬的凱撒大將所以被刺，就是因為他要從羅馬遷都到這裏所致。

在地理上，巴爾幹諸國連土耳其在內，單獨地都沒有良好的交通和天然的強固防禦，倘使整個的看起來，這區域是鞏固的險要。巴爾幹的分裂只是地圖上的，在事實上，這二島組成不可分裂的歐亞渡橋。至於巴爾幹種族的雜居正是牠的優點，英國監姆薩氏 Sir William Ramsay 說過：『土耳其人是善戰的軍人；希臘人是能幹的商人，若能聯合，較各自為謀的國家更為快樂。』維尼齊洛斯在巴爾幹會議中演說：『在統一的巴爾幹聯邦中，小民族問題不是一個弱點，倘是一個優點，種族就是這樣的混雜，那麼其解決，惟有聯合一法。』

這次巴爾幹會議的結果，訂了一個巴爾幹公約；認戰爭為非法的行為；各國間如有糾紛須訴諸和平方法；若有非巴爾幹國家來侵時，各在戰爭中相互扶持。維尼齊洛斯這樣的替未來的巴爾幹聯邦播了種，雖然一時尚不能實現。每一歐洲戰爭差不多俱導源於巴爾幹，我們對於一巴爾幹政治家的為和平而辯護，自值得驚異注目。須知這位老政治家創導武力主義有五十年之久，他現在成為歐洲西南隅的火藥庫中的第一個和平主義的先知了！

克里地島叛變的一幕

希臘於一九二四年的改建共和政體，自然是維尼齊洛斯的個人勝利：然而保皇黨人的躍躍欲動，已非一日，共和政府始終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維尼齊洛斯率領下的自由黨，以維持共和為其職志，平民黨Popular Party 的黨魁查理達理斯P. Tsaldaris及貢第里斯將軍Condylis 卻是保皇黨的健將。一九三一年十月查理達里斯繼維氏為首相，翌年維氏又代查氏握政權。但經是年三月的柏拉斯帶拉斯Plastiras 的『

苦迭達」及沃斯尼斯 Othores 的臨時政府後，查理達理斯東山再起，平民黨在議會中壓倒自由黨，我們的老政治家又不得不退隱。在查氏執政的二年中，保皇黨人益見活躍，竟公開要求改變政體，迎回僑居英倫的廢帝喬治二世。查氏雖然尚謂希臘共和政體無人加以威脅，但陸軍部長貢第里斯將軍的傾向帝制，使時局益形緊迫，共和的命運危在旦夕，手創共和的維尼齊洛斯於三月初旬再蹶起於他的故鄉克里地海島，張了防衛共和的大幟。他出席克里地民衆大會：指責政府的不忠於國家；要求內閣辭職以謝國人；最後籲請人民爲寶貴的共和制度而效力，維尼齊洛斯這樣的開始他最後一次(？)的叛變。


希臘新獨裁者
貢第里斯

希臘近年來農村的蕭條，工商業的破產，使許多人民不滿於現政府，革命原是打破現狀的捷徑，至於革命的目的，倒不在他們的考慮中。維尼齊洛斯在事變前陰與一部分艦隊及陸軍結納，附和者既衆，一時革命聲勢頗盛，克里地及東馬其頓遍樹叛幟，雅典宛如一座死城，政府軍隊疲於奔命。但革命軍究竟實力不足，克里地島在政府海陸空軍聯合猛攻之下，要塞迭陷，革命政府顛覆，維尼齊洛斯與他的黨徒出亡到意大利，曇花一現的叛變，便這樣的閉幕。評論這次事變的有嚴責維尼齊洛斯以七十一歲的高齡，假託護衛共和之名，爲欲滿足其政治慾，竟躬冒大不韙，使國家陷於內戰的分裂。是他生活史中不可磨滅的汚點。我們亦承認維氏的政治慾是特別旺盛；他是富於反叛性及革命性，是爲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政治家。然而不能不承認他的眼光是正確的，觀察是精密的，他過去的反叛政府，至少將國家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作同等的考慮，這次克里地的叛變在他共和主義的立場，亦是以國家的利益爲前提，今日希臘於維氏失敗後，復辟成急轉直下，水到渠成之勢的事實告訴我們維氏的觀點是不錯的，若然承認君主政體是開歷史的倒車的話。


行將復辟的
喬治二世

現在在國外度流浪生活的維尼齊洛斯已被政府缺席判死刑，他的一生亦許從此就完了。他是反叛的，革命的野心政治家。他的行止沒有像英倫政治家的端莊嚴肅，常常爲越軌行動；但他具有英倫政治家所沒有的創造的及活潑的精神。他的成見太深，他的胸襟過窄，他的手段太辣，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偉大的希臘人，近代的希臘是他所手造的，他是意大利的加富爾，普魯士的俾士麥，一個熱烈的愛國者，一個盡瘁的公僕。

黃山歸來

王余杞

一 抓住機會

夏天在青島，因芸生兄好意特許我爲他寫的「青島游記」第一個讀者，儘先把印好而未及裝訂的單頁，老遠地郵寄給我。這好意我沒辜負：第二天便單獨爬上了勞山。眞的，除了投到自然的懷裏，不能使我這麼地起勁！我也說得上喜歡讀書，一天不讀書便忽忽如有所失，但有機會逛山，立刻可以把書拋下，雖然也常常因爲一段書沒看完而不惜躭誤了動身的時刻。機會得到，登上程途，從此之後完全另外換來一種生活，不負任何一點責任，身輕如葉，幾乎要飛也可以高飛起來。

誠如郁達夫先生在他的「送王余杞去黃山」上所說：「遊高山大水，是要有闊大的胸襟，深遠的理想，飽吸的準備，再現的才能，才稱合格；此外還須有徐霞客似的一雙鐵脚，孫行者似的一身本領。……」一點不錯，這些都是我自己應該具備的。自問並非「要人」，不能前呼後擁地在高山大水間也擺出一個場面；偷得幾天餘暇，借此換一口空氣，雖說是一樣的游山玩水，而此游此玩，只想小小休息一下，以期增加日後工作的效能。遊山固然似乎是有閑者的專利，可得看怎麼樣利用它。

因爲在青島住了個相當時期，不僅勞山，便是距離稍遠的泰山，也還在海浴傷足不良於行的時候去跑了一趟。再往遠處想，黃山就成了我這時唯一的目標；「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還有比這更能引誘人的語句麼？

「想到黃山去看看，」對着每個人，不禁都這麼表白出；是誇耀，是得意，兩不分明。

「啊，黃山！啊太好了！」

「那里是怎樣的情形呢？」看光景，每個人和黃山都非常熟悉，這一問是當然的。

然而——

「我還不曾去過呢！」

二 乘興而行

踏上火車，身心都感到輕快；榮辱得失，暫時和我離開。將身子平臥在舖位上，車身輕微地震蕩，眞像置身搖籃中，感受種說不出來的舒適。悠悠地自入了夢境。

白天裏，更期待着無限的長途遄過，在一定的時間，有許多熟識的地方又將經臨；睜開眼，濟南就快到了。濟南，那十天前我還在那里逗留一夜的地方，於我是如何的親切！看見她止是我高興的事呢。

望着高不可攀的南天門；想念着萬古長春坊裏的古柏；天色就漸漸昏黑了。火車仍自奔馳着。忽又長叫一聲，一聲穿過了如水的夜間空氣裏。像遭逢着什麼阻碍，輪下忽然嘩啦嘩啦地響了起來，車子立刻緩慢了。什麼原故？四下盡是大水！叫人誤會這是在海中，明月的光輝，照徹無邊的波瀾，波瀾上映着月光閃耀着一條銀鍊。此外，一顆樹，一所可以想象得出的高房，都只剩下一些枝葉尖頂！偌大的地面平時應該聚居着多少人，然而人呢，全被這無限的洪流吞噬了。

我此時是端坐在安適的車廂裏，車廂以外，便是另一境界，無數的生命陷入災難，那便是我們聽熟的天災。天災與人禍相連，不應怨天，只該尤人，人才是災的造成者。人們被愚弄了幾千年，他們理會得這種道理麼？

我愀然。一直到徐州，還躭心着這滿街燈火的市區有一天也不幸被狂流捲去。趁停車的工夫，去市街上走了一趟，眞還像在做夢，新開張的商店還在播放着留聲機呢。

第二天清早到了南京。和同行的金生分手，約在上海北站相見，我又踏上了京滬車。

過鎭江，我望着金山寺塔；過常州，我望着天甯寺塔；過蘇州，我望着虎邱塔，過崑山，我望着華藏寺塔。——屈指舊遊，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秋色已遍江南，「古道西風瘦馬」，「板橋流水人家」，正是此時的寫照。我方來自「秋高馬肥」的北國，對着眼前風物，更感到種淸遠而難言的欣喜。

到了上海。霓虹光照得人眼暈，遠看彷彿紅了半邊天，而商店裏無人過問，這是上海，銀行錢莊紛紛倒閉，而高樓大厦，已完工的拚命裝修，未完工的拚命加高，這是上海！馬路擁擠着人潮，瘋狂般衝撞，而肉麻得叫人麻痺的歌曲到處廣播流傳着，這也是上海！這的確是上海！

兩天兩夜之後我卻不守在上海的馬路旁邊，天津呢，離得太遠了，想起來恰如一夢啊！

二 「王先生」及其家屬

胃雨訪葉淺予，不過，一會，他來電話，約我去看他們拍「王先生到農村去」。

和導演兼主演的湯傑握握手，只見他轉過身去指揮着，那邊，水銀燈下佈着一間厨房的內景。小灶裏跳着火苗，，「王太太」和「王小姐」一同蹲在灶前端起竹管子只顧吹。忽然，「王小姐」抬起頭來，生氣般地，「媽，你瞧，吹了我一臉！」便匆匆走出去了。「王太太」的眼光跟着她。

——這鏡頭到此為止。

因為是聲片，攝影場不但不許見光，還不許做聲；只屏聲靜氣地看着他們排演，看着他們攝照，一個鏡頭，足化費了一點多鐘。我和淺予蹲在一幅巨大的景幕前面，兩腿也感到疲軟，而誰知道將來在公演時，在觀眾眼中不過一瞬就過去了呢。

轉過另外一間，另外一個佈景在準備着。——茅蓬之外一口水井，一顆枯樹，枯樹被藤蘿盤繞着。淺予告訴我，這便是「王先生」到農村去的農村。

「小陳呢？」我記得沒看見「小陳」。

「嚇，」淺予笑了，「他闊哪。他沒到農村去。——喂，農村裏還漲了大水呷。」

所謂大水，被塗畫在剛才我們蹄靠着的那巨幅幕布上。

戲拍完了，我同淺予出來，走到上海最闊氣的電影院大光明。

片名「詩人遊地獄」(Dante's Inferno)，一部根據但丁的神曲而編製的影片。看它設備的奇妙，拍攝的精巧，想着自己，眞一點不是謙虛，誠如王小姐風的黃耐霜女士對我所說的「献醜得很」；然而這是無碍於自己的努力的：充實內容，我們無須拚命化錢以眩於人！

四　文藝青年

陳芳來看我，同他夫人一道。他比去年瘦得多了，臉色也顯得又黃又白；他夫人我還是初次見面，她的形象更不如他，完全像一個病得失魂落魄的人。坐在一旁，不言亦不笑。陳芳告訴我：他們的男孩子死了，昨天才接到的信。

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陳芳沒有固定的職業，每月生活全靠賣稿維持，每月稿費的收入呢，約計大洋二十元。這在一個人還嫌不夠，那還能夠供家養口？他有母親，他有女人，她有兩個孩子，而他却沒有一點產業和另外的收入。在早前，他還可以送他母親寄食在他已出嫁的姊姊家內，他的夫人則帶着兩個孩子回到她娘家。今年，他故鄉鬧水災，他的岳家和他的姊姊家都變成了災民，弄得無

家可歸，自顧不暇，各自又只得將母親，女人，孩子給他送到上海來。——男孩子太小，委實不好帶上路，又才留下來。然而在上海那樣的地方，一個素無職業的人，平添上三口人，如何能夠維持生活？他們於是陷入了饑餓中！

而現在他們的一個孩子又死去了！而現在他們正無米爲炊！

他向我借錢。

我在旅途上，沒法子滿足他；可是我又不能拒絕他。一個青年作者，一個埋頭苦幹的藝術學徒，而他現在一家四口在餓着肚子。我能夠不幫助他！

到薰風出版社去領取「創作」所欠我的稿費，却又沒找着人。

掏出一點放到他手內，天快黑了，晚飯也該預備起來；只要明天找着李輝英他們，辦法就好想了的。他也如此想，約好明天再來。

當晚上他又來了。爲了某種突然發生的事故，他不好回去了，幸而錢已經交了過去。他就留宿在我處。同時，他還帶來一件可以使他稍稍放心的消息：他的一篇稿子已排入文學季刊，文章不算短，稿費大概有幾十塊錢，這麼樣，下個月的生活勉强可以維持了，他歎出一口氣，放了一點心。

可是這才剛過月半呢，遠水難救，眼前的難關又怎樣度過呢？

就只有希望明天！

明天，依然沒找着薰風出版社的人。我慚愧，我無力多幫助他一點，除了可以夠他坐車回去的車錢。

我恨上海，我要走了！——到車站上去會齊從南京跑來的佘生，一同便到杭州去。

五　郁達夫先生

到杭州，第一去看訪郁達夫先生

我對於郁先生，完全跟學生對於老師一樣，說起來又話長了；一九二七年，我寫了幾篇小說發表在一個私人團體出版的小刊物上，這小刊物被他看見了一期，便在他當時所主編的「現代文藝」上寫了一封公開信，他希望看我其餘各篇，叫把以前幾期都寄去。郁先生是我在中學時候就熟知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我們青年人所最崇拜的，讀到他那封信，叫我怎麽不高興鼓舞？從此我們便通起信來了。其後，把那發表的各篇收成一集，名「惜分飛」，印行的書局還請郁先生寫了一篇序文，這更使我感激。一九二九年夏天，我去上海，即去看他。他那種爽快的性情，那樣待人的和易，只使我

願意親近他，而且更增加了對他的欽敬。我對於文學有興趣，但我沒正式學過文學，這就是說沒一個老師，現在我却有了老師了，我的老師便是郁達夫先生。

郁先生近年住家在杭州，鄰近省立圖書館，居住着一樓一底的舊式房。我去，他不在家，出來不遠却看見他和他夫人王映霞先生正在街邊走着。我又隨着他們折回去。在樓下的客堂裏直談到夜間十點鐘。

我們談到華北的局面，許多朋友的情形，和我們別來一年的光景，以至於他最小一個孩子的夭折。……我就必勾起那位做母親的傷心，便把話頭轉到「文壇」上，這里，達夫先生更堅持着他的「文學無用論」。記得我曾經一度閃起過脫離學校，獻身文藝的夢想，極力阻止我的便是他。他說肚子餓了還要飯吃的，而賣稿又不能維持生活；「我告訴你的該是不錯吧，」他又提起舊事來。映霞先生也敘述出他們在上海時的情景，不但有人來借錢，並且有人來吃飯，沒有一頓飯是只有他們自己一家人吃了的。

人們都奇怪他的消沉，甚至於責備到他游山玩水，這種偏見，委實沒有了解我們的郁先生。他是一個作家，他的作品代表了新文學的一個時期，他是對於新文學運動有最大功績的一人，然而他實際上得到的報酬是什麼？至今他還不能不靠寫作維持生活！他可以變節，他可以做官，他可以發財，然而他都不幹。寫文章，忌諱多；也不便輕於動筆。他仍時時在寫作，他更沒忘記長篇巨製地寫作，他已經有了計劃，不久的將來就將和世人見面了，他何嘗消沉？在他寫來送我的文中（見「送王余杞去黃山」刊東南日報）：「余杞年紀方青，寫大作品的興致還很熱烈，而又值這秋高氣爽的年時，得了兩星期的例假，青春結伴，自然正好出去漫游；我希望你回來之後，能有三十六峰似的勁筆，將俯視長江，橫游雲海，摘星斗，涉虬松，過閻王壁，進文殊洞的種種經歷，都溶化入你的正在計劃寫的長篇小說中。我在斗室裏，翻着前人的遊記，指點着浙江安徽的地圖，將一天一天，一步一步，想像你的進境，預祝你的成功。」這是在勉勵我，可也就是他在寫他自己的心懷；他為什麼游山玩水呢？這正可以作為他自我的解答了。

寄語人們：我們的郁達夫先生並沒消沉！

六　遲桂未花

早上，由郁先生領導，同他的夫人，約齊董秋芳兄，從九溪十八澗，越南高峯山下，經翁家山而返西湖。

這一帶都是山路，看得見的只是隴畝桑麻，聽得見的只

是溪鷲鳥語；風景並不特殊，而一種清新的氣息叫人留戀。環境是那麼寂靜，置身此地眞可以物我皆忘：數一數天空的雲彩，關心到野花的凋謝；沉心凈慮，滿可以消磨長日的光陰。那一山一水，却具有不可思議的誘人的魅力的。

郁先生有意在西湖蓋幾間小房，他便和秋芳討論到地點，他們任意地選擇着；又計算着經費，大約至少須化上三千多元。幾乎有點近於幻想，如何居住，如何生活，一切都在幻想裏開展下去。然而結果：

「與世隔絕，久了還是住不下去的！」幻想終於給擊碎了。

他近期的傑作「遲桂花」，便是以翁家山爲背境，我們經過時，隱約還聞到點殘餘的香氣。我聯想到那位「蓮」……「遲桂花」裏的女主人公，我眞想向作者尋根究底，然而尋根究底對於一個作者是多麼不敬呢？

由水樂洞下來，我說起我偶然作了一幅聯對，聯對是——

「春水綠波，送君南浦；

秋風明月，還我西湖。」

下聯是切此時的情景，上聯則在無可奈何之中拉上兩句成語。話頭便轉聯語上。郁先生一連說出幾個，都巧妙得叫人叫絕；他以「富而好施」對「爲善最樂」，以「五嶽朝天」對「三潭印月」；秋芳剛插入：「明天你們是在富陽江邊了啊，」而他馬上接過去：「明天你們是在山陰道上了啊！」「富陽江邊」對「山陰道上」，他眞來的快呢。原來他的太太人後天過生，他明天將搭船回富陽去；而秋芳又約我明天同他一塊去看看紹興山陰的蘭亭。事情湊巧，他運用得更巧；這是天才，不是妄想得到的。

杏花村飯罷，已是晚上九點鐘。

七　山陰道上

淸早起來，隨秋芳到紹興去。

長途汽車站在城裏，城裏還有山——那便是有名的龍山。我們應該坐船。船沿護城行。船長而狹，只可以並坐兩人。一個「搖船哥」坐在船尾上，兩手划一槳，兩脚亦划一槳，脚的運用且不下於手的熟練，最使我感到新鮮。

船過偏門吊橋，開展一片水上人家，似乎沒有街道，交通的工具全靠小船或木盆。——一條繩子穿過木盆，繫在兩岸，人坐在木盆裏，伸手拉繩，盆便前進，這麼就可以過去了。我向秋芳：「光景威尼市也不過如此吧」。

船在河中行，靜靜的，靜到只聽得槳聲，「款乃一聲山水綠」，眞的，兩岸都是碧綠的田疇。白雲在天空飛，天空

下便是綠野，無盡的綠野，濃抹着一層秋色。

十五里到婁宮，在那里換騎小驢。到蘭亭還有八里呢，而這八里程途便是山陰道上了。

蘭亭，只剩下荒蕪！

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在江南，何處沒有，何必蘭亭？王羲之眞不愧是一個文藝政治家，招納嘍囉，建立門戶，原來他也會；因此還留下個蘭亭。竟使我老遠地跑來一趟，我才寃枉呢。

在婁宮一家只有蛋炒飯的小館吃飯。既到紹興便不能不喝酒，也許是心理作用吧，酒味特別覺得醇厚，嘴裏彷彿總留有餘味似的。就這點說才算不虛此行。

入山村

搭上杭徽公共汽車，滿車的人都說着一句不懂的徽州話。我是外省人，聽不懂是應該，金生呢，竟也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徽州人！

寶叔塔影從車窗外掠過，將別的西湖又使人感到深切的留戀：湖濱燈影，湖上槳聲，腌嫩的白菱，是多麼富於詩的情趣啊，誰眞願意匆匆別去？

車越昱嶺關，漸入山層，不必指點關上草木，各自分向，便從這山巒重疊中，已可分別出到了另一個省界。我們在鄣坑店下車，因為金生要回他的老家去。

坐轎子翻兩個高山，在第二次爬上山頂時，便望見羣山環繞，成一鍋形，鍋底一小塊平地，聚居着人家。——那正是我們所要去地方。此外盡都是山，山，山；叫我這個從山國裏出來的人看了也皺眉。

下山四五里，才走到我們所要去的那個山村。村裏是聚族而外，百餘人家沒有一個外姓。金生這一家却只有一個叔祖母，那位慈祥的老太太是守了五十多年望門寡的人。她的一切希望完全寄託在金生身上，她要替他完婚，她要叫他入祠祭祖；而這位青年，看見老太太却要行握手禮。

當地的房屋建築都有樓，却沒有寬闊的天井，也不開窗戶，人在裏面，很難得到陽光，而建築的工程原是講究的。初時不免奇怪，仔細一想，也就釋然：地方盡是山，那有許多平地任人擺佈，所以不得不縮小天井，不得不建築樓房，所以即是大街也狹小得只容兩人過身。至於不開窗戶，大概許是風水關係了。

村裏蜿蜒着一條溪水，給這山村添了不少生氣；粉白高墻，倒影水中，點綴上幾個洗衣人，也能構成一幅美麗的畫圖。

和這同一樣令人神往的則是春天採茶的季節。此地一切需要都靠外來供給，只產茶，採茶便是婦女們的一種天定的職業。採茶女子的情歌，不少被文人們記述去了，因而我也不禁聯想起來。

九　蝴蝶麵與胡開文

自從杭徽路通車，連僻處鄭坑店的石龍洞也被人作爲名勝地發現了。前有黃山，後有西湖，這小小一個石洞有什麼値得稱道的呢？只看了一眼即到車站，買票到黃山。車子中途誤點，等我們到徽州，去黃山的車已經開了，馬上改變主意：到屯溪去。

從一條黑暗而曲折的小街，摸到一家新開而最好的旅館，名字也叫什麼飯店，但一打開房門就只看見虫子飛。虫子的勢力比人的勢力大，一會工夫，我們便被虫子趕了出來。趕出來到街上閒逛，並且想嚐一嚐徽州的拿手好菜：蝴蝶麵。蝴蝶麵的滋味不差，就是油重一點；一切菜和湯，上面都浮着一層厚厚的油。當地人需要這個，一如四川人的需要辣椒，我們只好哀求飯館的夥計招呼輕一點，輕一點，仍是厚厚地浮着一層。

在街上走一圈，所見的並沒引起我的驚異。驚異終於不免：屯溪是皖南重鎮，而與蕪湖安慶蚌埠又同爲安徽的四大都會，爲什麼市面一點不帶都會氣？

這問題第二天就得到解答。走到一條中山大街，正合了所謂都會的條件，大商店連接着，而每家商店所供給的，我看看，都是洋貨啊！

上午，又回徽州。到徽州，我記起胡開文。進了城，穿過法院，走到唯一的大街。這似乎更不能和屯溪比，一面胡開文的布招就把街面遮過了。我們被戴銅框眼鏡的老掌櫃招待着。他歎息着搬出了所有的貨色；過譽地將我們稱做「識家」，他又歎息。我低頭看看襟上的自來水筆，反而不好意思起來；爲了經濟，便利和適用，我辜負這位老掌櫃的好意。

除了胡開文，此地另外還有一種大宗出產便是茶。然而茶，那是近於奢侈品一類的，在這年頭兒已經變做了可有可無的東西了。屯溪徽州兩地的境況，不因公路通車而得恢復那昔日的繁榮，正爲了這。問題是整個的，單就一兩個地方着眼，圖謀挽救，也是徒然。

（未完）

「幽僻的陳莊」

——偶聞著，北平文心書業社出版，價七角。四〇三頁。

李影心

一

不久之前，文壇上常流行着一種「農村問題」的小說。這類小說，在起初只是由一二位卓絕的作家，以自身的經驗來展示一些農村之真實的生活，內容極新鮮且清醒的；但後來，「應時」的作家把握了這樣的題材，由於自身根本未曾觀察並體驗過的原故，對那農村的生活，不得不以自己的臆想作根據。結果，這類小說失去了活躍的生命力，而只成爲一種故事的敘述；當然，所謂藝術的效果，是完全喪失了的。在現今，我們則見到其沒落的趨勢。

事實上，這沒落只是屬於流行的農村小說那一方面。真實的描寫農村的小說，仍自有其燦爛的前途，而且藉着生動的表現，那前途將會達於更昌大的地步。原因就是，在真純的農村小說中，我們能夠見到一切都市生活所夢想不到的事項，那事項對我們雖是陌生，却佔有支配農村生活過程之主要的地位。當作爲實生活的表露時，農村的描寫是會被看重，而且認爲這是最真切的，這無非因爲農村生活在中國是極爲「本色」的原故。

我們認爲，和都市生活同樣，農村生活亦同是創作對象之豐富的寶藏。農村生活是多方面的，而這多方面的姿態沒有一件不是值得攝取的題材。在一位作家，若想寫農村，則必需有一個和農民接近的機會。對各方的繁複相，更得有清晰的分析。爲了藝術的忠實與真實，他不能不這樣的預備。之後，才能充分的盡了他的力。這即是一位作家之所以尊貴處。

最近，我們讀到了偶聞先生的「幽僻的陳莊」，而深深的感到作者精力的可佩；至少說，以這樣厚的一冊書，（這只是第一部）其所觸及的事項又是那樣的豐富和廣汎，在國內創作界中，是極罕見的。在原書中，我們可以得知作者對農村的認識是怎樣的深刻；但這認識的深刻並不能有助於表現，却是大可惋惜的事了。在作者，其對藝術的努力與忠誠，只能贏得一種極不相稱的失敗，應該是怎樣懊喪的事。但

我們，為了同樣的目的，而不得不宣判「這事實，不知能否邀得作者的原諒，這是我們應當預為聲明的。

二

「幽僻的陳莊」是一部十五萬字左右的長篇，在這裏，作者所展示的題材對我們乃是新鮮的。主要的，這書的結構是刻畫一些所謂流氓土棍之類的思想，行為，生活與意識；當作陪襯，有地主劣紳對於農民的剝削，農民生活的艱苦一類的事項。故事的進展並不太複雜，但事項的穿插卻極多而且緊密。

全書主人公田成祥，是一位具有極度衝動性與濃重土棍氣息的中年人，承襲了死去父親的田產，每日卻遊手好閑一面和「同志」楊三鐵子在一起流蕩，一面又和本村年輕的婦女們纏磨。為了對小白寡婦的覬覦，他不惜以醋意向他的情敵家放火，而他情敵陳老仲則是入過法政學堂，極端狡猾老練，追逐年青女人「老沒夠」的傢伙，在本村各地頗有相當勢力的。陳家並沒有確實查出放火的人，於是一切和平時同樣的把日子打發。之後，由於雨下得過多，以致淹了整個的秋苗；對於成祥，這是無關緊要的，他只等待着能夠有接近那寡婦的機會。這機會並不是太艱難的。當小白寡婦和陳老仲因麥子而發生糾葛時，他代替了老仲的位置，對寡婦獻着殷勤且聲稱願以個人的力量來幫一個寡婦的忙。

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小白寡婦並未曾拒絕了他這樣來幫忙的行為。於是成祥起始為她收割莊稼，耕種田地，甚至將自己的麥子糶出，為了替寡婦還清她丈夫生前欠老仲的債。他曾責打過自己的妻，且將她趕回娘家去過一次。在廟會上，他卻向他情婦顯威風；當從廟會歸來的晚間，第一次，他從那女人身上得到滿足。

這階段，老仲對成祥的嫉妒是可以想像的。他想報復，他借了警官馬得標的刀。但這刀並未曾發生實際的效果，反而惹起了對方的反感。成祥在縣裏告了陳老仲，卻沒告動；他上了天津。被炫惑於「現代都市的繁華和奢侈」，他想向上爬。作為梯子，表兄那專作上河下河的買賣，跑熟了，一定可以攀結上闊人，那時，他發了財，他得向陳老仲炫耀。但目前，為了還債，他又不得不使孳生頂名向老仲借頂青的高利貸。故事使在老仲三弟暗中笑罵成祥的聲浪中，暫時的告一段落。

在描繪這一中間過程時，作者確是展示了農村生活之一新的面影，一種純新的境界。這一從未發現過的境界，被當作主題而抒寫着的流氓土棍的生活，在農村中，原是極平易

且普遍的；但作者的揭示，只是支離的，毫不見到那整個的範疇。所以雖是新，但却不能作到完美，對於作者，這亦是一種不可原諒的失敗。

一般的講，土棍和惡劣的紳士即如陳老仲一類人同樣，對農民是一種危害。而且成爲一種類型，土棍大都是逢迎那些劣紳的；少數例外是有的，就如成祥對老仲之憤恨是。這却非說成祥是完全同情於農民。在某種關係上，成祥已經把二翠騙到了手，而又無緣無故的拋棄了她；由於小白寡婦死去了男人另外又沒有親人的照應，他對她起了野心，而且漸進的得到了手。他的獻媚和挑逗，實際的講，和端寡婦門一流人同樣，在農民眼中看來亦不是會被讚許的事體。這兩者在程度上無稍差異，而在兩性觀念還未曾被解放的農村，前者是更不能得到諒解的。

除去寫土棍的性格外，作者所展開給我們的土棍的生活是籠罩在桃色的氛圍中。作爲這書的主要結構，即是成祥和小白寡婦間戀愛的關係及中間波動的各樣姿態。這乃是土棍生活的整體。事實指明，這樣的戀愛完全是屬於舊的一面。關係人男方是主動，而對象的被動的成分是可憐到一種太微末的地步，使人担心的是，這樣的關係，又在如此太多阻礙的環境，他們中間是不是會維持得比較長久呢？我們認爲，這樣的担心不是太多餘的。

雖然是這樣偶然的結合，一方是調戲婦人的能手，另一方則是守身如玉的節婦，作者却極適當的表現出這兩人的愛，一點不過火，這是這部書的主要的好處。但第十七章寫第一次交接，手法雖係輕巧，臨末極峯却缺乏一種力。至於作者對舊的環境所加於戀愛是怎樣的一種壓力，及舊的人物對戀愛是一種怎樣的看法，並未曾清晰的指示出，則更是屬於忽略的。

三

這書並不只是表現了土棍的生活與行動，另外，更連結的刻劃了其相關的社會(農村)及人物(農民)。當作故事中心的陳莊，和其他農村同樣，有紳士及地主，典型的農民與農婦，流氓，土棍；及其他不可缺少的陪襯。陳莊乃是一個封建意味十足的農村。我們知道，生存在封建社會環境下的人們，當然有着愚蠢的迷信心理，特別是接近土地氣息的農民，其固有的執拗性自然是異常强烈的。至於女人，被壓榨於舊禮教和宗法社會的習俗下，除去絕對服從外，更沒有再好的生活方式。這在陳莊，並沒有例外。屬於前者，我們可以尋出李長庚，在後者，當作爲代表的，是成祥妻。

在作者對李長庚所加的概念的指明中，我們就能夠看出頑固和迷信兩種心理交織下，典型農民的顯影。長庚是一個十分謹慎的農民，由於對祖傳的遺戀，他不肯遂即拋去那家傳的古物——已經把版面磨得很薄的矮板凳。更是為了一種頑固的迷信，他覺得自己一生的命運完全寄託於髮辮。正由於這種執拗和頑固完全是封建意識的，當勸表弟成祥時，他寫着：『百行孝為先，孝者能遵行先人之遺志也』（頁二二一）從這裏，我們對長庚的思想不難求得一個適當的剖解的。不過作者並未曾把這樣的描寫充分的發展，而只以極少的機會（在全書中，長庚的出現只有第二，十三，二十二章三處，而着重的描寫只是在十三章的前六頁）。來作一種非重要的刻劃，當作為對於一種頑固迷信的農民的表現看，當然是不夠的。

其次，女人在農村之舊的環境下，只是一種絕對服從的動物。事實上，女人所過的生活是非人的，她被支配在男性之整個的權威下。成祥妻即是動人的例。『她是個舊禮教觀念極深的女人』，和其他女人一樣的，把自己的命運完全『寄託在丈夫和子女的身上』，（頁四十二）但命運似乎故意和她捉弄，她有一個蠻不講理的丈夫，不時的向她施行毒打。丈夫在外面迷戀了別的女人，她沒有法子制止，她只怨自己的命。我們知道，這樣「聽天由命」的思想，並不是單純的由於她丈夫對她的虐待而致起，這思想是含有遺傳的，一種自古至今傳統的支配「人類的定命色彩，同樣亦支配了男人；不過在表現上，由於女人是男人奴隸的原故，這樣思想在女人表露得更深切吧了。

更是，屬於獨有的，和男人之專有執拗性同樣，女人是被命定於舊禮教和宗法社會的風氣中。一般人認為，男人的死是由於女人的妨害，所以對新寡的女人，蔑視較之一切對待的行為是更適切的。女人改嫁是一種羞恥，特別是在護道的人們看來，於是弱女子便不得不走着那一條被安置好的路，以守寡為自身的本分，而把大部份的生命浪費在「殉道」式的過活裏。作為這種事實的表明，在這書中，我們見到作者對小白寡婦的描寫。小白寡婦為了報答丈夫生前的恩愛，她想自己頂起門戶，撫養兒子成人。但是她遇見目前最困難的關頭，她沒有法子避免別人野心的挑撥。這樣，對寡婦的威脅，正足以說明當時社會對於孤苦女人所行的虐待。像這樣完全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在某些時期是極普遍的。而當作這階段過程之表現時，則是顯示着其積極與必要的意義。

四

在這書中，作者對題材處理得極不得法。有些過備的部份，並未曾給與補充；而在整個故事外，一些不必需事項的加添是嫌太浪費的。這書作者只顧把田成祥寫成略帶英雄氣概的人，對其社會環境怎樣促使他成為土棍子流，及當成為土棍後，社會從他受得的又是怎樣的影響，並未曾作一有力的表白。又另外，一些瑣屑事項的插入，非特不能對全書發展有所幫忙，反而是一種損害。第八章（一二四——一四四）所寫無名屍的發見及胡四媳婦鬧鬼祟一節，是一個單獨的敘述，和整個情節並無任何關聯。第十九章劉二嘎古對其妹婆家發威一段，發威得亦殊不合理；像這樣單純事件的插入，只是全書通一性的損害。我們以為，若是沒有這樣單純的插入，事項的進行似乎覺得更完整和緊湊些。

還有，作者對人物的刻劃，乃是沿用了舊的手法，以致使我們對人物之描寫很難滿意。像被目為出衆俊美的小白寡婦，作者對其面容的刻描，（見原書頁二二）即是這樣手法之極好例證。直提的說，這已然陷入於技術描寫陳腐的窠臼中。作者文筆迥不能較之一般章回小說作者所寫的女人更出色。至於對楊三鏟子流氓氣派的描繪，（見頁二七）更顯見是和寫小白寡婦面容的手法如出一轍的。實際的講，這樣手法既無可取的長處，更特別對作者創作之前途是一種戕害。希望作者能注意到這一點。

五

我們將大胆的宣稱：在表現上，作者大體上是失敗了的。原因就在，這書中缺乏一種整個的感人的力。誰都知道，一件藝術作品之主要的成就，伴着偉大的題材，一種有力之感應的表現是必需的。而這個則正是在「幽僻的陳莊」中所缺少。作者似乎特別着重在故事的敘述，因而對表現之濃淡的程度整個的忽略。我們只能看到故事的自然的波折，而未曾見着那被支配於作者筆下所發生的變易；於是這書乃成為一部廣汎的敘述的書，而談及藝術，則並不能有着較高的成果。雖是全書中有幾處較好的描寫，特別是寫雪景那一章；但這細微的節目亦殊不能抵消那整個技術失敗的缺欠的。

煞尾，我們願再提出一些事實，供作者的參證。這書是用普通口語寫的，在老舍先生的創作外，我們能更見到傳聞先生的嘗試，該是如何快慰的事！但傳聞先生對用字還欠精

棘，有幾處辭句似乎筆誤的地方，願在這裏提及一下。如文中「案」字疑是「按」字之誤，常有「遂使」一辭或是「隨便」之誤。頁三三六『你怎末猶悄出來了呢？』「猶悄」二字不知何指，而頁三六八之『不相信不會辦到那般胡突事般的，』「胡突」或係「胡塗」的筆誤？其他類似語句很多，盼能於再版時仔細更正一下。

現在，當作綜合的看法，我們且試指明『幽僻的陳莊』之作爲農村事項表露時的藝術價值。

『幽僻的陳莊』所寫是一種新的事實，且係用新的語法寫的。在事項之表露的意義上，這書刻劃了土棍人物之生活與思想及其與社會的關聯；雖在人物及其體系的描寫不太完備，我們認爲還是不可多得的，若是有着優美的表現的話。但這書雖是用了新的技術，却沿襲舊的手法；而給與這書以最大的損害，即如前所說，是缺乏一種表現的力，和處理事項和人物的不得法。

一般的講，一件藝術作品之眞實的價值，在於以眞實的事件而表現在優美的形式中。內質的充實是必要的，但不能因而忽略了技術的優美。這兩者乃是互爲因果的。好的藝術是兩者兼備的，由於這種理由，我們認爲，『幽僻的陳莊』之藝術完整的價值，是整個的被那表現的缺欠所抹殺。

這失敗是無可挽救的。但我們不信作者會自此擱筆，而且『幽僻的陳莊』一書現今是第一部；我們殷切的盼望作者第二部書的出版，會循着第一部的事項發展下去；而且，當作一種進步的徵示，作者能努力表現得有力一些。我們相信，像作者這種從實生活中攝取的題材，放在優美的形式中，一定是極動人的刻描！我們希望能證實這句話。

北海黃昏

盧壽枬

晚風
伴着歌聲，
從湖上，
闖進含着的林木，
粗野又深沉。
林樹送回一支
啞噪的曲子，
一頭紅胸脯的啄木鳥，
抱着古樹的愁懷，
閃過那邊去了。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起
至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全國屬望之國民黨最高機構之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已於十二日開幕，本週共舉行預備會議二次，關於黨國大計，尚未及討論。西南中委及代表之踴躍出席，黨內團結精神，充分表現，民國十八年以來所未有之盛況也。大會開會情形，另有專篇記載。中日局勢，本週又見緊張，日本軍方對於華北新形勢，正在積極進行中。上海忽發生日水兵被擊及日商店被暴徒拋擲磚瓦事件，日方向外部提嚴重抗議。幣制改革實行後，大致推行無阻，內地所發生困難情形，財部正在計議補救中。津漢兩地設立準備分會，亦在組織，津漢兩區委員業已發表。日本對中國幣制改革，仍繼續反對，但與新制推行，無甚阻碍。

本週國外大事：國聯對義制裁，因未至施行日期，尚無新發展，義大利曾向各國提出抗議文件，英方主張聯合答復。英義談判，仍無具體結果。東非戰事，義軍在北部已佔領軍事要鎮之瑪加爾，但南部阿諾拉之戰，亞軍勝利，此戰於全局轉移，極有影響也。英國總選舉已經開始，英政府以歐洲問題為此次競選目標，為向所未有，外交上殊可注意也。

國內

中日局勢轉緊

本週中日局勢，日方對北方局勢另有新醞釀之說。上海日水兵被擊案，正嚴緝兇手中，事態尚不至嚴重，茲分述如次，

河北問題

自中央派熊斌來平晤宋哲元商震，傳達中央安定河北現局辦法後，仍無若何發展，惟日方有使冀察魯三省成半獨立之勢，天津日軍司令官多田駿於十二日赴濟訪晤韓復榘，日軍將校團十餘人於十三日乘飛機飛濟，多田駿此行甚引起中外人士之注意，又日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奉該國軍部命令來華北視察，十日抵津，十三日赴平將往張家口視察，平津當局均有一番應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往來平津間與我當局接談，亦甚惹人注意，至於日方在平津捕人問題，外部曾於九日向日使提出抗議，聞日方已同意不直接捕人，廿九軍政訓處長宣介希自經日方拘去後，經蕭振瀛與日方接洽結果，宣介希已釋放，

日水兵案

九日夜九時半日水兵中山秀雄於落差後回營之際，行至寶樂安路，距日兵營門十餘丈處，被人從後開槍，彈中頭部倒地，日方得報，立派陸戰隊二百餘人，全部武裝馳到，捕房亦派警到，先由日救護車將被害者送往日海軍醫院，一面即在出事地點戒備，搜捕兇手，秀雄當夜即死，北四川路北段及滬東地區，形勢頓然緊張，終宵搜查，無所獲，迄十日晚戒備仍嚴，陸戰隊布崗甚密，當時因行人較多，目擊行兇者僅日商高岡鞋店華工胡祥和一人，據供時彼赴店領取工資，剛至店門，忽聞槍聲一響，回首瞥見一黑衣人，向租界狂奔，入該路之豐樂里逃去，同時發現另一黑衣人，倒臥路上，本人即奔入店中，以所見告知店主，偕往觀看，證明臥者係日水兵，逃走之人所着短黑衣與臥倒者相似，而貌在忽遽中未能辨明，日陸戰隊部認水兵被擊謂將要公安局及捕房，詳細調查云云，查寶樂安路為滬北越界地區，多數日僑居留附近一帶，馬路警備仍屬公共租界工部局，路旁里弄則為公安局警權所及，但因跨越馬路，常生問題，華警實際上難以行使職務，九日夜出事後，安田參謀於十日晨一時訪余鴻鈞，要求緝兇，同時捕房亦派員至日軍警商

量，十日晨吳鐵城派王長吞訪荒木司令慰問，同時公安局亦派督察長汪大燦，偕北站分局長梁扶初訪荒木致慰問意，安田午後亦訪梁，並至市公安處請協助緝兇，

日總領事石射十一日午訪吳鐵城請協助緝兇，又上海南京路日磁器商比野洋行於十一日晚七時被暴徒十餘名向該店投擲磚石瓦片等，滬日總領訪滬市府秘書長俞鴻鈞，認此事係有排日團體活動，要求取締，俞答租界發生事件，不能負責云云，

日本外務省方面認上述兩事，係中日外交問題，據東京十三日電通社電云，外務省方面，初雖將狙擊水兵及襲擊日商店事件，作為地方問題，但至昨日則決定改為中日兩國政府外交上問題，而向駐南京日總領事須磨，拍發如左之訓電，（一）日政府深以此次在滬發生該兩事件為憾，故或將促民國政府宣明其眞相，且作某種要求亦未可知，（二）中國近復發生一般的排日情勢，殊屬憾事，關於此點或將要求嚴加取締，並依其結果如何，而採取有效的實力行為，亦未可知，上海十三日電，日大使館發言人對路透社訪員稱，「在上海市黨部未撤消前，不能認為此間華方反日行動即告終止，吾人正拭目以俟華方當局之行動」，據上電觀察，日方意向，可以概見矣，

新幣制令推行順利

自上週新幣制令發表後，全國各地一致奉行，外國方面惟日本有異議，茲將本週中各方情形，誌其概要如次，

府院通令實行

國府准中常會秘書處函送六中全會決議追認實施新貨幣政策案，八日通令直轄各機關，並飭行政院轉令各省市各軍警機關，一體布告遵行，

設立準備分會

財部為統一發行，鞏固法幣信用，曾在滬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現復在天津，漢口，廣州三埠設立分會，俾能就近辦理法幣之發行收換事宜，並保管分存之法幣準備金，除廣州分會委員人選，尚在物色外，津漢兩名單已正式發表，分會章程即可公佈，至分會管轄範圍，當以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所轄省市為準則，津漢兩分會委員名單如次，津主席委員周作民，委員吳達詮，王叔魯，卞白眉，李達，鍾鍔，武向晨，王毅靈，卞俶成，王紹賢，王孟鍾，冷家驥，卞燕侯，紀華，王曉岩，鄒泉蓀，姚澤生，許漢卿，陳海成，漢主席委員席德柄，委員黃文植，浦心雅，趙祖武，南夔，舒志觀，徐繼莊，周蒼柏，余公遂，梁俊華，

財部指示辦法

自新貨幣政策施行後，各地請求財部指示應付辦法，文電甚多，約可分兩點，（一）向未流通法幣之邊遠各省，究應如何辦理，（二）本位幣換輔幣之兌價跌落，以及物價之騰漲，究應如何安定，財部對此均已詳加批復，（一）向未流通法幣邊遠省分，暫准維持現狀，一面已設法運送法幣前往應用，（二）兌價與物價之安定，除由當地政府會同人民團體組織評定物價委員會，作物價適當之評定外，並由軍警通飭各機關，嚴防取締搗亂金融之投機奸徒，又財部為期人民調換法幣便利計，已正式函交部，轉飭全國各郵匯局，為代換法幣機關，至籌設不動產抵押放款銀行事，須俟立法院將特種銀行法制定公佈後，即可着手組織，修正不動產抵押法令問題，財部正飭將民法物編中之抵押權章關係條文，及其他關係解釋判例，詳加研究，以便擬具草案，呈轉立法院審議修正，將來修正要點在求手續簡單，俾能保障人民利益，而謀地產貿易之活潑，至紙幣統一發行後，外商銀行在華發行紙幣問題，財部在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中，即有人提議應予取締，當由財部抄同原提案，咨請外部交涉，務使各國在華銀行一律遵守我國法令，取消發行權，現各外銀行所發紙幣，均已自動緊縮，且流通市面者甚少，當無足為患，惟仍當繼續交涉，以期澈底取消，而奠統一幣政之堅固基礎云，

香港禁銀出口

香港定例局九日午開特別會，由輔政司提出港府禁銀出口及改易幣制必要，一致通過，散會後，即通告，（一）禁運銀元毫幣銀磚出口，（二）由庫務司收存銀幣於一家或多過一家銀行以為保證，（三）庫務司授權銀行發行一元紙幣以為法幣，（四）發行古巴鎳幣替代一毫及五仙銀幣，港各行股票價飛漲，成交亦多，

日本仍有異議

自新幣制令公佈後，李滋羅斯及孔祥熙曾往訪日使有吉說明，同時駐日英使克萊武亦向日外次重光說明英方並無借款之事，我國駐日代辦丁紹伋

於八日赴日本外務省訪次官重光，謂中國幣制改革事，中國當局獨自的見解，其目的純在安定通貨，並無如外傳之對英借款關係，日軍部於九日發表非正式宣言，謂華北與日本及「滿洲國」具有密切關係，強制施行白銀國有之結果，定將引起社會與政治之紛擾，按日本既爲東亞之安定勢力，對此自不能忽視，又日本對於欲使中國受外國資本支配之企圖，亦不能贊同，日本軍事當局恐中國採取白銀國有之舉，或將失敗，其結果惟有鼓勵白銀之藏匿與偷運，中國財政制度比較的優點，在於地方化，而財政新改革之目的則在於集中化，軍方以爲南京如有任何錯誤之舉動，全中國即將陷於混沌之情勢，而無從挽救，該宣言並提及現時英方一千萬鎊之借欵事，謂此僅爲中英間談判之五千萬鎊以上之借欵之一部，此債以關餘及鐵道收入爲抵押，其用途則須受英國財政顧問及中英聯合委員會之監督云，日外相廣田亦於九日致電日使有吉，令向中國回答，不能合作，其訓令內容大致如下，(一)若依據中國改革案之規定，而尤照一先令二便士半之比率交付白銀，則將較諸時價之一先令十一便士，約受百分之四十損失而被不當的侵害其利益，故日本在華銀行團，不得不持反對態度，政府方面亦然，(二)白銀國有若屬於形式的，自當別論，設係將腹地及其他全國各地現銀集中中央，則證諸從來經過情形，設被濫用，其徒足危及中國經濟基礎也明甚，故日方不得不反對現銀之中央集中，

朱徐南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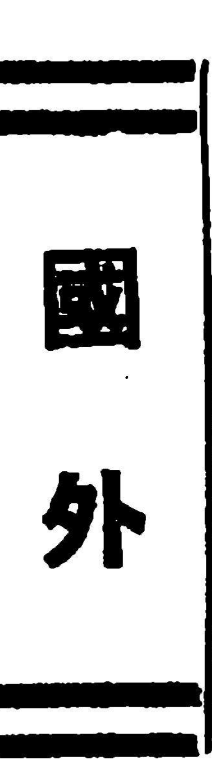
川中匪勢，據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八日對中央社記者談話，據稱川中赤匪自徐向前股竄入松潘，理番，懋功等地，朱毛復竄往與徐合股後，八九月間經委員長督飭中央軍及川中各軍加緊圍剿，本將該匪困於丹巴以東，懋功以北，理番以西，松潘以南之地區內，周圍各路地方並經修築碉堡線及防禦工事，嚴防該匪竄出，但匪處之地區內，自九月以後，即已氷山雪地，氣候嚴寒，同時其中居民十之七八皆係遊牧爲生之番民，不事耕種，僅有少數玉蜀黍出產，食糧奇缺，該匪欲刦掠番民及喇嘛寺廟之牛羊，以爲補充，而番民及喇嘛等與匪殊死抗戰，該匪至此飢寒交迫，企圖他竄，毛澤東因與朱徐水火，獨領彭德懷率匪衆五六千人，沿川青甘邊境竄向隴東，經國軍沿途兜剿，潰散不少，僅剩二三千人，竄達陝北與劉子丹合股，此股力量本極有限，近西北剿匪總部成立，不難於最短期間加以殲滅，至朱徐兩股之匪部主力，仍悉數困處上述之原地，最近乃挾其全力企圖南竄西朋一帶就食，突攻丹巴，懋功，寶興等地，各該地之駐軍，因交通奇艱，被服米糧子彈等項接濟不足，作戰困難，竟先後撤退，現委員長除已將各該地負責軍事長官分別懲處，申明賞罰外，本日內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已親馳赴邛峽指揮各軍痛剿，並將所部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等三軍部隊加入前綫，在川空軍皆全部飛往轟炸，連日正與匪戰於天全蘆山一帶，匪我傷亡均重，戰情極爲激烈云云。

至於陝北剿匪情勢，據中央社西安九日電云，井岳秀師已將靖邊縣之寧條梁鎭收復，匪北竄之路已被截斷，剩匪大部仍在安定一帶，我何柱國部已進至佈防。

內蒙西公旗糾紛解決

西公旗糾紛，政府原擬派大員前往徹查，因行政院定有解決辦法，故未實現，據綏遠十二日電稱，西公旗糾紛，行政院定解決辦法三項，令綏蒙兩方遵照，(一)由中央明令停石王札薩克職務八個月，在停職期間，札薩克職務由該旗記名協理薩克都爾札布代理，(二)蒙政會開入西公旗軍隊，即日悉數撤回百靈廟，(三)大喇嘛依喜克登爾根生命財產，由西公旗署予以保障，醞釀數月之嚴重糾紛，至今始告平息云。

行政院已於十三日下令，烏盟西公旗石王停職八個月，職務由薩克都爾札布代理云。



義國抵抗制裁

本週歐陸局勢，國聯各會員國對義，已決定實行制裁，義國已通牒實

施制裁各國，認爲單獨對義出此，殊欠公允，義政府並下令統制輸入品，以圖抵抗，東非戰事，義軍北路，佔勝利，已佔據瑪加爾，南路受挫折，英義間談判，仍無發展，歐局前途，殊形黯淡也，茲彙誌各情如左，

義國抗議制裁

國聯會員國同意於第一第二兩項制裁即對義禁輸軍火及財政制裁者，已有五十一國，調整委員會中除奧大利·匈牙利·亞爾巴尼亞·秘魯·與聖多明哥外，已全部接受，至第三四兩項制裁，即抵制對義輸入輸出，同意者已有四十九國，未作同意之表示者，除上述各國外，另有尼加拉瓜與維尼瑞拉，對於第五項制裁即關於互助辦法者，總數已達四十六國，

英國對義之金融及放款制裁，定十一月十八日實施，義政府以牒文分致實施對義制裁各國，並未致國聯，日內瓦方面傳義將有退出國聯之形勢，英政府主張參加對義制裁之國聯全體會員國，應共同簽名答復義國，抗議書全文於十二日公佈，錄如左，

抗議書首先指出義大利在本年十月七日致國聯牒書中及義大利駐國聯代表之迭次聲明中對於國聯處理義亞爭端之結論，早已表示異議，且一再駁斥國聯加與義國以違反國聯盟約第十二條之罪名，抗議書繼稱，至於今日因上述結論之故，已有多數會員國以盟約第十六條爲依據，而準備對義實行強硬措施，因此義政府不得不再度抗議，反對此類危害義國措施之嚴酷與不當，義政府之反對要點如下，第一，義大利備忘錄中，陳述之一切事實，未蒙加以正當之檢討，第二。國聯盟約中適用於現在情勢之規定，未予採用，至此該抗議書對於決定制裁辦法之調整委員會職權問題，提出抗議，復對各國取消對亞國輸出軍火禁令，而轉此此項禁令加諸義國一層，極表反對，力稱此種舉動，非但無以言加速戰爭之結束，且適足增加困難，延長戰爭，抑有進者，自上次國聯大會閉幕以來，一切形勢之發展，尤其廣衆之亞比西尼亞人，自動請求義國保護之事實，完全可以證實義國動機之純正與抗議之合理也，義政府在其佔領之區域內，已將奴隸制度廢止，一萬六千奴隸喁喁嚮望亞國政府而不可得之寶貴自由，業經義國給予彼等，所有解放之民衆，均認義大利爲一有權且能以保護彼等之大國，而此種保護固爲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承認爲文明世界應負之使命也，加以考慮，始爲公允，抗議書繼又論及各種對義財政制裁辦法，謂此類辦法實爲國際間之創舉，且其通過之情境，在義政府與國民感覺中，均屬措置失當，將始國際貿易以嚴重打擊，在此時際，義政府有保護其生存之權利與必要，殆無人敢於疑問，因此義政府若出以經濟財政性質之報復方策，亦爲其分內之事，且對於義大利輸出貿易之全盤抵制，此已不僅爲經濟措施，而屬失却友善之行爲，其必引起義大利方面之報復手段，固其宜也，抗議書至是宣稱，制裁與制裁之制裁，在精神與心理上造成之收穫影響，異常重大，即使制裁本身之直接影響，已然消失，上述影響，猶將持續，該書結論云，自今以往，義大利雖對日內瓦方面種種不利於彼之措施，深爲反對，現爲避免引起更嚴重之糾紛計，從無意退出國聯，不僅如此，義大利對於目前形勢所能致成之危險，亦已採取適當步驟，以圖防止矣，現在各種如能依據本身之自由意志與主權，以其處理各種對義強硬辦法之程序，直接通知義政府是爲至盼者也，

義政府除向各國提出抗議外，並於十一日晚下令統制輸入品，以報復實施對義制裁之各國，該命令中規定自十一月十八日起，凡入口商向外國所購鋼·鐵·肉食·咖啡·雜糧·棉花·羊毛·絲·五金等種種物品，均須向政府領取執照，範圍甚廣，幾包括一切物品，

英義談判停頓

英義關於地中海局勢談判，上週駐義英使德留蒙曾與墨索里尼會晤，惟無結果，據倫敦八日哈瓦斯電，據消息靈通人士所知，駐義英使德留蒙不日將與義相繼續談緩和地中海緊張局勢之方法，衆信政府已令英使通知義相，謂英國擬將地中海軍艦撤退數艘，惟以義國將其比亞駐軍撤減一師作爲交換條件云，又關於英義兩國談判海約之說，倫敦官方業已否認，據路透社倫敦八日電云，倫敦官場今日否認英義兩國已談判海軍條約之說，斥爲無稽，此種傳說殆因誤會英義專家在倫敦談話，或義相與英使德留蒙在羅馬談話而起，其實雙方海軍專家，不過對未來之海軍會議互換意見而已，衆信兩日前英使往晤義相，已獲有趨向解決地中海緊張局勢之進步，英使將再見義相，屆時或可續有進步，但在目前則尚未成立妥協也，又據倫敦十三日哈瓦斯電云，駐義英使德留蒙與義相談話結果，對地中海問題雖尚未成立何種協定，但此間主管人員相信緩和英義緊張局勢之談判，仍將繼續舉行，英使一俟接到倫敦方面訓令後，或將與義相再度舉行談話，聞

英方所主張者，則有三事，(一)義相駐里比亞軍隊，除已撤退一師外，應再撤退一師，(二)義報應停止攻擊英國，(三)義國應停止在埃及之反英宣傳，最近埃及國民黨之活動，英政界人士認為係義方宣傳所致，故埃及事件實足以增加英義兩國外交之緊張關係云。

東非戰事情報

本週初東非戰事情報，義軍南北兩路俱佔勝利，據羅馬八日路透電云，北路義軍未受抵抗，佔據瑪加爾，南路義軍今日亦獲重要勝利，佔據戈拉海，其地實為奧加丹省之中樞，衆意戈拉海之陷落，可使義軍長驅直達哈拉爾，其地為索馬利蘭方面義軍進攻之主要目的地，戈拉海之陷落，乃由馬萊蒂所率土著軍猛攻之結果，亞軍抵禦者，為飛機轟擊，勇氣大殺，倉皇遁走，被俘者頗多，同時據亞方消息，距哈拉爾東南一百二十五哩之達迦坡鎮，今日曾為義機猛擊，擲下之炸彈，不下千枚，亞國軍民死傷頗多，財政亦大受損失，亞戍軍指揮亦因傷殞命云，

北路義軍自佔瑪加爾後，即向南面通亞京之大道塞里阿特高地前進，據十一日消息，義軍已將瑪加爾迤南各險要山頭全部佔領，義軍前進雖速，而亞軍退走更速，義軍每至一鎮，輒空無敵兵，亞軍戰略為引義軍深入更險峭之境，而展長其交通線，然後據險要之陣地以逸待勞，而與之周旋，北路亞軍似將在宛巴拉琪南面堅持抵抗，義軍之作偵察飛行者，窺見該方面集有大軍，數逾十萬，南路亞軍在吉吉迦至哈拉爾一線禦敵，

據十一日亞京電，據南部陣線達迦坡附近之阿諾拉(Anola)來電，亞步兵以來福槍抵禦義軍坦克車，亞軍大勝俘虜千人，坦克車六輛，此戰使義亞戰局為之一變，義軍與索瑪利蘭間交通乃受威脅，亞軍有直襲義軍南面形勢，

英總選開始投票

英國總選舉，宣傳運動業已中止，據倫敦十三日電，本晚為總投選舉票日之前夕，各黨已短兵相接，各候選人及其助手將徹夜工作，在各選區中奔走運動，務期獲最後勝利，有若干選區定明晨七時開始投票，其他選區則皆於八時開始，每一候選人團體之主要工作即為設法使其贊助者投票，新聞紙充滿選舉結果之估計，惟彼此懸殊，然有一點可預言者，即不論選舉結果如何，決不至如上次選舉結果之可驚，上屆選舉中有二百二十五名議員落選，十三名內閣員失敗，此次有二百選區投票完畢即開始算票，其餘各區則延至十五日算票，明日午夜將有一百區投票結果可望揭曉云，又倫敦十三日電云，英國選民明日開始投票，目前各黨之情感，約略如下，政府以為勝利可操左券，但承認所佔之多數，終必減少，反對黨之工黨以為勝利須賴非常之僥倖，但自信所獲之席數可在新國會中作有實力之發言，自由反對黨以為可在選舉中佔舉足輕重之地位，國家之政策大半為外交，今將對世界與選民作一試驗矣，蓋此次選舉實為東非戰事之直接結果也，政府之決議實施對義制裁，以固英國擁護國聯而抗義國開拓殖民地計畫之立場，已引起工黨嚴重之背離，政府此時舉行選舉，不特為黨利起見，且為國際大局需要選民之附託，以進行其繼續擁護國聯，依國際發展增厚國防之政策，工黨向主和平，今對實施制裁以維護和平問題，黨員意見殊不一致，自由黨則以本黨之外交政策大部分與政府暗合，多有趁風轉舵者，政府今將國人之目光移往於外交內國問題，如失業，社會幸福等，均已鬆懈，反對黨自以此類問題為奮鬥之戰具。與總選舉同時進行者，尚有一另外之重要投票，英國礦工本日投票表決關於要求每日增加工資二先令之全國煤礦工人總罷工問題，本日投票結果，但結果非至明日不能知道。據現在報告，大多數將贊同全國罷工，但尚不一定，因通過此項決議，須有三分之二贊同，故各方對票結果頗為關切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十一月八日起至廿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止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

▲粵委蕭佛成等電中央報告出席全會委員名單。

▲戴傳賢馬超俊在粵接洽圓滿，乘機北返。

▲熊斌由京乘機抵平，會晤宋，商傳達中央安定河北現局辦法。

▲赴日考察團團長吳達詮由日返國抵津。

▲津新聞檢查所由津沽保安司令部派陳文洪接收。

▲義軍進佔瑪加爾。

十一月九日　星期六

▲國府命令公布警察官任用條例十一條自即日起施行。

▲我駐日丁代辦訪日外務次官重光說明改革幣制目的。

▲日軍部非正式宣言指摘我幣制改革。

▲李宗仁電孔祥熙決定入京。

▲馬超俊戴季陶抵京報告南行經過。

▲交部以電政公債千萬向滬銀行界抵借六百萬接洽成功。

▲秦德純就北平市長職。

▲日直接捕人我外部照會有吉大使提嚴重抗議。

▲英樞密院公布對義之金融與放欵制裁定十八日起實施，外相賀爾在倫敦市長年宴演說實踐和平諾言。

▲香港禁銀出口。

十一月十日　星期日

▲馮玉祥，李烈鈞聯電李宗仁陳濟棠敦促來京。

▲于學忠由陝飛抵首都。

▲日水兵中山秀雄在滬被擊斃，日武官請市府緝究。

▲察省府代主席張自忠就職。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及河北省工程師協會聯合年會在津開幕。

▲熊斌由平來津。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中常會議討論關五全代會開會事宜。

▲粵委林雲陔黃旭初等乘中央特派容克機抵京。

▲宋哲元電五全代會請開放政權。

▲日松井大將由榆抵津視察華北情勢。

▲義政府通牒實施制裁各國認罪獨對義欠公允，並下令統制輸入品以報復制裁。

▲羅斯福總統休戰紀念演說反對他國採取侵略行動。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中山誕辰，中央委員及五全代會在陵前行禮。

▲五全代會在中山陵前行開幕式林主席致辭，到會中委一百〇三人代表四百零五人。

▲鄒魯抵滬夜車與粵委黃季陸，李任仁等入京。

▲津日司令官多田駿赴濟南訪韓復榘。

▲中國第一水利工程試驗所舉行開幕禮。

▲駐義英使德留蒙復晤墨索里尼。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五全會開第一次預備會，推蔣，汪，于，馮，林等為主席團。

▲鄒魯抵京往謁林，汪，蔣。

▲韓復榘電五全代會請主持開始憲政。

▲中法簽訂通航合約。

▲熊斌由平乘機抵京。

▲魯省府電行政院請加鐵路附捐。

▲孫傳芳在津被狙擊斃命，兇手施劍翹為父施從濱復仇。

▲日松井大將到平。

▲香河事件解決，保安隊入城。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五全代會舉行第二次預備會，議決（一）大會主席團改為三十三人（二）推王泉笙時子周代表慰問汪精衛張靜江，（三）電胡漢民及海外中委返國。

▲京日領訪唐有壬請緝刺殺日水兵兇手。

▲行政院下令西公旗石王停職八個月。

▲日本海軍人員調動和田任旅順要港司令。

論評選輯

兩廣與中央

五全代會開幕在即，中央爲完成統一齊一意志計，特派赦馬兩中委飛駛赴粵，邀請兩廣主要人物入京，共商國事。兩委抵廣州後，迭經商洽，傳甚圓滿。昨已離粵北旋，暫留南昌，今日方可飛京。粵方之元老派鄒魯林雲陔與陳濟棠心腹之林翼中等則分別於即日北來，此誠極可欣幸之事。惟吾人之意，國事危急至此，各方須有具體辦法，同心協力，見諸行動，方可有裨大局，如僅以應酬之心理，爲聯歡之表示，則貌合神離，終不足恃。現在中國一切問題，皆需要實際化，細則化，空言已爲民衆之所厭聞，原則論更不能支配許多變化無窮的事實。故吾人不願問兩廣領袖，誰人肯來，而願問兩廣與中央今後究將如何合作？吾人認爲第一問題，在中央本身，對於應付外交，澄清政治，整頓財政，建設經濟，究竟有何具體方案？更申言之，對日外交的最後壁壘何在？所希望於地方之合作者如何？中央政治有何刷新辦法以示範於地方？財政方面中央所望於地方者奚似，地方所能得於中央者又復何如？經濟建設中央與地方若何分工？地方與地方又應如何方宜於平流並進？凡此種種，皆須中央先拿出辦法來然後地方得而各量環境，分負責成，藉曰不然，則內外合作，始終陷於循環空論，不著實際，縱令杯酒言歡，情好兼篤，於國家大局又有何益？抑西南方面歷來對於中央提示意見，亦嫌原則論太多，感情性太濃，即中央汪蔣兩委員去年十一月感(二十七日)日通電所稱統一和平之五條辦法，於釐定中央地方權責固已較爲切實，而內容仍嫌不甚完密，以致猶有西南魚（十二月六日）電之反響，此時如再依此標準，相與推敲，恐爭議重起，永無寧息。吾人主張：兩廣與中央諸領袖果皆怵於國事之危迫，內受良心責難，外被環境刺戟，發乎至誠，願有以自謝於國民，則首當拋棄歷來爭點，另立合作信條。其內容，第一，先將外交問題，根據最近情況，商定一致意見，何者可讓，何者必爭，不唱高調，不算舊賬，一方共同負責，使外交超越於任何政爭範圍之外，一方則各就所能，分担一部分國防責任，壁壘一致森嚴，絕對不受外人誘惑。第二，所謂西南政委會與西南執行部，在兩廣十分重視，屢主保留，在中央志切統一，迭議取消，實則兩機關冠號西南，實僅兩廣。且政委會權力何嘗及於廣西，執行部作用不過爲人出氣，此類組織，爭保留者固是無聊，爭取銷者亦嫌過火。望此次協商，不必置重於此，縱令存此機關，斷無傷於統一之局。第三，財政最爲中央地方之紛爭焦點。自來集權分權之說，固嫌抽象，即所謂均權辦法，亦極難面面顧到。此事必須中央當局以廉潔清明，導率羣倫，以節儉耐苦，躬示楷模，以親切負責之態度，爲地方解除困難，夫然後可以感動地方，共上互信互助之路。兩廣財政情形，同一告窘，而實際殊不一致，大抵廣東揮霍過大，廣西則生活幾難維持，政府一方宜勸告粵省，務崇儉約，尤以軍需用品，不可逾量購進，工業建設，不可過事鋪張，如爲國防關係，中央可酌爲分担，企業果有前途，政府宜量加補助，要之，須令粵民得休養生息之機，方可見政府民胞物與之德。至於廣西，則地方貧瘠，稅收有限，多年

來軍政費仰賴貴州烟稅，以資挹注，事實毋庸諱言。近來烟貴民窮，銷路銳減，商人裹足，稅款大少，急切間別無抵補之收入，省庫益見拮据，而地方建設，囂然蕭然，非有協濟，勢難維持，此等地方，中央允宜限年酌予協款，責令在限內迅謀自給，是不特一示廓然大公，且可令熱心建設之大小人才，精力有託，在政治上消弭無窮禍患。此等具體辦法，宜即商決施行，較諸侈談團結，寧不勝過十倍？第四，中國建設事業，經緯萬端，國土廣闊，各有所宜，故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皆宜在切合國情的統一規畫之下，分工進取，各展所長，例如廣東糖業辦有成效，則中央可予提倡，各省多為銷購，自為全國受益之事，其他各地，或宜某種農產，或富某種原料，胥應讓其盡量發展，他省不相扼而互相成，不相爭而相交換，寧不事半功倍？以上四點，僅舉概略。吾人以為中央與兩廣苟能如此協作，則任何勢力不能折散，真正統一，絕對成立。國難至此，決非往歲政客式的運用，官僚式的周旋，所可脫出危局，竊願國民黨各方領袖激發天良，勿錯過此最後機會而有以謝吾整個國家與民族也。

（錄十一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中國幣制改革與日本

中國幣制改革為多年懸案，日本關心中國之朝野人士，關於此事，屢有論著；不意本月三日中國幣制改革令發表，日方反對蜂起，軍部尤為激昂，殊出吾人意外。現在日政府方面雖仍持靜觀態度，日銀行方面已各別為適宜之順應，軍部則迄未和緩其強烈的反對意旨，甚且策動其在北方之政治動向，此尤中國國民所引為深憾者也。査日本反對有兩種性質，一為反對改革案之本身，一為反對有英國之助力。就前者言，改革幣制，本為非常之業，此次倉卒宣佈，佈置尚欠完密，許多辦法，猶待補充，此不特外人有此觀察，即中國國民又何嘗處處滿意？特以事勢所逼，非出此緊急自衛之策，無以抵禦白銀滔滔出口之狂瀾，此種急迫圖存之手段，應為關愛中國者所諒解。就後者言，英國事前未嘗有借款與信用擔保之協定，迭經英方聲明，日本現已明瞭，是反對之聲，理應息止，乃實際不然，此其理由，值得檢討。

吾人以為中國金融不安，幣價伸縮無定，有害中外通商，日本尤感不便，此皆事實，無可否認。今茲改革至少有安定對外匯價之利，中日商業關係，最為密切，當然應以日本受益最大，故日本利害切身之經濟界，未聞呼籲反對，而政治方面乃大倡異議，由此可以下一結論，即日本之反對中國幣制改革案，乃從政治觀點而非從經濟觀點！果爾，是否更可解釋為日本不願中國改革幣制？如此，則又是否與日本歷來唱導之中國經濟自力更生論相矛盾？夫英國對於此次改革案，未嘗有經濟的援助，已如前述，然而日本仍憤怒不止，且發惡聲，由此又可下一結論，即日本之反對英國助力，乃出於嫉忌的心情，而非基於理智的論斷，果爾，吾人願更就英國政府特派員李滋羅斯爵士東來經過，一爲申叙：按羅斯氏參與英國財政事業逾二十年，在本國職務甚忙，今乃銜命來華，考察經濟財政，足見英政府雖在歐洲大局不安之際，依然關懷遠東，而羅氏行程，變更北美之游，先作東京訪問，又足見其尊重日本，決不肯離開日本而在中國有單獨活動；且其在東公開談話，亦再聲言，此來將調査研究中國幣制問題，而希望日本之協力，乃據日本報載，東京官方表示，既認單獨對華援助為無益，又認共同借款於華方之自力更生無補，且進一步希望英國對日開放英屬市場，同時更須確認日本在遠東之地位。結果羅斯氏自九月六日抵東，十九日離東，所有洽談，殆無任何成議，一時東京大阪各報皆載英日交涉失敗之消息。關於此點，本月五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說頗有直率透闢之言論，略謂「羅氏赴華以前，曾見廣田外相與重光次官等，曾約英國今後關於對華政策，事無大小，必須向日本通告協調之後行之。根據此旨，最近據報正向有吉大使提示具體案。今於日本政府未發諾否的回答之間，遽有設立一千萬鎊信用借款條件的幣制改革案發表，其不誠意，實堪憤懣。惟此事姑

不實論，而日本高自位置，以為非得日本同意，無一事可為，以天羽聲明之自己滿足而滿足，認羅斯使命終將一無所成，緣此驕忘，卒遭敗衄，是外務省當局之不名譽，此際不容不為指摘。羅氏在東之日，不為明白處斷，使其不生問題，至今乃從事悲鳴，噬臍何補？』以上所說，不失為公允之見解，惟事實既明，英國在改革令發表以前，並未有借款之成立，則今日又何所用其『悲鳴』？倘日本果不願英國獨見好於中國則容納羅斯提議，共同援助中國，既泯對英敵視之前嫌，更博中國國民之感謝，一轉移間，面面都利，又何樂而不為？抑依日本自來態度觀之，對歐美一面以遠東安定勢力自居，一面以中國自力更生為言，阻止各國之對華援助；對中國則一面要求除日本外不許與他國親暱，一面又絕對不在經濟上一為援手。易言之，日本不許各國單獨或共同援助中國，自身亦完全消極，宛若有意坐視中國倒坍以為快，甚且並中國之自力自救，亦在在予以干涉與破壞，一似居心欲自毀其工商業之廣大市場者，此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夫樂生惡死，人之恒情，國家民族，何獨不然？中國在今日，四萬萬人已將被逼至無路可走之時，生存權之發動，乃人類本能作用，其勢已迫不及待。曹子建詩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願以此促友邦識者之猛省！

（錄十一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祝五全代會

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定於今晨開幕，當茲國運危急之際，此唯一治國之黨開其組織上最高之大會，吾人緬懷過去，瞻顧未來，不禁百感叢生，願得一言以為祝。

查全國代表大會為國民黨之最高權力機關，依該黨黨章規定，全代會每二年舉行一次，改選中央委員，決定黨之最高政策。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以來，迄今已十有一載，歷經變故，全代會多未能照章如期舉行，而每次大會又必有其重要問題，且與近代中國之命運在在有關。十三年元旦在廣州舉行之第一次全代會，係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實行聯俄容共政策。老黨員多有懷抱反對意見者，十四年孫先生逝世，糾紛即起，鄒魯等十餘人開會於北平西山，議決取消跨黨黨員之黨籍，是即所謂西山會議派。十五年元旦，廣州舉行第二次全代會，鄒魯等被開除黨籍。西山會議派自設黨部於上海環龍路，以事對抗。是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在軍事進展中，黨內糾紛亦隨之加重，中經上海清黨，寧漢分裂，國共分家，北伐成功，至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舉行三全代會於南京。此次全代會適在編遣會議之後，黨內軍事領袖意見齟齬，馮玉祥稱病不入京，漢粵黨部反對大會用指派代表方法，汪精衛等十三人亦在滬發表宣言，反對三全代會。二十日大會議決處分汪等，二十一日李濟深被拘，二十五日通過討伐武漢令。黨戰一起，而兵連禍結矣。武漢方平，續攻粵桂，蔣馮仳離，豫戰續作，迨馮入晉，唐石繼起，北平擴大會議成立，十九年之河南大戰乃起，禍被中原數省，死壯丁數十萬，國家元氣大傷，而張學良軍緣是入關，實為東北棄防之始因。第四次全代會舉行於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時東北事變爆發未久，在國難刺激之下，胡漢民自京至滬，京滬兩方在滬開一和平會議，然竟未能達於團結，廣州同樣舉行一四全代會，另選中央委員，並成立中央黨部，與南京對峙。時經四載，今日始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舉行。在此短短四年中，失掉四省有餘之領土，華北數省厚蒙黯淡色彩，國家地位之降落，尤不可紀極焉。

今日舉行之大會，出席代表之盛，實包羅過去各派，現今各省。閻百川之南下，足使全國人士對於華北現狀得到一種慰安，馮煥章之秉疾入京，自貽實際政治軍事領袖一種恢宏大度之風範，而西南代表之多數蒞臨，實開黨內團結之紀元。吾人深居艱難不若之北方，引領南望，對今日中央劃歷史的大會合，實懷有無窮之期望。關於此次大會之使命，及其應事商討之問題，吾人言之已屢，不再贅述，今茲所願為大會諸君告者，即今日之局面，在國為掙扎圖存之日，在黨尤為最後努力之機會。今後數再蹉跎

，國家命運固不可問，國民黨必首先失其存在。此次大會之使命，不僅在改選中央委員及國府委員，尤在決定內外國策，以與天下共見，確定國民大會之召集日期，宣示結束訓政之時限。吾人願祝此次全代會實現國民黨之團結，共矢懺悔自效之誠，決定根本國策，以爲與國人共同努力之目標！

（錄十一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保障自由與澄淸行政

今後一星期內，五全代會能貢獻於國家救亡大計者幾何？實不能預言，亦未宜奢望。雖然，有必不得不注意者二焉，願大會諸君省念之。

本屆全代大會，對外交因應，勢將有所籌策，退一步言，縱不現於議案，亦將決諸心中，此無他，時勢相迫之故。雖然，關於此點，吾人將不置論，因不須論。蓋最小限度之國家立場，無論何人，將一致主張堅護也。今所欲論者，在爲達此最小限度的救亡目的之計，內政上以何種設施爲最緊要，最必需？以吾論之，至少有兩點，曰：保障自由。曰：澄淸行政。

國人首當認識並信仰全民族團結力量之偉大！夫救亡惟賴自力，自力則以團結而來。國家雖貧弱，果一旦團結，其力即有不可思議之大。欲求救亡方策，此乃其最有效最有把握者也。顧團結之義，不應限於治者。近者國民黨陣營內之團結，言較過去任何時期爲進步。閻馮在京，兩廣與會，全國軍隊代表，亦皆集於首都，此數星期來之進展，已使中樞局面，氣象一新。雖然，僅此猶未足也。國民黨諸君，須記憶近年國難增進之最大原因，實以黨治側重於統制與鉗束，而未能喚起黨外之全國愛國分子，捐小異而趨大同，以協力救國。故時至今日，只團結本黨，殊不足應付此非常之難局。僅通過憲草，及決定國民大會日期，亦不足表示與民更始之決心。尤要者爲精神的至誠的感應。其表示方法，應在積極的保障人民之自由。先從開放言論起，進而達到開放政治結社，其標準應以有無民族意識適否民族利益爲衡。凡符於此標準者，概應保障其自由，凡人民之言論行動，除非直接危及社會安寧秩序者，概予以寬容。其過去不能與現政府合作或反政府者，果其動機爲愛國，概予以自新，並由政府勉求其合作。總之，吾人以爲今日最需要者，即此與民更始之眞精神，而不在制度之更改如何。不然，改制度而無此精神，則他日之國民大會，將同於過去之國難會議，而未來之憲法，又何異於今日之訓政約法。其文復其文，中國眞走上國亡種奴之路矣，其次，內政建設，頭緒萬千，恐環境之逼迫，亦未必能待各種建設之從容完成。惟有一總前提焉，即滅除貪污是。夫中國今日，凡稍有自覺之人，莫不同具救國之熱誠，且多犧牲小己之志士，就大勢言，殊可樂觀，然爲鼓勵團結與進步之計，必須政治上之氣象，不使國民灰心，則澄淸行政之義尙矣。此次五全代會，國民頗屬望其能使中樞政治，煥然改觀，縱令時間倉促，不及爲重大之改造，但至少對於整飭紀綱，應有嚴重之決議。應發動司法權，與監察權，調査過去，防範未來。務須從中央部院起，絕滅官吏瀆職營私之行爲。如數月來社會紛傳之少數官吏兼兼投機交易事，即最宜澈底糾査，有無其事。倘令證實，應依法律官規，加以適當之處分。夫今日何日，國家存亡民族主奴之歧路也，倘有於此時尙假公幟以營私者，其人雖少數，在政治上則絕大問題。誠欲鼓舞全民，共赴國難，義須先肅絕貪污，彰明法紀，則全國人民，對於政府全體之信仰，自然猛增，而全國團結，又進一步矣。

默察大勢，數月以來，國事顯有進步，即一般對於國難之認識，在今日較之過去任何時期爲眞，故自救之念，亦一致迫切。此誠全國團結平和奮鬭之好時機，所貴者，能善於運用而充實之。今事實上國事受國民黨之領導，則此屆之全代大會，在解決各項國策之先，對於如何團結全國，義應有誠摯之表現。上述兩點，恐爲增進團結之必要條件歟。

（錄十一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暑中雜感（續）　山腴

劇暑灼金伏劃水水出窖皚然一尺厚晶盤雪色照人
力定勝天物物顛倒造我本無內熱亦不病吻燥聊試
齒牙堅戲引兒童笑繞室覓瓜李沉浸到糜渟熨腹無
乃澼清涼滿懷抱

城北古精藍人言近水竹（武曲宿）酒過佛前香餅煮僧房
熟好事偶一尋未足果吾腹荒徑敗葉踐壞瓦危亭簇
溦欄暫寄眼稍喜溪痕綠浮鼻送牛還插嘴滑鴨浴我
倦戀物情夕陽挂高木龐李興未闌方期看湖月

天道沕茫茫誰能洞其理去年火星西豬寇正突豕千
里破竹勢成都眞釜底我挈兩孫走非忍棄兒子（三四兒邦）
（留守公）倉猝無全策自分捐鄉里身還乃意外舉家雜悲
喜今年復如何寇患語粗弭獨感鳳皇雛桐枯枝不起
一聽絳河笙淚下如鉛水

老淚不能收規欲學無生栖禪有程李勸我空門行（芝軒）
（炳英）黃口雖可念白頭寧不驚愛根煩惱業何者爲清馨
妙義因了了起滅更相縈月未能勝火爨自無欲清勞
君雙慧劍時與加磨硎須臾石火中聊且任虧成

和李吹萬次均　石遺

流水高山有令姿相思命駕即鍾期柳城積雨淹三日
蜀道難行共一噫華首未登君倘往奇肱不馭我何辭
坡公勝蹟多孤負啖荔還家尚及時

贈拔可　什公

敲破名山幾木魚如君清福世誰如折腰早卻五斗米
洗眼晚娛滿屋書忙踏謝公雲外屐穩驅邵子洛中車
釁巢美酒能歡客我欲相從乞肉蔬

次均奉和纕蘅移居　衡山

都門雅室各西東米市齋居乃適中萬卷圖書皆自有

午庭。槐。蔭。與。鄰。同。綠陰。晝。靜。鶴。相。語。紅茗。風。涼。盡。不。空。
喜與。良。朋。分。險。韻。何。殊。北。宋。兩。詩。翁。（余使日本得北宋二李唱和詩乃宋名臣李昉李至共作刊行於世詩家珍爲驚人秘笈）

舟過安慶城下因憶舊遊寄纕蘅黔中　伯減

枕。樓。跳。臥。意。成。灰。舉目。川。原。蘊。衰。開。巨浸。欲。浮。城。郭。去。（時江張隄岸多決）大龍。（山名）疑。送。爪。鱗。來。澆。胃。蠻。榼。携。同。醉。亂眼。官。書。坐。屢。陪。此。樂。追。思。眞。不。負。臨風。念。遠。一。腸。迴。

贈杏聽　子威

舊遊。遼。冀。愴。湖。塵。成·就。江。湖。避。地。身。玉。斧。劃。河。終。覆。宋。桃。花。夾。路。逐。逃。秦。客。邀。祭。酒。同。聲。社。我。識。貞。元。一。輩。人。到此。頗。饒。秋。意。思。嶽。雲。濃。向。畫。中。皴。

次韻答子威見贈　杏聽

飛飛。瞻。部。海。天。塵。古屋。荒。寒。劫。後。身。詩寫。江。蘺。聲。激。楚。瓜綎。籬。菊。客。標。秦。（方夔詩可憐種瓜客猶自標故秦）黃壚。舊。侶。都。陳。迹。青眼。高。歌。屬。俊。人。三十。年。前。游。釣。處。手栽。松。樹。見。鱗。皴。（嶽麓書院三十年前讀書處）

曾侯小魯召飲郡齋賦贈三首索和　蔬農

浚儀。懷。縣。外。落落。幾。才。人。縕。藉。知。爲。政。窮。邊。賴。撫。循。時艱。天。有。醉。世。亂。獄。飛。塵。差。幸。隨。車。雨。權。回。黍。谷。春。

政。事。緣。經。術。循。良。漢。代。尊。詩。書。已。高。閣。楊。墨。又。多。門。吾道。艱。危。久。民心。望。治。存。仁。侯。天。所。惠。古處。喜。同。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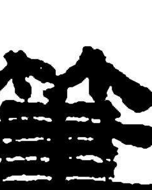
下。車。先。軌。物。巡。部。徧。窮。鄉。撫。字。心。如。疚。催。科、吏。不。忙。知君。勞。教。養。舊俗。問。農。桑。他日。豳。風。意。隮。庭。酒。一。觴。

金縷曲　送春　味雲

閑過。荼。蘼。了。怎朝。朝。風。風。雨。雨。雲屏。寒。峭。只有。杜。鵑。啼。最。苦。啼。徹。紅。樓。春。曉。恨。底。事。春。歸。太。早。又聽。鷓。鴣。聲。聲喚。道。黃。塵。遮。斷。關。山。道。行。不。得。此。間。好。　年年。廢。苑。生芳。草。更。堪。他。珠。鈿。零。落。玉。顏。易。老。青。子。綠。陰。惆。悵。日。銷減。鬢。絲。多。少。况天。末。錦。鯨。人。杳。試。問。銅。溝。漂。花。片。共滄波。趨。海。何。時。到。誰。知。我。甚。懷。抱。（弢庵丈新逝）

浣溪沙　爲楡生題受硯圖硯乃彊村故物也　拔可

蒼。甓。春。紅。動。曙。幃。墨。香。和。淚。點。珠。璣。醉。翁。嫡。乳。本。來。稀。諫。草。不。隨。龍。穴。露。珮。聲。長。憶。鳳。池。歸。心。腸。鐵。石。是。皈依。

凌霄一士隨

劍花廔主由鄭州惠函，承以舊聞數則見寄，特迻錄如次：

陳夔龍以湖廣總督調署直隸總督，有詩四律留別，題爲『由鄂移寓津門賦此留別』。到津後，又有『遣興四首疊前韵』，『花近樓夜坐再賦四律仍叠前韵示幕中諸君子』。夫人爲慶王義女，生日，陳製詩爲夫人壽，詞甚都麗，亦用原韵。各詩傳誦，賡和風起。時李興銳之孫鴻枎，以候補道分發直隸，年少風流，喜弄文墨，故夔龍詩題，並用其韵，爲香奩詩十二律，傳鈔之廣，至於洛陽紙貴。未幾，陳亦見之，心殊憤恨，尤於『好語王昌綳綉褓，甯馨寧不稱宮貂』二語，最所切齒，立召鴻枎入見曰：『世兄詩詞很好』。（陳與興銳相識。）鴻枎鞠躬惟謹，連稱『職向來不會詩詞』；見陳睜目豎眉，瑟縮而退。知禍之將及，宵夜遁鄂投端方。越日，陳果奏參。鴻枎字春熙，現任軍事參議院少將參議，僦居海上，翛然老矣。陳詩余不復記憶；李詩綺麗，猶錄存之：

由鄂移寓津門賦此留別

武昌官柳夾江干，醉眼顰眉感萬端。竟日春醲如中酒，憂時纏綣此憑闌。枷蓮作寸絲難絕，燒燭成灰淚自乾。欲剪黃絁終未就，與奴方便問仙官。

淚痕心事竟誰知，昔昔傾身敢自私。隔座逢迎花氣暖，留歡顚倒漏聲遲。錦衾翻浪迷昏曉，繡帕餘香惹夢思。綺陌宵寒秋露重，花袍白馬莫頻馳。

披香姊妹盡英瑤，鸞唱遙聞鶴綠翹。解佩秪愁人漠漠，弄珠誰信自驕驕。胎含荳蔻腰移帶，露浥芙蓉頰暈潮。好語王昌綳綉褓，甯馨寧不稱宮貂！

鳳泊鸞飄又一年，每將歸思對嬋娟。莫愁烟水長凝夢，淡粉笙歌欲散眠。顧影羞經桃葉渡，掃眉應和柳花橋。若爲憐藉休相謔，又抱琵琶過別船。

遣興四首疊前韵

兒家生小住長干，一曲清歌錦百端。花底吹笙忘月落，樓前門草惜

春闈。佯嗔貪賞模叔問，失笑遮妬小妹看。記否屏風背宴罷，戲拈紅豆打魁官？

海棠南畔沒人知，一晌相偎賦語私。瓜子合瓤初未破，青梅如豆那嫌遲。卻無氣力何曾慣，越樣風情忍不思。往事祇堪成後悔，剎那光景已雲馳。

兩鬢勛濃夜鳴璫，雲路鈿車侶鳳軺。燈火樓臺人影亂，春風楊柳馬蹄驕。腳勝一雙騰新暖，猩點雙紅上晚潮。背面思量爭忍俊，歸來應笑肉污貂。

春花秋月自年年，長只春心托杜鵑。雜機雙翎剛半折，仙腰一把已三眠。仙郎久誤收粧鏡，狎客虛傳賦側篇。誰謂芳徒強梳掠，采蓮羞上鄂君船。

烟媚樓夜坐再賦四律仍疊前韻示曲中諸姊妹

惆悵紅樓十二干，飛花亂點鬢雲端。一春消息愁仍阻，五夜淒惶夢易闌。刻骨寒從雜被覺，斷腸詩在畫屏看。珍叢休怨繁英謝，輸與嬌憐有蜜官。

鏡簾明月始應知，極寵深憐侍眷私。對鏡故慵搔髮久，褰幃教恨解衣遲。薄妝紛擁融珠汗，細姓香侵蕩綺思。已鍊雕鞍交小婢，斑騅繫著漫狂馳。

樓頭青漆殺青璃，門巷枇杷駐桂軺。索酒來時鸚鵡喚，踏花歸去紫騮驕。夢迴歷歷猶行雨，信斷沉沉憶弄潮。幾欲呪伊呼薄倖，拋人何處換金貂。

蝴把心情託少年，喚紅朝暮惱愁顛。柱傳鸞鏡收雙影，料被花枝笑獨眠。誰遣珍珠偷淚夾，自拈銀管寫詩箋。湖邊春色休辜負，說與鄰娃好放船。

（上略）李興銳李瀚章同居曾幕，同充糧台，又同諡勤恪。（中略）清史李興銳傳：「曾國藩率湘軍東征，聞興銳名，招入戎幕，令充糧台於祁門。時徽寧賊氛熾甚，祁門當孔道，賊所必爭，興銳運輸皆赴期會。逆曾古隆賢雪夜來襲，興銳偵知，先匿其輜重，賊無所獲而去」云云。興銳墓在瀏陽縣古港鎮，神道碑與御賜祭文，及王闓運所撰墓誌銘，均載此事，謂「保全銀餉逾百萬」。其保全之法，係就糧台以泥土加築夾牆，實銀餉其中。牆有新迹，以煙火熏之使黝，宛如舊牆。敵至不辨，毫無所獲。既去，掘驗，悉如前數。文正拊勤恪肩曰：「老弟怎麼想得這條妙計，倉卒之中又怎麼做得這樣嚴密！」臨危不苟，從此益重之。

乞闓運為文，例須賂周媽，然後得之速。闓運性放恣，中興將帥，多所譏消，乞文者有戒心焉。興銳薨後，猶子昌洵聞闓運到鄂，載酒四罈，訪之舟中，請撰墓誌銘。闓運謂曰：「大姪，這是我的事，三日交卷，連周媽都不許受一隻火腿。」周媽旁坐，微笑睨之。果如期交卷，略無微詞，明日解纜東下矣。好酒四罈，是為

闒運文値之最低者。

官文爲湖廣總督，初與胡林翼齟齬。胡以大局所關，勉誠事之。官妻早死，有妾專寵，外間不知其身分。値生日，官爲鋪張稱壽，僚屬多趨承之。臬司某（忘其名）亦往賀，甫登門，審知爲妾，索回手本，咆哮而退。妾聞大恚，且至哭鬧，咎官未予扶正。時胡林翼繼至，臬司適遇之，具以告。胡微笑，豎拇指相贊，已則徐行而入，官延入別廂，行常禮焉。妾聞巡撫至，以爲殊榮，足以遮臬司輕視之羞，心竊感之。明日，遣人來告，將躬拜胡太夫人。林翼先入稟兩院不洽事，乞太夫人便爲成全。又明日官妾果來，認太夫人爲義母，執禮頗恭。越數日，妾得扶正，名正則言順，僚吏咸與賀，臬司亦至，前嫌盡釋。從此林翼乃得恣所欲爲，官文畫諾而已。

林翼爲陶文毅公（澍）女壻。議婚之初，陶夫人力沮之，文毅不聽。合巹之夕，遍索新郎不得，後自北里中曳歸，爛醉如泥，草草扶入洞房。陶夫人聞之，痛怨文毅失着。公勸慰之，徐曰：『此子瑚璉之器，未可小視，他日担當大事，必不糊塗。年少縱情，不足責也。』

關於胡林翼交歡官文，親拜其妾之壽，梁啓超於壬寅「新民叢報」中所記云：

官文恭有愛妾，常欲寵異之。到任甫一月，値妾生日，僞以夫人壽辰告百僚，擬待賀者至門，然後告以實爲如夫人也。屆期客畢集。藩司某已遞手本矣，閽者以實告，藩司則大怒，索回手本去。胡文忠亦至，詢其故。藩司曰：『夫人壽辰，吾儕慶祝，禮也，今乃若此，某朝廷大僚，豈能屈膝於賤妾』！卒索手本去。胡文忠從旁贊歎曰：『好藩臺！好藩臺』！乃語甫畢，竟自昂昂然傳「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頓首拜」之帖入祝矣。當藩司之索回手本也，道府以下亦紛紛隨索者不少。及胡文忠以巡撫先入祝，則又相隨而入。官氏妾幾於求榮反辱，得文忠乃完其體面。妾大德之。文忠詗知文恭之愛而畏其妾也，歸署乃以夫人之意請官妾游宴，而先告太夫人善待之。官妾至，胡太夫人認爲義女，自是官妾兄文忠矣。文忠欲有所施設，慮官爲難者，則先通殷勤於其妾。妾乃日夜聒於文恭之前曰：『你懂得甚麼！你的才具識見安能比我胡大哥，不如依著胡大哥怎麼做便怎麼做罷！』官輒唯唯奉命惟謹。自此官胡交驩，而大功之成實基於是。

蓋與劍花屢主所記小有異同，可合看。梁記此事較詳，且寫得興會淋漓，然按之頗有欠分曉處。

× × × × × × × ×

附答劍花屢主

國聞週報社轉到 尊函， 盛意至感，惟承 執事以「記者足下」見稱，似有誤會。拙稿由國聞週報社約撰，身非周報記者，除按期寄稿外，在周報並無其他職務也。此復，敬謝 嘉貺，並頌

文祺。

一士拜啓

花花草草

（有聲電影劇本）

洪深

「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
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
……」

牡丹亭，尋夢

一 大學的校園

晚春時。

（新聞）幾株玉蘭，開著潔白的花，經過一番春雨，有幾朵已經謝落在泥中了——樹前路上，停着一輛嶄新的兩人坐的汽車——裏面沒有人，但那車上裝着的小型無線電收音機，却是開着；隱約地放出些跳舞音樂。

「鐺鐺，鐺鐺，鐺鐺，」是下課的鐘聲——隔着草場與花樹，好些男女大學生，挾着書，匆匆地走過——那輛停在路旁的空汽車，此刻有人把幾冊西裝書扔在車座裏——還有算數尺，丁字尺，三角板之類——乃是車子的主人來了；一個二十幾歲，穿着漂亮西裝的青年——上得車，隨手關閉了無線電收音機，踏動馬達。

「方樂年，小方，等我一等」。有人遠遠地喊着。方樂年回頭一看：「哼，小余」。

小余穿過花樹，踐着草地，飛也似的奔來——拉住方樂年道：「小方，我坐著你的汽車一同到上海去罷。我有要緊事和你商量」。說着便跨進車去。

汽車慢慢地行出校園——園角亭子里有幾個男女同學向方樂年招手——一個男同學興奮地嚷著：「小方，你的訂婚請帖，我們都收到了。國際飯店茶會，今天下午五點鐘，是不是？我們一準都要來的」。

方樂年稍微露出些窘態——不欲答言；把手一揚，算是行一個敬禮，開著車子走了。

亭子里一位女同學，忽然想到一件事，心里不免疑惑；她問：「小方不是已經結過婚了麼！有一次我好像看見他和一個年輕的女人同坐在汽車裏，那女人懷裏還抱著一個小孩子呢」。

先前起勁說話的那位男同學，不好作聲得。另一位年紀大一點的男同學，略爲把肩頭一聳，似乎不屑關心的樣子：「我們只管吃喜酒好了；人家的閑事，管它幹什麼！」

二 馬路旁樹陰下

方樂年開着汽車在大路上馳着——一會，轉入一條濃陰夾道的僻靜的馬路——揀擇在一株大樹底下，他把車子停了——光着眼，望着小余，心裏頗覺爲難。

小余拿着——方樂年的訂婚請帖——也是十分着急：「小方，並不是我愛多管你的閑事，這件事我余良德也是担着干係的！」

方樂年確實有點抱歉，低下頭去不作聲。

小余緊逼着他：「我再問你一遍！現在你的令尊大人又爲你訂婚了；那和你同居了兩年多，生有一個女孩子的黃

菊英，到底怎樣辦法呢？」

方樂年又看了小余半天，最後說道：「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小余見他這樣不能負責任，恨極了——賭氣跳下汽車，在路旁樹下轉著，劃火柴，吸紙烟。

方樂年一半對自己說：「我也不打算想辦法！這樣糊裏糊塗地瞞着混着不好麼？等到事情鬧穿了——再說。」

小余聽他說出這種乏話，更加氣憤，用力把紙烟扔了，跳上車去，責備他：「小方，你怎麼現在變得這樣的沒出息！這種男女糾紛的事情，不是在事前料理好，會鬧出大亂子的！」

方樂年：「那末，依着你怎麼樣辦呢？」

小余躊躇了一會：「你父親現開着四爿錢莊；拿出幾個錢，去了結這件事，大約不會不肯的。」

方樂年：「問我父親要錢，去給黃菊英麼？」不由得搖起頭來：「我不去。」

小余：「為什麼？」

方樂年：「你不曉得我父親的脾氣。」

小余倒頗曉得他家庭的情形的，嘆口氣，同情地拍着他的肩背：「事情當然是難辦的，可是小方，你總得振作一下，像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似的，對於自己所做的事，要負起責任來。」

方樂年盤算着：「父親——父親決不會原諒我的。」忽然瞪着小余，像是有了主意：「你如果覺得你的辦法不錯，還是要請你去對我父親疏通一下——」

小余：「哼！」

方樂年求告着：「小余，我真不知道怎樣纔好！你幫過我不少忙，請你幫忙到底罷。」

小余半晌不言——發一個狠，咬着牙道：「好罷！誰叫我當初瞎起勁，預聞了你和黃菊英兩個人的事呢！我現在就去見你的尊大人，可是你也趕快得把今天你父親替你在國際飯店訂婚的這件事，親自去告訴黃菊英！快走。」

方樂年還有點不願意：「這個非告訴她不可麼？」

小余：「當然，你難道還想瞞着她麼？」

方樂年不答，開動汽車——喇叭「嗚嗚」的叫了兩聲，開向上海去了。

三　黃菊英家

一個女小孩，在母親的懷裏，「呀呀」的哭著；伸手要那坐在對面，五十餘歲，穿著藍布大褂，像僕役那樣一個人抱她：「公公，我要公公。」

但是那年老人有心事，不大理會這孩子。

年輕的母親，此刻也有心事；見孩子只管鬧著，很是不耐煩——幸得母親的母親，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從後房拿了一個玩具響鈴，一路搖出來，哄孩子道：「鈴鈴，好玩，寶寶不要哭；拿著鈴鈴，寶寶跟婆婆上街街買糖糖吃去。」騙了半天，好容易騙得孩子不哭，抱著走了。

屋子裏黃菊英和她父親相對無言的半晌——這是衖堂洋房樓上的一間，佈置成小家庭的臥室，

木器陳設都是很精緻的。

菊英看著這屋子，想到方樂年一向待她的好處，還是不能相信她父親告訴她的話：「不會的，爸爸，我說不會的。我相信小方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

黃父指着桌上——方樂年的訂婚請帖——慘然地說：「現在是千眞萬確的了，本來這件事，我在銀行裏，聽說了好久……女家姓秦，也是銀行界的。起先我也不肯相信。可是這個請帖，我們行裏的總理襄理，好些人收到帖子的，這決不能是假的了。」

菊英拿起這張請帖，再仔細地看一遍。

黃父：「可巧行裏的陸襄理前幾天上南京去了。我想，他得的一份請帖，倒可以借來給你看一看。你親眼看到，就可以曉得這個消息是沒錯的了。下回方先生來的時候，你得好好的問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菊英傷心：「光是問一問就算了麼！」

黃父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時候聽見外面有汽車喇叭「嘟嘟」的聲音，黃父便立起來到窗口張望——看見方樂年把汽車開進衖堂來——黃父回頭對菊英說：「他來了。」——轉身拿了帽子和手巾包，預備要走。菊英霍地立起來——剛强，堅決，不肯屈服的樣子——用力握着那張請帖道：

「好，爸爸，你回去罷。這張帖子借我用一用，改天送還你。我要和小方，當面談一個解決。」

四　後門口

方樂年把車子在後門口停了，跳下車來——黃母已經抱着孩子在門口候着——孩子看見樂年，伸手要他抱：「爸爸，我要爸爸。」——方樂年應一聲「唯」，忙從口袋裏取出一紙袋糖，拿一塊放在孩子的嘴裏，孩子不鬧了——這時候黃父從裏面走出，見了樂年，垂下手，側着身子立定，恭敬地稱呼：「方先生」。——方樂年似應非應地口裏哼了一下，笑着對他點頭，自進門去——黃母忙抱着小孩跟進去。

五　同三

菊英靠着窗子外面，呆呆地想心事——方樂年進來，她勉强轉身向他招呼——可是方樂年原和平常一樣，像是一個沒事人，坐到沙發上脫皮鞋——黃母把小孩遞給菊英抱了，去從熱水瓶裏，倒一杯茶，端到方樂年面前：

「方先生喝茶」，——方樂年點了點頭——黃母將茶杯放在茶几上；看了菊英一眼，悄悄地走出去。

方樂年隨口問：「剛纔你父親來做什麼？」

菊英的臉，此刻朝著窗子，不答言，也不轉動。

方樂年套上一雙拖鞋，過來撫著菊英的兩肩：

「我問你，剛纔你父親——」猛然看見——菊英的臉上有淚痕——再看她手裏——拿著一張他的訂婚請帖——他明白菊英已經曉得他的事了，他覺得十分對菊英不起；眞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呆住了一回，索性不說了；轉

身走到衣櫥前，拉開抽屜，取出幾塊手帕，把衣袋裏的舊手帕拿出來，換兩塊干淨的塞進去。

菊英這時憤不可遏，抱著孩子衝過來，聲色俱厲地：「你打算把我們母女兩個人怎麼樣」！

方樂年看看孩子，又看看菊英：「訂婚的事，是我父親作主的。他看得秦家有錢，覺得倒是門當戶對的，他就這樣決定了。他從來沒有和我商量過，我也從來沒有承認過。我父親的封建脾氣是很利害的；他就知道命令我，要我服從。可是我決不是一個沒有天良的人，我決不能做出那對不起你的事情的，我總得想出一個好的辦法來的——」

菊英割斷他的話頭：「別的也不用多說了！現在我祗要你明白回答我一句話。」

方樂年望着她。

菊英鄭重地問他：「樂年，你是不是還覺得我是配得上你的，可以做你的正式的妻子的？」

「自然」方樂年毫不遲疑地回答——他這個回答，很是誠懇的。

菊英緊逼着：「那末，我們幾時進宅，出面，拜見我的公婆呢？」

方樂年吞吐道：「我已經——拜託——小余——去——去求告我的父親了。」

他對於這件事，心里也是難受。

菊英看他並不像狡詐的樣子，一腔怨憤，也就開始消除，面色好看得多了——指着樂年逗孩子道：「寶寶，叫爸爸，要爸爸抱。」

——孩子真的伸手要他抱。

方樂年居然放開愁眉，就把孩子接過去，逗着玩。

六　國際飯店大廳

「鏗鏘」，跳舞的音樂奏着——大廳門口豎著一塊硬紙牌，上寫『方秦兩府喜事來賓簽名處』——還有幾個來賓圍著桌子簽字——廳裏有兩三百位男女賓客，都是些闊人時髦人——他們喜氣洋洋地吃着茶點——廳的中間，表演着遊藝。

小余拿到了方樂年，拉他到一邊，偷偷地和他咬耳朵：「我已經對令尊大人，原原本本地說明白了；」縐着眉說：「別的倒還好，就是聽見你和黃菊英曾經秘密地舉行過一次正式婚禮的，老頭子有點不高興。」

方樂年也縐眉：「而且菊英還在鬧着要進宅——」

小余連忙推他一把，叫他莫說下去——賓客中有特為過來看新郎的——小余拉着方樂年回到人叢中，故意看遊藝。

是幾個西洋少女，穿着露背露腿的衣裝，表演歌舞。

小余輕輕地推方樂年道：「看你父親。」

只見方建市也在那裏看歌舞，和賓客們談笑自若。

小余誇讚：「令尊大人真是了不得，你看他一點不改常度——一定是已經有辦法了。」

方粲年臉上，總有些須笑容。

忽然客人中一位胖鬍子站起來嚷道：「我提議，方世兄和秦小姐，這一對新人，立到中間來，讓我們大家見見。」

衆人鼓掌附和。

有幾位年輕的女客，就來拖拉那位秦小姐出去。

衆人鼓掌的聲音，更加響亮。

方達甫在一位正在起勁鼓掌的客人背上，輕輕地拍了兩下，喊道：「大律師，大律師」

莊士傑大律師回頭一看。

方達甫低低地囑咐：「等一回此地散了，請同到舍下去吃晚飯；有點事情要商量。」

莊律師點頭。

在鼓掌聲中，一雙新人正在向衆客行禮鞠躬。（漸隱）

七　方達甫家西式客廳

（漸顯）幾位女太太一同說笑着在樓梯上走下來——屋角自鳴鐘上正報三刻。

一位太太說：「阿呀，一頓晚飯吃得這樣久，已經八點三刻了。到新光去看電影恐怕來不及了罷。」

一位年紀不到三十的，就是方達甫的現在的太太，笑道：「不忙，包你來得及。新光九點鐘纔開戲呢，我們坐汽車去，七八分鐘就到了。」問一個僕人：「關照過速升把車子開出來了麼？」

僕人：「車子已經在門口了。」

方太太：「唔——老爺呢？」

僕人：「老爺，大少爺，都在書房裏，會着大律師。」

方太太：「哦。」——對着兩位太太一笑，似乎是要她們諒解的意思——便離開她們，走去開書房的門。

× × ×

方達甫怒容滿面，正在訓斥大兒子，見有人推門進來，喝問：「誰呀？」

× × ×

方太太把門祇推開一縫，露出半個面孔，笑着答應：「喂，是我。我陪着李太太吳太太看電影去——小欣官已經睡了。」

× × ×

方達甫見是他的寵愛的女人，聲色立刻變和善了

「曉得了，你早一點回來。」

× × ×

方太太「唯」了一聲，把門帶上——轉身又吩咐僕人：「你告訴張媽，小少爺睡着了，在我房裏床上，叫她留心聽着點。」

僕人：「是，太太。」

方太太趕緊笑着，招呼客人出去：「我們走罷。」

八　方宅書房

在書房裏，三個人坐着——各有各的心事——達甫昂然——粲年低頭——祇有莊士傑大律師，酒醉飯飽，又有大筆公費到手的希望，懶洋洋地斜靠在一張大沙發上，吸着一支長雪茄，多少有一點『隔岸觀火』的神氣。

方達甫恨恨地對着粲年：「你還不肯說麼，

你和這個姓——姓什麼——姓黃的女人的事情」！

莊律師也勸他：「這裏又沒有外人，世兄不妨坦白一點。你愈是講得詳細，我就愈容易想出辦法。對於自己的律師，千萬不可不說實話的」。

方樂年無可奈何，祇得把他和黃菊英結合的經過，仔細地從頭想起，慢慢地招供出來：

「我第一次看見黃菊英，是在北四川路的春花舞場裏(註)

那地方，我跟著校裏的幾個同學們，常是去玩的(註)，

那裏舞女很多，我本來沒有注意到黃菊英(註)，

可是有一次，舞場裏打起架來；鬧得很厲害(註)，

有一個無賴舞客，跳了舞，少給幾張票子；舞女向他討，他不但不給，反而把那舞女罵，打，儘量地侮辱(註)，

那舞女就是黃菊英，駭得祇在一邊哭(註)，

舞場的經理怕多事，也不敢出來；替那被欺侮的舞女說句話(註)，

我和小余，和還有幾個同學，實在看不過了，大家起來打抱不平；是我領頭，把那個無賴和他的一幫，用武力對付了(註)，

我這纔和黃菊英認識(註)。」

莊律師鼻子裏哼了一聲：「她既經做到舞女，爲什麼還不遷就客人！」

方樂年不響。

方達甫問：「這是幾時的事？」

方樂年：「差不多三年了。我記得那時候我在大學一年級，第二個學期。」

方達甫：「嗯。」

莊律師：「後來呢？」

方樂年：

「後來我和菊英，就成爲很好的朋友，時常在一起遊玩；看電影呀(註)

吃小館子呀(註)，

在公園裏散步呀，我們兩個人差不多是無話不談(註)，

菊英倒是很老實的；她對我說，她的父親是做茶房的。」

方達甫失聲：「做茶房的！」

莊律師冷笑：「茶房麼！」

方樂年繼續：

「是在大滬銀行做茶房的(註)，

賺的錢不夠養家；家裏很苦，母親帮着人家洗衣裳(註)

母親待她非常之好——大冷天，母親自己凍得發抖，可是還織手套給菊英戴(註)，

她說，她做舞女，完全是爲要使她母親快樂；她所賺來的錢，一齊都交給她母親的(註)。」

莊律師又說刻薄話：「做舞女的，都會說這一套的。」

方樂年默然。

方達甫燥急地問：「你怎麼後來又和她發在一起的呢？」

方樂年眞是坦白地說：

「有一次，我把她引到一個旅館裏，要和她發生關係（註），

她堅決地不肯（註）

我拿幾十塊錢的鈔票，放在她的手提皮包裏，她也一定不要（註）

她說，我以爲你是受過教育的人，和流氓們不同，所以我信託你，纔肯跟你到旅館裏來！——我再三對她表白心跡，說我是眞誠地愛她，決不是隨便玩弄女性，將來也決不會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她的——她的心，慢慢地被我說得活動了；她說，除非，除非我和她將來肯正式結婚的——我滿口答應她——她就要求我寫張字據給她（註）！

她還說，如果我發現她是一個已經失去貞操的女子，婚約可以不履行的——我最早和她發生關係的時候，她纔祇十六歲。」

莊律師一貫的是『犬儒』態度：「哼哼，她年紀雖輕，手段倒很老到。」

方樂年：

「我們發生關係之後半年多，我眞的和她秘密結婚了（註）

小余做的證婚人（註）

寫有正式的婚書（註）

而且約了同學們吃喜酒的（註）

後來生了一個女孩子（註）

我們同居有兩年多了——菊英爲人很好，從來沒有使得我——討厭過。

」

莊律師聽了這番話，曉得這件事不比尋常，情形是很嚴重的——態度改正經了：「別的倒沒有什麼——我還有一句話要請問方世兄，同居就是了，爲什麼你要和她正式結婚呢？」

方樂年率直地回答：「這是我自願的！因爲——因爲我發現她是一個純潔的保有貞操的女子！」

莊律師一聽此話，口裏「嘖嘖」了半天，不斷的搖頭。

方達甫看見莊律師也在爲難了，心裏說不出的著急——搓手頓足一回，大罵起來：「該死的東西，你們這種該死的東西！這就是所謂大學教育麼？讓你們這些狐羣狗黨的大學生們，成天在上海逛跳舞場，玩女人，和女人同居，和女人秘密結婚，甚而至於還替別人秘密證婚！上海的大學是教育你們去做這種事情的麼」！

方樂年低頭無言。

莊律師隨口道：「大學生也有好的，用功的；這倒不可一概而論」。

方達甫眞是擔憂：「可是樂年所做的這種事情！道德上講不過去，不必說了；在法律上，恐怕也是——」看著莊律師。

莊律師縐著眉不即答言，最後立起身來，冷笑一聲，說出句俏皮話來：「這也沒有什麼大的了不起！那些有好些男人的女子，總有她的第一個男人的」！

方樂年覺得這話刺耳——方達甫却是放寬不少的心了。

莊律師轉身逼視着方樂年：「現在的問題是，方世兄是不是願意和黃菊英脫離關係？」

方樂年急切回答不出，乾「咳」了兩聲；看他父親——方達甫正在嚴怒之下，神色極不好看——也許是『積威之下』罷，方樂年很有點怕懼；祇得勉强道：「願——意——的。」

莊律師緊逼着：「眞的願意和她脫離關係麼？」

方樂年已經說出『願意』了，索性爽直地說：「願意的。

莊律師：「唔。」極其有把握的樣子，走過去拍着方達甫道：「事情包在我身上辦妥。不過他們有過一次正式結婚的手續，也許要多費幾個錢就是了。」（漸隱）

（註——此處須用無聲的『幻想畫面』，與方樂年的口頭報告相應和，相符合。）

九　大滬銀行的傳達處

（漸顯）黃老頭兒把那郵差剛送來的幾封掛號信，登記在一本簿子上，預備分送——寫到陸襄理的一封，因為他還沒有從北平回來，便把這封信和他的別的信歸在一起——不意又看見那張方樂年的請帖——木然怔住了。

另外一個茶房，看見他發呆，便議論道：「黃老頭兒這一向怎麼回事，老是一個人瞪眼，別是心上有什麼事罷？」

十　同三

方樂年坐在床邊，抬起一條腿——黃菊英屈一膝蹲在他面前，用刷子刷去方樂年褲脚管上的泥土——她一面工作，一面對樂年說：「我已經和你結婚，我就是方家的人了；別的沒有什麼可說的！」

方樂年為難：「你不知道我父親的脾氣。」

黃菊英刷好一隻褲脚，刷第二隻：「如果說父親不贊成，那末你也已經二十多歲，本年就要在大學畢業了；為什麼不能自立！」

方樂年自言自語地：「現在的社會經濟情形，哼，畢業就是失業！」看着菊英：「就算我能找到一個職業，賺的錢那裏會夠維持我們兩個人的生活呢？」

黃菊英立起來，走到椅子邊，再刷那椅子背上掛着的方樂年的西裝：「是的，社會不景氣，所能賺的錢也有限，我們過日子，決不能像用你老太爺的錢那樣寬舒，那是當然的！」忽然停了刷子，望着樂年，誠懇地沈着地說：「可是我不怕隨你一同吃苦呀——至於說，給我幾十塊錢，要我脫離關係，那是休想！女人要有一個知心着意的丈夫，光是有錢是沒有幸福的！」

方樂年半晌無語——微微地喟了一聲——立起身，走到梳棹前面，取木梳理頭髮。

黃菊英也走到梳裝桌邊，猛然看見——桌上放着的她和女兒的照相——更加觸動心事；聲音都變了：「一個祇有娘，沒有父親的女孩子，不知要受多少痛苦呢！我們的寶寶，決不能讓她——」菊英愈想愈覺傷心，竟說不下去了。

方樂年把木梳用力擲在桌上——他對於這種惡劣的結局，也是憤恨的。

黃菊英取那椅背上的西裝，給方樂年穿好，兩手捧着他的肩頭，求告道：「樂年，你是一個良心很好的人。從前你不認識我的時候，我受到了別人的欺侮，你尙且肯出頭幫助我！從前你是這樣的待我好，看得起我！現在你半路上不要我，又去和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姐結婚——決不是你肯做的！」

方樂年對於這件事，內心本來矛盾得利害；現在聽得菊英這樣熱誠眞摯的向他求告，不覺又動搖了——捧着菊英的臉，看了半晌——舊情猶在——不自禁地吻了她一下——毅然道：「菊英，好的，我再回去和父親商量。」

黃菊英感激得熱淚直滾出來——把頭埋在方樂年的懷裏，兩手緊緊地抱着他。（漸隱）

十一　秋月舞場

（漸顯）莊律師約了方達甫和小余到舞場裏來談話——音樂聲作——小余起身和一個舞女跳舞去了。

方達甫得意：「大律師的主意眞好！約人到舞場裏來談秘密話，再爲妥當沒有了，愈是人多的地方，愈可以避人耳目」。

莊律師吸着雪茄，眯着眼睛，微微點頭。

小余和一個舞女在他們面前跳過去，看着他們笑笑。

莊律師指着他對方達甫說：「小余肯幫忙！事情就好辦了——當然，在法庭上，我們不能承認這張婚書是眞的」。

方達甫十分贊同這個主張。

莊律師問：「你的世兄現在還到那個女人那裏去麼」？

方達甫：「我已經好久不許他去了」。

莊律師點頭：「這是對的」。

這時候，幾個好看的舞女跳過他們的面前，含笑地瞟了他們一眼。

莊律師似乎也有點眉開眼笑起來，對達甫道：「這些花花草草，都是由人戀愛，由人採取的。你看，沒有一個不漂亮，沒有一個不年輕！她們的誘惑力，確是不小。我們這種老頭子，看了尙且心熱，無怪乎他們少年人了！」

方達甫有他的見解：「這些花花草草，如果只是逢場作戲，把她們來開開玩笑，本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認眞地要和她們這種女人去結婚，未免太不像話了！」

莊律師一笑：「唎，達甫，你還記得你我年輕時候逢場作戲的情形麼？那位在北平死要嫁你的紅寶寶老八呢，現在那裏去了！哈，哈，哈。」

方達甫綳起了臉，半哭半笑的怪樣子：「唉，唉，兒子都這麼大了，還提起這個做什麼！」

莊律師今天興緻甚好，隔桌子推方達甫一下道：「我替你算算，你一生逢場作戲的事情，至少在三十次以上呢！」

方達甫：「沒有的，沒有的。」

莊律師：「哈，哈，哈，你還要駡你的少爺不好。」

方達甫急了，反唇相譏：「倒是你那位相好，胡家的五姨太太呢！聽說，她還和你生了一位小姐；而且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她被胡老頭子打發下堂的呢！」

莊律師倒滿不在乎：「在我也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後來，她帶了那個女兒回南方來，一走竟而音信全無了。」

這時音樂停了，舞客們紛紛歸座。

方達甫：「聽說事情的閙穿，是你送給她一樣什麼首飾，是不是？」

莊律師承認：「一個刻龍的金表，給那女孩子的。」

方達甫：「不錯，我也記起來了。那一年是龍年，小女孩子是屬龍的；你所以買一個金表給她，還特爲在表上刻一條龍。」

小余回來。

莊律師忙對方達甫使一個眼色：「這也是我年輕糊塗。」

方達甫：「是的，的確是糊塗，糊塗。」

(漸隱)

十二　沈律師辦公室

(漸顯)沈律師是個近六十歲的人——鬍子已經花白，可是心還是熱的——他靜靜地緩緩地問着黃母，一面用鉛筆記着：「你說這個姓方的男人，有兩三個月避不見面了麼？」

黃母：「兩個月零二十三天。」

沈律師：「你們要求確認身份——希望他們夫妻不拆散——是不是？」

黃母：「是的。」

沈律師：「你說，你的女兒今年十九歲，屬龍；十七歲和姓方的結婚；十六歲夏天就先和他發生關係；是不是？」

黃母：「是的。」

沈律師忽然靈機觸動，問：「你的女兒是幾月裏生日？」

黃母：「是十一月十九——不，不，也許是十二月十九。」

沈律師微笑，安慰她道：「你不必慌急，想想清楚，到底是十一月，還是十二月？」

黃母又想：「是十一月十九。」

沈律師計算了一回，擲了鉛筆：「那末你女兒在十六歲夏天，總不過十四歲呢！這是奸淫未成年的女子，可以告姓方的刑事，叫他吃官司的。」

黃母發急：「我女兒祇願和他做夫妻，不願叫他吃官司。」

沈律師立起來，同情地對黃母道：「你們心地，倒都很忠厚的！我們做律師的人，本來不應該違反當事人的意思。可是莫怪我說一句放肆的話，現在的法律，儘可以讓奸惡的人，在裏面取巧的。你如果對姓方的拿民事起訴，這種婚姻糾紛，他可以把官司和你拖上三年，結果，你們免不了吃虧的，所以不能不拿刑事去起訴。」

黃母只得不響。

沈律師：「在上海，像你女兒的這種事情，實在太多了。過後打起官司來，佔便宜的總是這些有錢的少爺們，吃虧的總是這些被遺棄的女子們！」義憤，激昂：「難道法律上真就想不出辦法麼，我心裏實在是不佩服！」把桌上叫人的鈴，打了一下；轉身對黃母：「公費不公費，沒有關係的；五十塊錢，你改天送來給我好了。」對那剛進來的僕人說：「去拿兩張委任狀紙來。」（漸隱）

（未完）

莊周的文章

江寄萍

莊子之文章多含哲理者，設喻極簡，而可發人深省，試舉一條以見之：

「莊子行中山，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命豎子殺雁爲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這段話像莊子詞窮，其實這是頗含哲理的。

愛香

楊剛

臘月二十九晚上，陳太史第的前院是異常的靜寂。廳堂黑暗，由堂屋左右的正房裏，都有燈光從那面臨天井的小窗戶透出來；小窗戶只有一尺來寬，三尺來長，所能透出的燈光微小得很，一點不能令光景顯出什麼熱鬧。各房間有時可以聽見鼠子在地板上跑。倒是由右手正房中，時時透出一兩聲悠長的嘆息，給這所近乎寂滅的邸第，加上了幾分悽慘和抑鬱。

『愛香，愛香！要痾』！低弱遲慢的小孩呼聲從右首拖院子裏傳出來，却沒有人答應。孩子吃力的叫了幾聲，却『嗯——嗯——』的哼着哭起來，同時床在響。前邊正房裏的太太，一位面孔黃瘦，眉彎鼻直的中年婦人，一面接聲叫『愛香，』一面自己走到拖院子裏來。那三歲大的女孩子正爬在一張寬大的樓棚床上，雜在一些被褥衣服中間，翹起瘦棱棱的小腦袋，深陷的眼中掛着眼淚朝娘看一看，抽抽噎噎的說：『痾……痾把把，娘娘！』

『忍住，忍一點；愛香！』但她已經知道太晚了，疾忙走到床前，將孩子從被中拖出，要給她披衣。孩子大聲的，沉重的哼着；忽然她用非常吃力的哭聲說：『我忍不住——』立時綠色的液汁由她下身衝了出來。做娘的罵了一聲『寃孽呵，又不死』！忙着把孩子抱下擱在床邊左首一隻瓦罐上，給她披好衣服。

這時前房裏『哄哇，哄哇』，一個嬰兒哭喊起來。煩惱刻在太太臉上；她躊躇的把那染了綠色糞汁的紅被扯過來，但嬰兒更加堅決的大聲哭叫，像有種不能忍受的焦苦在咬她。這位辛苦的母親到底起身要走；這時那病孩子却光起兩隻可憐的眼望望她，慢慢伸出一隻手給她的娘說：『娘娘，我喜歡你；』接着她又指指前屋說『小妹妹在哭』。

做娘的全不在一種作答覆的心緒中。她看了孩子一眼，自己說：『那女人又死到那裏現眼去了？叫她不出去，總要不安分，去闖禍。』於是她抽回脚步，走到通堂屋後身的門邊去大聲喊：『愛香！』空洞的大房子裏傳來一些回聲，近乎一種訕笑。焦急在她心裏變成了憤怒；她索性走到堂屋後身去叫『愛香！愛香！愛香』一會兒從後院子倉屋邊氣急敗壞的跑出一個青年女子來，年紀約二十多歲，橫的面孔將臃腫傳染了鼻頭和嘴唇。也穿着一件破毛藍粗布罩

褂，不夠長，在膝上垂着裏面的紫花大布棉襖，由那棉襖的邊沿又絮絮掛掛弔出一些棉花來，她有一對鯉魚脚，尖頭鞋翹得很高，以致將鞋跟都踏在脚底下去，那鞋兒就變成了一雙拖鞋；加之她裏的一條大黑布棉褲，因此無論她跑得如何急，也不過等於往前爬。但是一分鐘內，太太已經抓住了她的粗大辮子，劈面刷下滿滿的幾個嘴巴。她罵：「死女人，你倒好，你把小姐丟了不管，跑到厨房裏去。那裏在踏豆餅，輪得到你份上麽？不爭氣，不安分的東西！」罵完又是幾下子。愛香不敢大聲哭，她只是抽抽噎噎的捧着那火烙似的面皮，候太太轉了身，自己才懷着悲憤走進拖院子去。

孩手還在瓦礶上坐着。床裏邊那小紅呢被塗上一片糞跡，床單也染上了，床外邊她自己的厚藍被上也星星點點沾了不少。愛香看看這些新近剛洗淨了預備過年的東西　，看看那縮在礶子上的小猴兒似的孩子，感覺着自己是一條被縛在磨坊裏的驢。孩子一直就拿眼跟着她，見她骨堵着嘴自去坐下，不來理會她，便嘤嘤的似乎要哭，那聲音柔弱得可憐。愛香又怕被前屋聽見，趕快把她從礶子上抱起來，堵着鼻子替她收拾好了，從床右首紅色衣橱裏另拿出一床小被打發她仍然睡在床裏邊去。自己坐在床左首傍着一張兩尺多長神櫃形的紅色小長桌，痴痴的對那盞洋爐儘看。人間的生活還沒有發現這丫頭的存在；只有困苦和辛酸一邊一個夾着她，強迫她用毒虐與勞苦來磨滅自己。

從自己知道想念媽媽的時候起，愛香就覺得週圍的環境與她無分。她所見所聞的都是些生面孔，惡聲音；手掌常常無從預防的落在身上。夢境都使她提心弔胆。把事情作好，似乎是絕對超出她的能力以外的要求，因此她也是絕對不能叫支使她的人不望着她咬牙切齒，橫鼻子豎眼睛。並且愛香的女主人名義上是太太，實際上也是頭上頂了無數磨盤的人。北院的姨太太是老爺的寵者；同時老太太，那權威的當家人，因爲姨太太會生兒子，也把她當作家門福星。因此太太和一切屬於她一系統的份子都成了地底下的人物。她的孩子們沒有適當的看顧，她的丫頭更是毫無保障。即使年歲已經到了該受人尊重的時候，愛香還是會被那些姨太太的孩子們在夏天正午時拖去跪在天井裏石頭上。別的丫頭們只受自己直接主人的折磨，愛香却是大家拿來洩憤和開心的工具。太太不能保護自己的丫頭，唯一的辦法是交代她陪侍病了的孩子，不許她出去走動，免得見着那些特權階級，惹出禍來。既禁不絕這些走動，於是她反因一種變態心理而氣恨愛香，更加打她。環境使愛香神經衰弱的懼怕着一切，但青年血性

又使她幾乎老是感覺着憤恨，不甘心。

她定定的看着燈，憤激的淚珠一顆一顆沉重的往下落。她不能想什麽。腦子裏在騰沸，其中翻滾着一個執着的念頭：爲什麽她要活得比別人更不値價？爲什麽別人能吃她不能吃；別人能顧她不能顧？明明一家子許多人都在厨房湊熱鬧。平香來香替老太太裝烟，吃老太太剩下的餅；來安，姨太太的丫頭，替姨太太將大盤雞絲炒豆餅端上北院去，得意不過似的。偏偏她就只能躲在一邊偷看！偏偏她跑到厨房去白站一站就有挨嘴巴的罪狀！她心裏越想越有氣。雖有極大的恐懼鎮厭她，還是勝不過她的憤恨。她決定偏要再跑去廚房一蹓。孩子這時已經睡着了。她略定定神，便輕輕站起，小心的一步挪一步挪到門前，將門開一點，由那兒挨身擠出去。才要轉身，就覺着身後有人。愛香提起那吧噠吧噠快要搗碎了的一顆心，剛預備再縮進去，一隻手已把她的背拉住，另一隻握住了她的嘴。她馬上轉身將那人使勁撐了一下，便被那人拉着摸摸索索來到倉屋前面給老太太停棺材的空屋裏來。

『你又被打了？』福保那挑水的雇工問，伸手撫摸她那腫脹的臉。

『問什麽？難道不曉得？』她把福保推開了。那一個啞了一會，又問：

『你又出來做閑傢伙？』隨又趕快改口說：『你不要到厨房去了，我跟你拿幾塊餅來。老太太在那裏看守得很緊。剛才還打了來香，又罰她跪；說她偷。你要是等她碰見，更不得了。』

『我不，我偏要去！我倒不一定要吃。爲什麽別人過年有得玩，有得吃，我就不能？不要你拿，我要去！』

『我是好意，好怕你去了也是白的，不敢拿，也拿不到手，等等太太又來叫你。』

『不要你管！』她一頓脚把福保的手一推，『打死我不與你相干。橫豎我是一條命在他們手上。我怕閑傢伙？打死了更好。我到閻王那裏去告狀，追他們一家人的命報仇！你趁早躲開些』。結尾幾句話差不多是用哭說的。說完，她揩着淚開了門，就跑出去。

廚房當中一隻高脚獨凳上巍然的坐着那位將近七十的老太太。她一手拿着一片碎豆餅，另一手支着拐杖在那兒東看西看。常常揚起一張四方大臉，攝起那片特厚的下唇吩咐工作者們好生愛惜東西，不許偷懶。有時她也走下獨凳，背拖着拐杖，各處踱來踱去，瞇起一對細蔑片似的窄眼，俯身將人們的工作拿來察看，像一位極嚴格的監考官。獨凳兩旁，一邊是平香捧着水烟袋失神的站着；另一邊來香光膝頭跪在幾塊木柴上，半跪半伏的在那兒拭淚。她似乎已經

被老太太忘記了。

佔據了廚房後部的是一列有四個大灶門的大灶。掌灶的周奶在第一口灶旁高凳上坐着，用一片三寸多長的蚌殼從一個瓦盆中舀起那綠豆和上白米磨成的漿，在鍋中慢慢劃一個直徑約一尺的大圓圈，隨畫隨倒漿入鍋裏去。熱力立刻把那薄薄一層的漿烘成一張軟餅。周奶把餅略略推動幾下，又把牠翻過來烤烤就提起來，攤在筲箕上，算得了。此時廚房裏串來串去都是人。廚房的前部是又一工作場。聽差，老媽子，丫頭，打雜，挑水的全在，嬭保也在。他們有的在推磨磨漿，喂磨；有的紮把子，往第一口灶門那熊熊的火裏添柴；有的舀漿，收餅疊餅；在靠壁案板上切餅和在小煤爐上炒餅的也有；還有人在攤開晒簸，簸羅和堂窩，將切的餅絲撒開，令牠乾了好保存。雖然這樣的忙碌，但是很明顯的是有不少人在趁火打刼。撈一張餅，趁老太太眼不見，快快咬一大口，又塞回板帶裏去；有些人却不那麽自私，他們是寧可弄張餅，你咬一口，我咬一口。尤其是那些男人不講臉，簡直把自已咬過的故意遞給一位非相好的女人，邀得她橫起眼來打一掌，又笑着罵一句『作死的！』有些女人們則從相好男人的褲腰裏搶，這搶來的又被別個剝着臉羞她的女人搶了去。大家嘻嘻哈哈，打打罵罵，禁令和偵察反而增加了得采時的狂歡。老太太的聲威和細小眼睛，在這男女工人羣中全然失了作用。由她那伸得怪長的下唇和緊閉的嘴，可以看出她藏蓄了有不少的憤怒。

這時倉屋與廚房間的過道上，響起了一陣小孩的跑步聲，嘻笑聲。這是在家學裏讀夜書的孩子們回來了。老太太柱着拐杖迎出去。那些連跑帶跳的孩子們一見她出來，有幾個撥轉頭就跑了。一個天靈蓋上垂着一根紅繩細辮子的男孩却跳着撲在老太太懷中喊：

『老媽，老媽，我吃豆餅，要糖，要肉，要炒來吃，煮來吃，要吃許多。』不等老太太回話，他撒手又竄進廚房朝灶上跑。忽然他站住了，拿四個指頭塞在嘴裏，伸出另一隻食指，指着灶背一個人嚷：

『老媽，來，來，你看愛香，她在偷餅。快點來，她想跑。你跑，你跑！』說時他就跑過去扯住愛香的衣服，將頭頂在她身上，一面招手叫老太太。愛香緊着臉掙扎要逃，口裏只叫：『六少爺，饒我罷！我沒有，沒有。』她來不及掙脫，老太太已是鼓着腮幫子，划着拐杖，忙亂的趕上來。她拖出愛香的手來，沒有什麽；扯開她的衣服來搜也沒有。六少爺掀起嘴巴叫：『我明明看見她偷了的，明明看見，等我來找。』他跑去灶背將筲箕鍋蓋亂丟，到底給他在第三口鍋鍋蓋底下發現一團豆餅。老太太一把扯出來，惡狠狠將牠舉到愛香鼻頭上罵：『這是閃傢伙？婊子養的雜種兒子！沒得你脹的？你要偷！這是供你的？供你們這些雜種子的？』正在罵得熱鬧，却聽見有大叫愛香的聲音，老太太抬頭一看，見是太太一個近身的老媽子在廚房門口叫，曉得是太太打發來的。正像火上加了油，她一言不發，把一團豆餅劈面摔在愛香臉上，掄起拐杖就

打。似乎拐杖不盡興，她又拖起一根劈柴來，照愛香沒頭沒臉一口氣打下去。被打的拖頭閃避，大聲嚎叫，顯得狠狽不堪，那六少爺却看得有趣，他就提起脚朝愛香腿灣一踢，噗嗵，愛香跪在地上了；於是哈，哈，哈，他就大笑起來，滿厨房的男女僕人們都看着這一幕不去解救，忿怒燃燒起他們的眼睛：

『這樣子要打死人了！』

『好兒！由她打，打死了該她賠命，那怕她有銀有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們憤恨的私語着。

此時愛香已是被打得不能站起來了。老太太將劈柴衝厨房門那兒一擲，將那驚呆了的叫人的老媽子駭了一跳。打人的吼吼的喘着氣說：

『好，你太太護她！我一打就來叫。好，去，我去見她。不香！把這娼婦養的拖到她太太那裏去！這是她放出來的好强盜女人，我還管不得，走！』

對於太太這眞是一塲意外的飛災。她正因爲病孩子要拉的事又在拖院子裏弄弄，心裏恨着愛香，計劃把她鎖在這屋裏，免得浮跑；看見老太太這浩浩蕩蕩的一隊押着因犯直奔上來，少不得壓下滿心的憎恨與氣苦，低頭認罪，應許重重的處罰那了頭，此外她自然還有本分領受一切惡意的用很毒和粗劣字眼湊成的語言。

愛香回到拖院子去，孩子又要拉。她顧不得一身疼痛抱她坐下瓦罐了，自己又支持着用水給孩子擦被，因爲被又髒了。她擦一回，歇一回。無底的黑暗，無邊的昏黃朦籠住了她。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測自己的前途。既是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敵，那麼人類的仇恨那一輩子能消滅呢？生人在世上的苦惱那一世能減輕呢？活着豈不是幫助人磨滅自己麼？但是也好，活着罷。倚着這仇恨來活下去，雖然是磨滅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會領着自己倒底去報復一切該報復的！偏偏要活着，爲的仇恨。

愛香糊裏糊塗的像聽見門輕輕響一下。她對着那門看。門稍稍開了一點，一隻手伸進來，擱了一包東西在地上，又縮出去了。她扶着桌子過去，將那包東西拿來一看，原來又是幾張豆餅！她忘形的使勁將牠擲在地下，却把孩子驚了起來。孩子看看地下，見她慌張的在那兒拾餅，便喫喫的說：『豆餅，我要，』一面伸出小手來。愛香戰抖的向她搖手，她不懂，反而哼着哭起來。前屋裏立刻厲聲問：『又在怎麼稿？』愛香又恨又怕，急把整張豆餅塞入孩子嘴裏，心裏想：『你脹能！』一方也爲的不使孩子哭，她就繼續不斷的塞，塞，孩子來不及咽，一張嘴便給豆餅擠成了一個大皮球，豆餅還是不斷的塞進去。孩子翻着白眼將頭亂搖，兩隻手在嗓子裏亂抓，嗓子裏咕嚕咕嚕的，鼻翼抽風似的搧動。這景象愛香全不懂是怎麼回事，她還是塞着，一面拍着孩子的背。馬上孩子兩眼一插，手足發冷下去，口裏還塡着一團大皮球似的豆餅。

原文献残缺

原文献残缺